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POMPEII:
THE VANISHED
CITY

庞贝

倏然消失了的的城市

主编：戴尔·M·布朗

翻译：张燕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庞贝 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POMPEII: THE VANISHED CITY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张 燕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庞贝：倏然消失的城市 / (美) 布朗主编；张燕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54-2

I. 庞… II. ①布… ②张… III. 古城遗址(考古)-意大利 IV.K885.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88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60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凌 霄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 开本 13 印张 100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4454-2/K·919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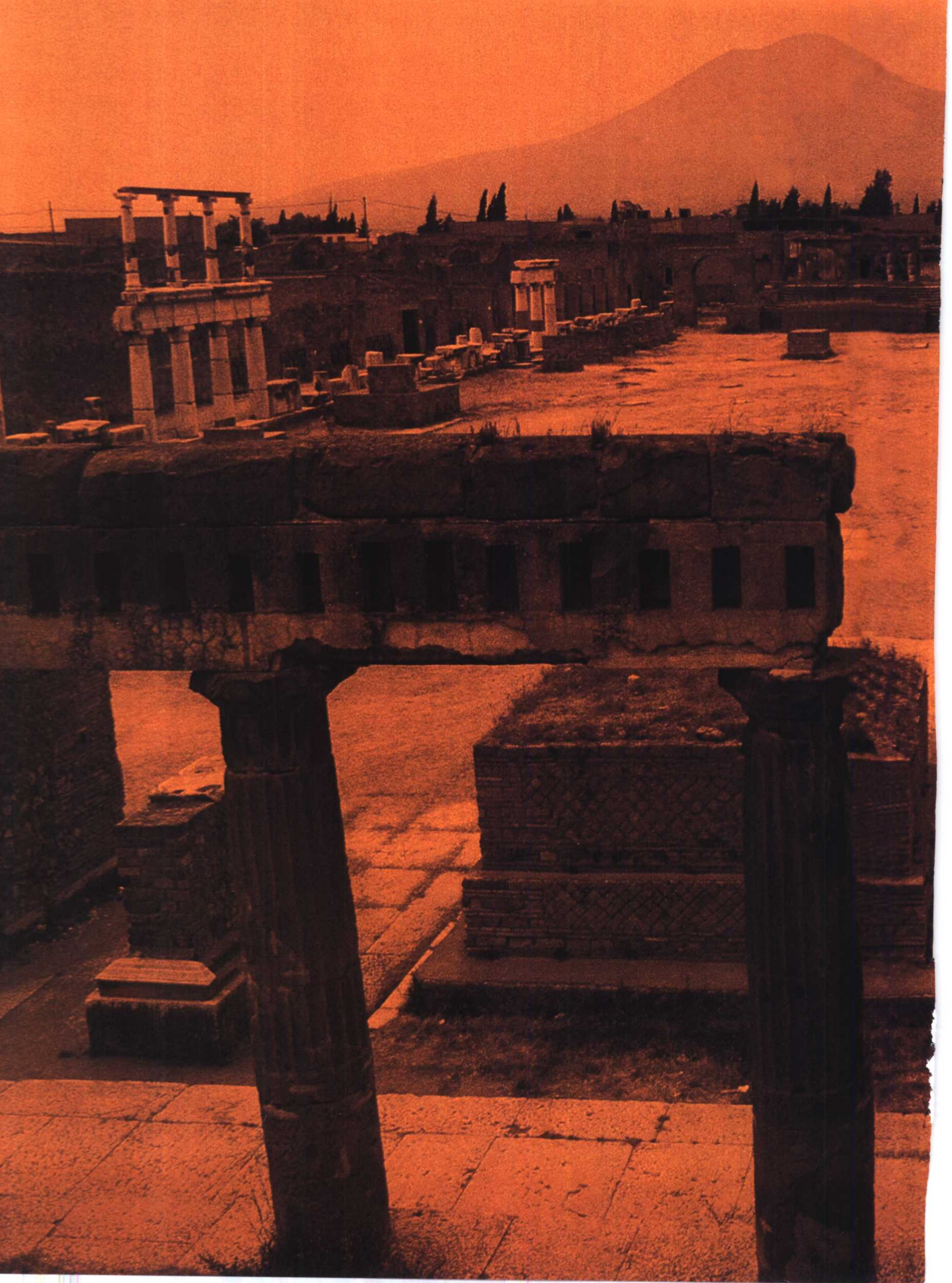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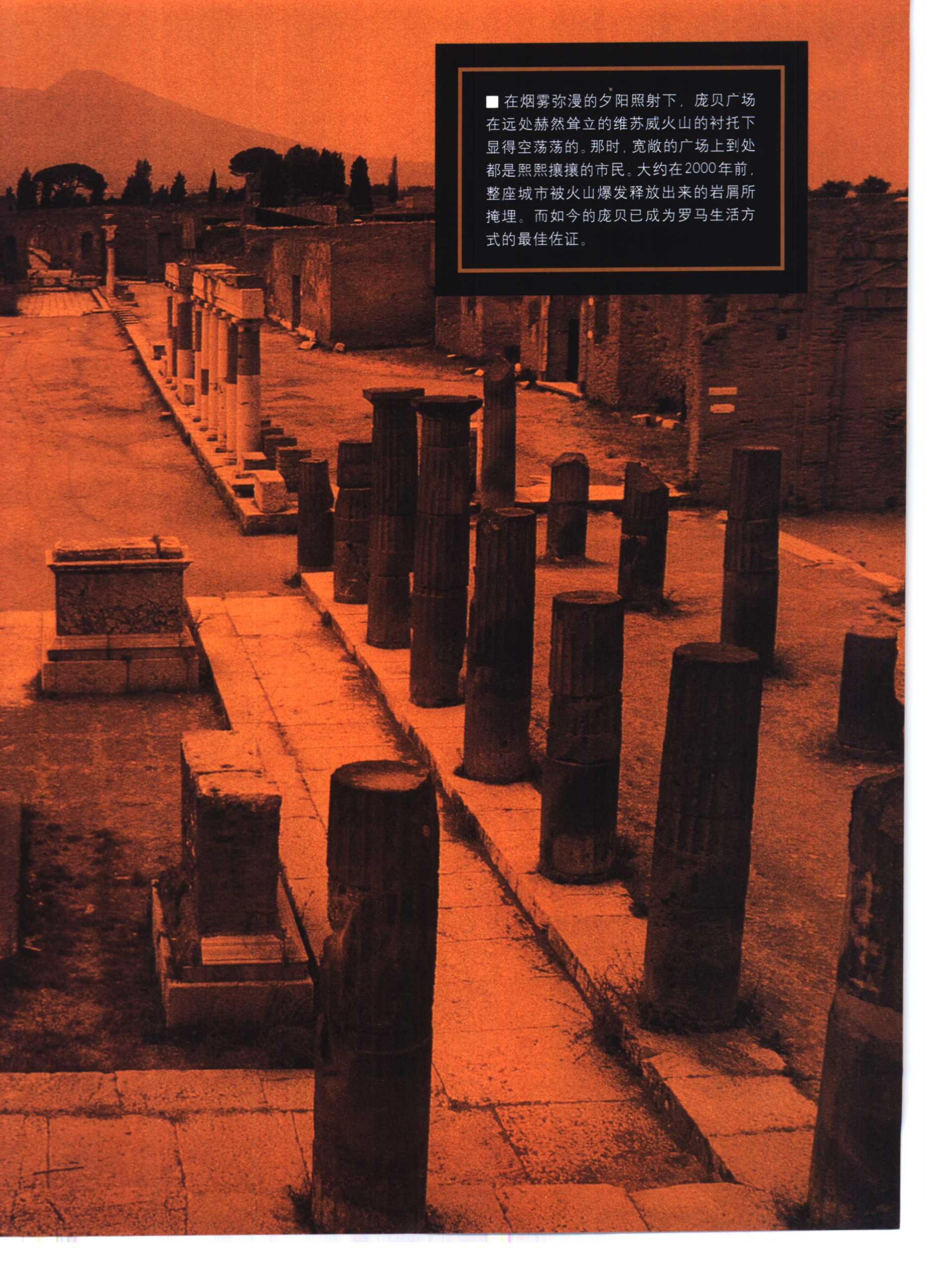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 在烟雾弥漫的夕阳照射下，庞贝广场在远处赫然耸立的维苏威火山的衬托下显得空荡荡的。那时，宽敞的广场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市民。大约在2000年前，整座城市被火山爆发释放出来的岩屑所掩埋。而如今的庞贝已成为罗马生活方式的最佳佐证。



本书顾问：

维尔米纳·F. 詹史密斯基 马里兰州立大学古代历史荣誉教授。她于1955年首次造访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并从那时起一直潜心研究这两座遗址。她是罗马花园领域内知名的权威人物，是本书有关海格立斯花园文章的顾问，还审阅了第三章《庞贝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片段。

詹姆斯·帕克 西北大学古典文学教授。他曾在庞贝实地发掘，并就庞贝的规划和住房发表了著作。他还对庞贝城内的客栈做过勘察。

罗伯特·W. 华莱士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古典文学系副教授。他所撰写的著作涉及古罗马世界中的农业和经济以及古希腊对罗马社会的影响。他还对发现于赫库兰尼姆别墅中的纸莎草抄本纸卷进行过研究。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 淳 王 进
委员 区向明 彭 匈 王 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北

维苏威火山



海格立斯

赫库兰尼姆



竞技场



奥普隆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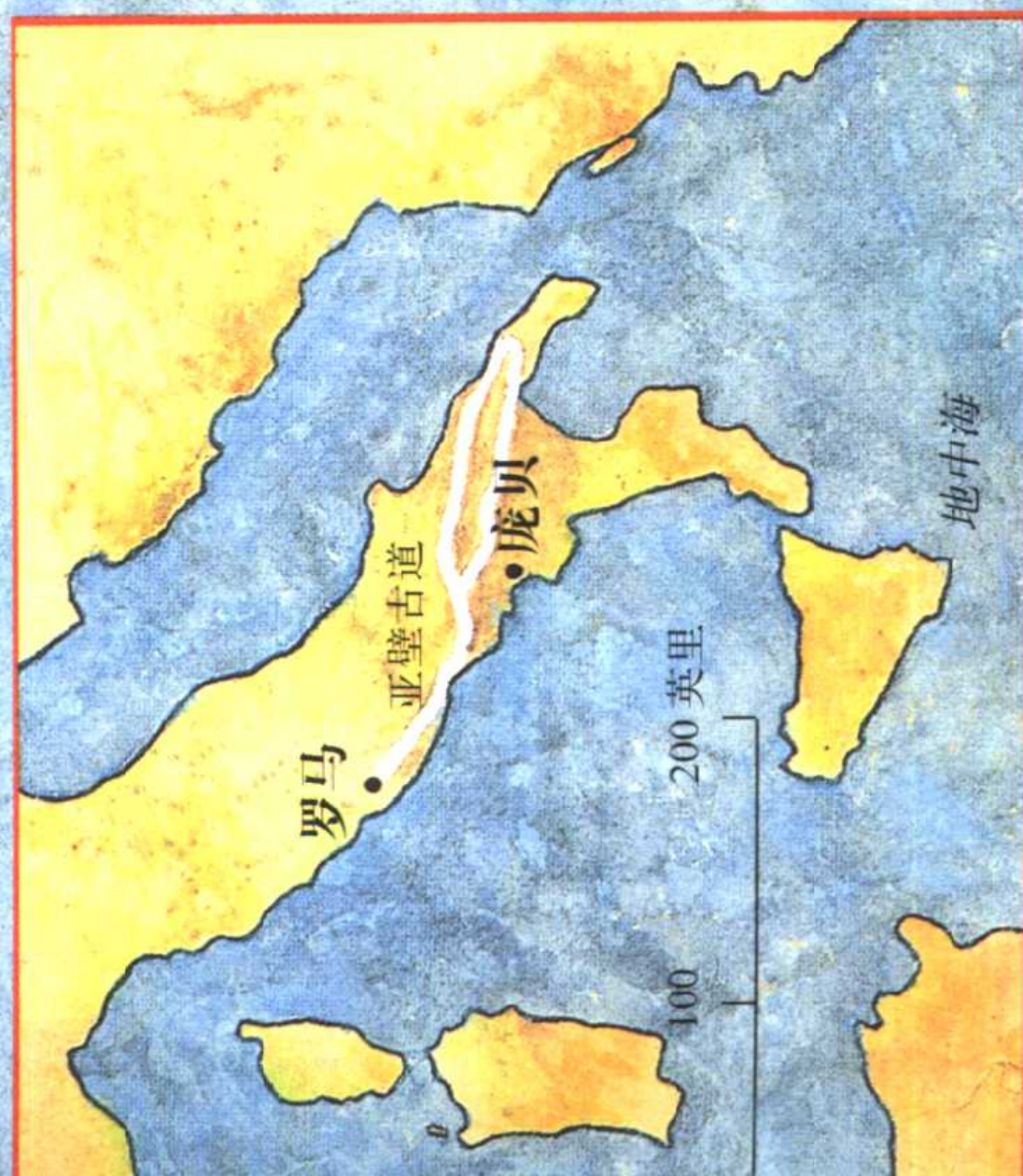
庞贝



萨尔诺河



那不勒斯海湾



罗马

亚壁古道

庞贝

地中海

100

200 英里

目 录

第一章 灾难降临 /1

WHEN DARKNESS CAME ROLLING OVER THE LAND

临终一刻 /36

THE HOUR OF DEATH

第二章 追寻往昔的岁月 /47

ACROSS THE AGES, THE HUM OF LIFE

无处不在的神祇 /80

A GOD AT EVERY TURN

第三章 庞贝人的日常生活 /99

THE POMPEIANS AT HOME

从火山灰中重新屹立起来的庭院 /134

HOUSES RAISED FROM THE ASHES

第四章 神奇的赫库兰尼姆 /149

THE MIRACLES AND MYSTERIES OF HERCULANEUM

罗马人眼中的大自然 /182

AN EYE FOR NATURE

年表：笼罩在历史阴影中的双城 /191

TWO CITIES IN HISTORY' S SHADOW

灾难降临

WHEN DARKNESS CAME
ROLLING OVER THE LAND

在 1991年8月末，罗马古城庞贝这座早已是最为著名和吸引人的考古遗址之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它为了解发生于1900多年前给这座城市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浩劫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个发现的发掘者并非是在特意寻找有关公元79年8月24日及25日悲剧发生时的更多细节(当时近处的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掩埋了整座城市)，而是要进行修复工作。他们从意大利政府申请了23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清理当时仍掩埋了庞贝数个街区的火山砾(即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碎石)以及修复掩埋在下面的建筑。然而在翻动这些碎石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层厚厚的、已硬化了的火山灰，这使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移。

在庞贝，火山灰乃为考古史上的一大幸事，它创造了保存奇迹。在火山爆发的后期，火山灰先是包裹了许多受害者，随后在他们身体的表层凝固起来。当肉体腐烂后，留存下来的即是人体的外壳。借助这些硬壳(第一具发现于19世纪60年代)，专家们得以大量地塑造庞贝最不幸的市民的塑像。这些塑像栩栩如生、令人惊

■ 这位身体蜷缩、因窒息而死的庞贝赶骡人是那一恐怖时刻——公元79年8月25日的真实写照。从天而降的火山碎石掩埋了整座城市，也把他的身体轮廓保存了下来。这使考古学家得以制作这尊使人忧郁的、表现他生前最后一刻的石膏塑像。



叹。对从事1991年发掘的考古学家来说，新发现的石灰层可能掩藏着更多死者的躯壳，这值得一试。

工人们利用一种最新发明的防止模子在凝固过程中缩小的技术，往坚硬的石灰层中可能是缝隙的地方灌注了石灰和矾土搅拌而成的黏性混合物。他们等待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使之干却，然后便开始除掉覆盖在上面的火山灰，察看下面是否藏有什么秘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出现了——9具僵硬于恐怖瞬间的尸体塑像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人的悲惨遭遇不言而喻。当火山砾如骤雨般向城市倾泻时，他们曾一度簇拥在一座建筑最底层的房间内。火山砾降落在屋顶、街上，穿过门窗上的缝隙渗入屋内。渐渐地，堆积在房间内的火山砾厚达8英尺。这些人在火山砾堆上等待火山砾雨的停止。终于，它停止了。或许，他们舒了一口气，以为火山爆发已经结束，他们逃过了此难。然而，突然间，接踵而至的是裹挟着炙热的火山灰和毒气的云团犹如死亡气息席卷了这座城市。他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惊慌失措地逃向门口。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仅挪动了几步就被毒气夺去了生命。

如今，这一幕裸露在另一个时代8月的阳光下。这些塑像好像是为了摄影的需要才组成这样一幅错落有致的画面。受害者中有男有女，甚至还有两个幼童。他们躺卧在岩石铺就的柩床上，有的脸朝下，有的则仰卧着。一具男子塑像双肘撑地，正试图抬起头来；另一具的姿势则像是胎儿般蜷缩着；一具正把手伸向另一位受难者；还有一具是即将临盆的孕妇。也许，倒在她身旁的就是她的丈夫，他正掀起自己衣服的一角为她遮挡住炙热的火山灰。她的脸上还依稀可见衣料留下的痕迹。

对于庞贝的挖掘者来说，这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景象了，但它却从未失去震慑人心的力量。如今的庞贝是一座墓地，一座死亡之城，而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城市——赫库兰尼姆也不例外。它



■ 1991年，发掘工人在庞贝清理一座住宅时发现了这些被维苏威火山释放出来的毒气毒倒的男男女女和幼童。他们已被考古学家制成塑像而得以保存下来。在这幅画面的前景部分，一个男子正徒劳地试图遮挡一个女人的脸庞，她大约已有7个月的身孕。

位于西北方向，离庞贝不足10英里，同样也毁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除此以外，火山这个杀手还埋葬了这一地区数座乡村别墅，包括坐落在山坡上、富人名下的博斯科利尔庄园以及海滨上的奥普兰蒂和斯达比亚寓所。

这些寓所离罗马不远，乘马车的话只不过几天的路程，它们集中在那不勒斯海湾沿岸，在当时就已远近闻名。庞贝有2万多居民，而赫库兰尼姆城的人口要少得多，

只有5000人左右。赫库兰尼姆实际上是位于其北面三四英里以外另外一座规模更大的城市——尼阿波利斯（即现在的那不勒斯）——的一个僻静郊区。然而，这些遗址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及它们之所以成为令人惊叹的考古奇迹的原因，是把它们从这个活生生世界掠走的那场浩劫的突发。火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而又残忍地把它们掩盖在无数吨的火山砾和火山灰之下。庞贝被掩埋的最深处大约有25英尺，而埋葬赫库兰尼姆的是固若磐石的火山岩石，有的地方厚达65英尺。

这一地区被密封得如此严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苏威火山使时间在这里停止了。那天，这两座城市里到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家家户户忙着各种家务活，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喧嚣声不绝于耳，餐馆和浴场顾客盈门、气氛活跃，这是一群通晓享乐生活的民

众。但一瞬间，所有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生命之火殒灭了，建筑、街道，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复杂的组织和机构从地球的表面消失了。

庞贝以及附近其他废墟的出土可称得上是考古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深埋在地下的墓穴不仅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记录了那场灾难，而且还以独特的方式详尽地揭示出古典世界里个人及公共生活的诸多方面。留存至今的绘画和镶嵌画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古罗马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及日常运转等情况。通过辨认墙壁上涂鸦的字迹和声明，对不同的政见可以有所了解；对面包烘房、制革厂及毛纺作坊的运转也可略知一二。花园里的植物可以辨认出来，人们的食物也已被发现。甚至像房事这样隐私性极强的行为在废墟上也有揭示。（正如一位研究赫库兰尼姆的学者所表述的那样，没有一位火山爆发的受害者能够“掩饰什么，如把通常凌乱的屋子收拾整齐或撤换掉图画和雕塑以防冒犯我们”。）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注定要以毫不含糊的方式与未来对话，而这是以一场浩劫为代价的。

尽管庞贝和附近规模较小的其他城市毁于一场灾难，但它们在初建时，前途却是一片光明。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会像那不勒斯海湾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享有充沛的水资源的沿岸平原，再加上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使它成为整个意大利半岛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一年内可以有两季或两季以上的收成。这里的气候温和，冬季短暂，春秋漫长，夏季由于海风的缘故不太炎热。海湾则提供了优良的锚地，渔民因此而收获颇丰。庞贝位于维苏威火山的南面，离海岸有半英里之遥，坐落于流向内陆的水上交通干线——萨尔诺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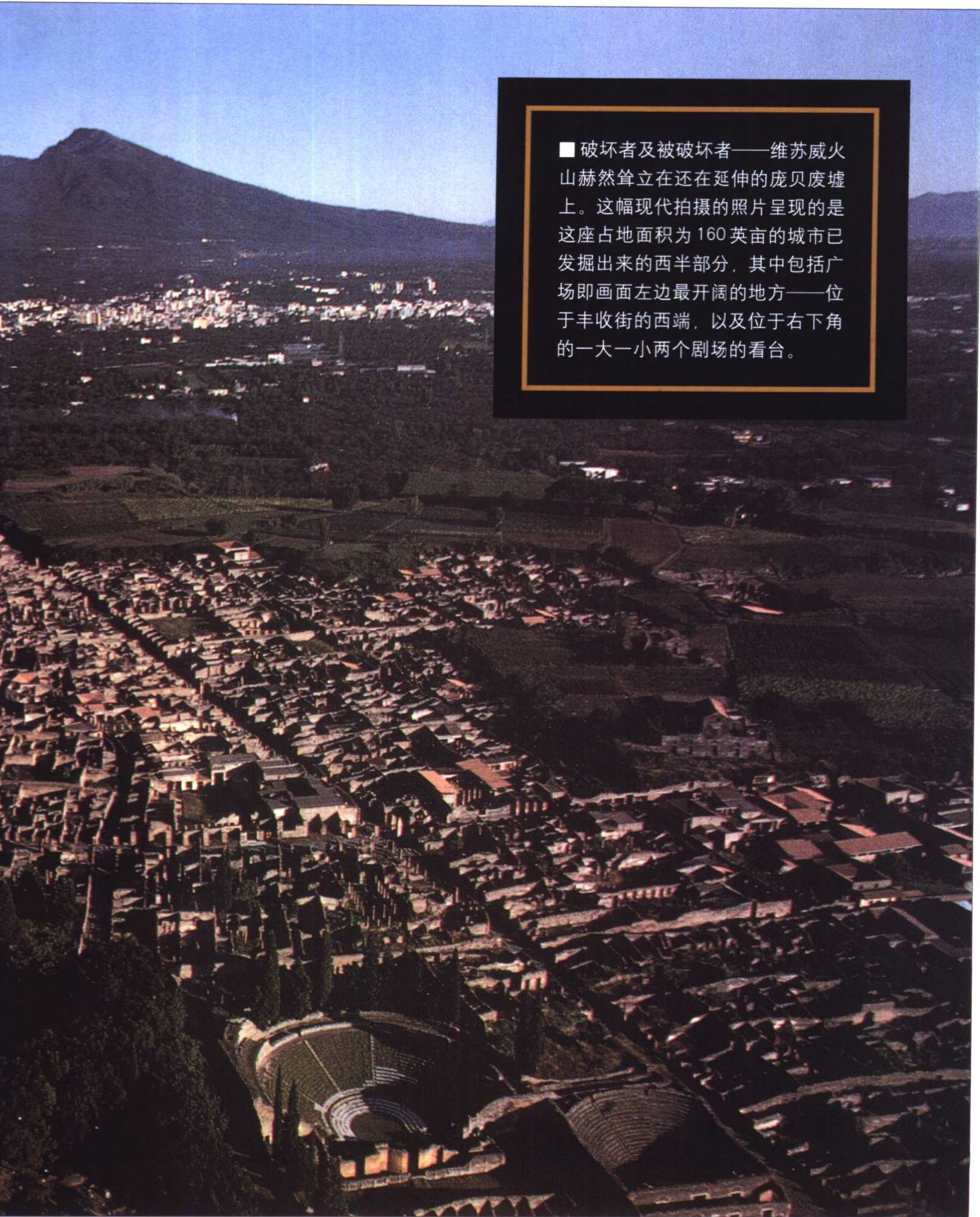
的河畔。

这一地区已知的最早居民是讲奥斯坎语的游牧民族。他们既养牛，也从事农业。公元前1000年初期，他们在这一地区建起了散落的村庄。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出现了新来的人，即希腊人。当时这个四处游荡的民族正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角落魅力不可抗拒。正是他们在有着悠久历史的原有城区基础上建立了那不勒斯，意思为“新城”，并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但是，他们也在那些相继出现在海湾曲折的海岸线上、规模较小的城镇里留下了痕迹，庞贝即是其中之一。大约200年后，希腊人失去了对撒谟奈人——一个来自内地丘陵地带、

■ 如下面这幅那不勒斯海湾示意图所示，威力无比的维苏威火山主要以两种方式埋葬了周围的城市和地区。不同程度的灰色代表了由风传送的火山灰和浮石，它们遮盖了处在南部的整个地区。由红色代表的密度较高的火山岩屑湮没了位于西面的赫库兰尼姆，而密度较低的火山岩屑则殃及其他地区。







■ 破坏者及被破坏者——维苏威火山赫然耸立在还在延伸的庞贝废墟上。这幅现代拍摄的照片呈现的是这座占地面积为 160 英亩的城市已发掘出来的西半部分，其中包括广场即画面左边最开阔的地方——位于丰收街的西端，以及位于右下角的一大一小两个剧场的看台。

好斗的部族政治上的控制。后来，公元前4世纪末，一个来自北方迅速发展的城市，英勇好战、纪律严明的民族击败了撒谟奈人。从此，罗马人的统治拉开了序幕。

在随后的近200年间，庞贝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与希腊统治时期相比，其城区扩大了7倍，占地面积从23英亩增至160英亩，城墙近2英里长。骄傲自大而又意气用事的庞贝居民一直不愿屈从于罗马人的统治。公元前91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参与了半岛范围内的抵抗运动。这场运动在维苏威地区被后来成为罗马独裁者的卢齐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将军镇压了下去。18年后，战斗又一次爆发。一位名叫斯巴达克的角斗士在成功逃走不久，便率领奴隶们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和70位叛逆者一起躲藏在维苏威火山山头。当罗马士兵前来围剿时，他们利用藤蔓攀下一处一直被认为不可逾越的悬崖，随后击溃了追击者。斯巴达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鼓舞人心的军事领袖与遭人痛恨的罗马君主又抗争了两年之久，最后战死在沙场上。

这一地区尽管不时上演着一些政治风云，但却保持着持续的繁荣，成为富人的一方乐土。罗马最富有和最高贵的家族纷纷在可观赏波光粼粼的景致的山坡上建起了极其奢华的乡村别墅，有些建了50间或更多的房间。伟大的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在附近拥有3处地产；奥古斯都皇帝的女婿名下有一栋别墅；未来的皇



帝克劳狄之子在庞贝的一处乡村别墅因梨子卡住喉咙而丧命；提比略皇帝可能在赫库兰尼姆拥有一处大型别墅，在海湾南端的卡普里半岛上还拥有一座豪华庄园。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休闲和享乐的气氛，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出土于海湾沿岸的证据表明赫库兰尼姆是一个以渔业而非贸易为主的城市。庞贝相对来讲则更加商业化，也更具活力。它不仅是连接意大利内地和外界的贸易枢纽，而且还是当地织布和印染业的中心，也是诸多手工艺人如铁匠、陶工、吹玻璃工人的栖身之地。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得以留存，但是，罗马方式——特别是在政治和城市管理方面——仍居主导地位。这座城市中的娱乐设施包括一座用于角斗士比武的大型圆形竞技场，它由一位罗马投机商建造，能容纳2万人；两家上演戏剧和音乐节目的剧院为大众提供娱乐活动；100多家酒吧和餐馆供应饮品和美食；3座正在使用的公共浴场(第4座在火山爆发时正在兴建之中)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和社交的场所；至少有7家装饰露骨而又色情的妓院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娱乐。另外，庞贝还建有至少10座庙宇。紧邻宽敞、开阔的广场是长方形大会堂，它还兼做法庭和银行，同时

■ 这是庞贝家庭祭坛上纪念公元62年地震的大理石浮雕。左面表现的是坍塌了的纪念性建筑的拱门，中间则是广场上的朱庇特庙宇。这场预示着更为沉重的灾难即将来临的地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取得幽默的效果，庙宇旁骑马者雕像中的骑士被塑造成就要失去平衡的姿势。右边是供奉大地女神特勒斯的祭坛以及将作为供品的牛。



还是商人聚会的地方。

城市的街道由石灰石铺就，沿街两旁设有排水沟，以冲走污水和其他脏物。铺设在街道下面的铅制管道输送新鲜用水，还有专为路人和牲畜提供饮水的喷泉。一些喷泉由大理石制成，还装有华丽的喷管。住宅则不尽相同，既有装饰华丽、配有前庭后院的豪宅，也有两三层的普通住房以及蜷缩在店铺后面的蜗居。

这便是庞贝在奥古斯都·恺撒及其后任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管辖时期的真实写照。它虽然是一座首府城市，但仍可称得上是罗马人宏图大略的完美体现，一个从希腊人那里借鉴了许多并使地球为之改观的文化的成功范例。公元1世纪中叶，庞贝人和临近的居民生活舒适、不乏自信。然而，他们最终难以逃脱的厄运却一直与他们相伴。压在他们的头顶之上、被古老的火焰烧焦了的火山在沉睡了几个世纪后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维苏威火山把自己的本性掩藏得丝毫不露。这座高度只有6000英尺的火山在有史记载以来从未明显暴露出任何要爆发的迹象。维苏威火山山头有时温度会较高，但这并不被认为是什么不祥之兆。山坡上绿阴覆盖，布满了牧场、果园和葡萄园，山顶周围的灌木丛中时常有猎物出没。不难理解的是，从未有任何传说或民间故事警示人们其险恶的一面。至公元79年，火山周围的居民与它已经平安相处了1000多年。

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来自地球内部的巨大压力一直在不断的聚集之中。构成地壳的两大构造板块以每年1英寸的速度相互挤压。这种速度很慢但力量巨大的撞击始于很久以前，并会持续至未来。其中的一个板块就是非洲大陆，另一个板块则是欧亚大陆。它们之间的碰撞使地中海海底的边缘向地球内部深陷。由于这种地质运动，所以才产生了维苏威火山和意大利西岸一系列其他活火山，如伊斯克雅、瓦克纳、瓦克奈罗、斯特姆波里以



及西西里境内高耸入云的埃特纳火山。埃特纳火山是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地震的罪魁祸首。

公元62年，被禁锢已久的压力终于突然释放，地球为之颤抖。震中就在庞贝的附近，地面的跌宕致使城市的送水管道系统被破坏，诸多别墅和房屋坍塌，许多人丧生于瓦砾中。受破坏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公共建筑，因其由较重的材料建造，难以经受地震的考验。“600头羊被大地所吞噬，”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写道，“雕像从底座上坠落，被摔得粉碎，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们。”

受到破坏的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尼禄曾一度考虑是否应遗弃这个地方。但是，庞贝的居民却尽其所能使庞贝重新站立起来。17年后，他们仍在努力，试图修复像长方形大会堂这样的建筑，使之重放昔日之光彩。

好像无人把地震和维苏威火山联系起来。山坡上依然绿阴覆盖，寂静无声，泥瓦匠、木匠和工匠们像往常一样在山下忙碌着。但是，毁灭性的隆隆声实际上是一个前奏，大地颤动发出的声音是沉睡的火山即将苏醒的信号。

公元79年8月初，维苏威火山周围的地区又发生了多次震颤。与此同时，数口水井干涸了，泉水停止了涌动，所有这些都表明地球内部的压力在升高。8月20日，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震级不高的地震。马和牛群表现得兴奋异常、惊慌不安，鸟却出奇的安静。一些对公元62年的地震还记忆犹新、心存恐惧的人们纷纷收拾起财物，开始向安全地带撤离。他们走得再及时不过了。8月23日夜或24日清晨，火山灰开始从火山口溢出，下风处的地上铺上了薄薄一层火山灰。刚发生的一切看上去似乎仍无大碍，但是，在下午1点钟左右，火山这只恶魔开始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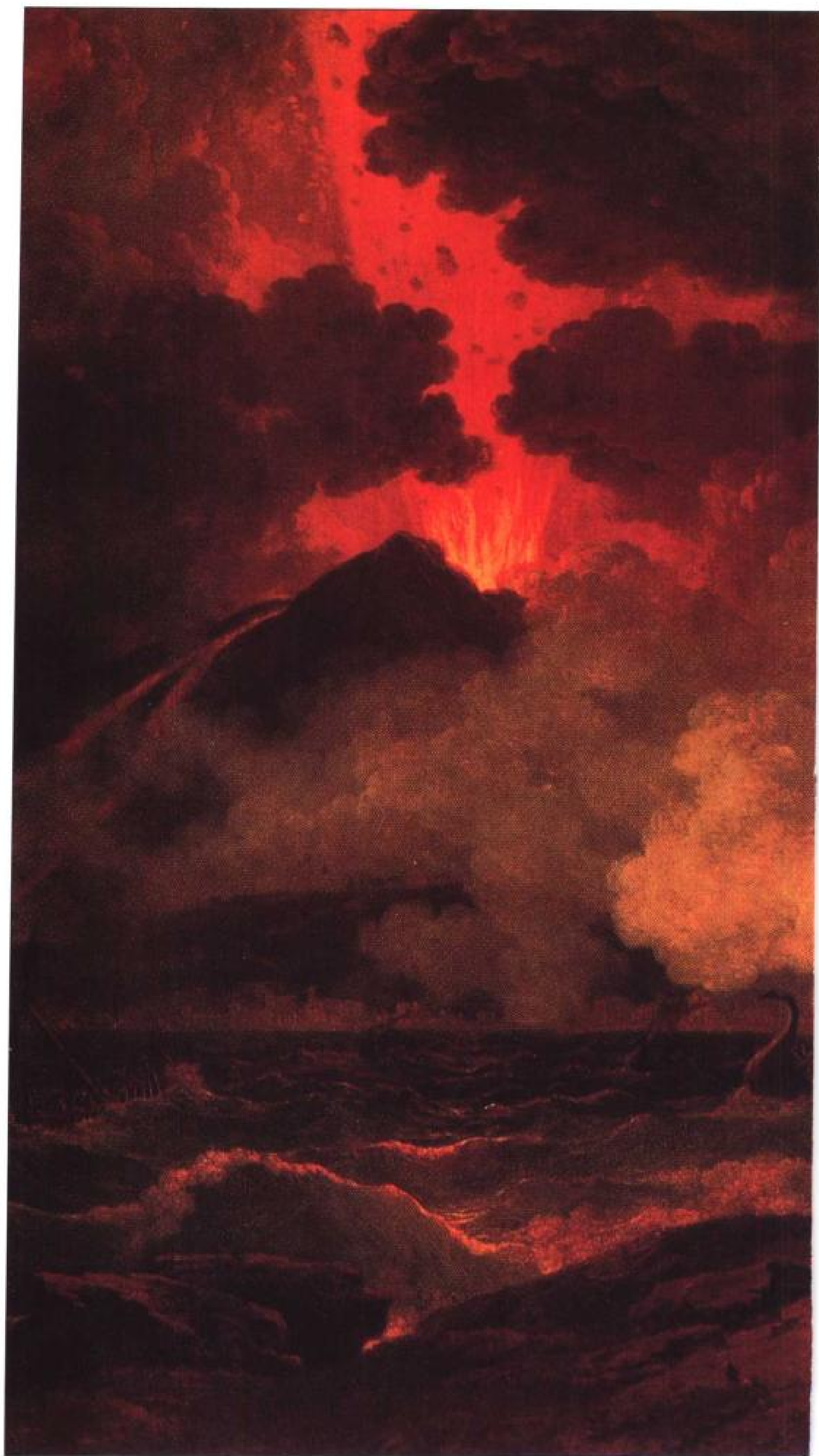
随着巨大的爆裂声，火山口的底部像一直封住堆积在火山口的固体岩浆的塞子，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再也承受不住，被撕成碎块冲上天空。维苏威火山变成了一门巨大的、炮口冲天的火炮。



12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VANDERBILT

■ 在这幅皮埃尔·亨利·德·范仑斯尼斯于1813年绘制的油画中，天空布满了羽状火焰和火山灰云朵，而老普林尼瘫倒在斯塔比的海滩上。这位历史学家兼海军将领在抢救他人脱离火山口时以身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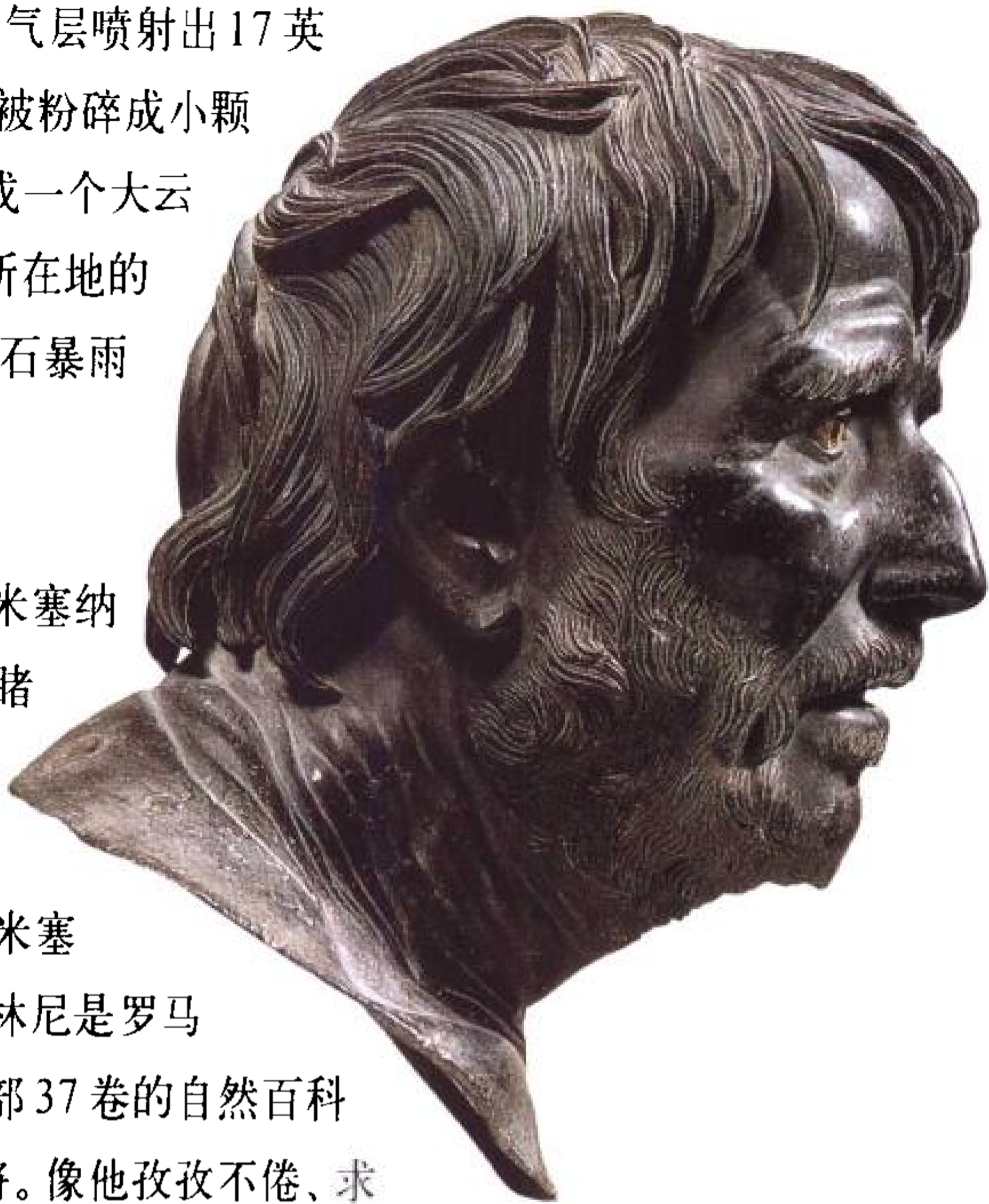




熔岩以大约声速两倍的速度向大气层喷射出17英里。在冲上天空的过程中，它们被粉碎成小颗粒，冲势也渐渐减弱下来，扩散成一个大云团，被气流带往东南方向。火山所在地的庞贝和斯塔比即将遭受岩屑和碎石暴雨般的袭击。

19英里之外，在海湾另一端的米塞纳海港，一位受惊的年轻人目睹了这次火山爆发。这位年方17岁的少年在历史上以小普林尼著称，当时他正和母亲一道来到米塞纳拜访他的叔父老普林尼。老普林尼是罗马帝国的伟大人物之一，撰写了一部37卷的自然百科全书，还兼任罗马舰队的海军上将。像他孜孜不倦、求知欲极强的叔父一样，这位年轻人将证明自己也是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后来他在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要求下，以目击证人的身份生动地记述了这场灾难的全过程。

按照他的记述，云团在火山爆发的第一阶段“酷似一棵松树。先是升腾到天空，像树干一样，然后从顶端发散出分叉。颜色时白时暗，黑白相间，好似含有尘土和火山渣。我的叔父，一位真正的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极为重要，值得到近处察看。他下令备好一艘轻型战舰”。随后，老普林尼收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火山附近的人们正处在险境之中。他把以科学家的身份前去观察的冲动搁置一边，开始组织救援行动，并亲自率领数艘大型战舰前往海湾对面。他的外甥小普林尼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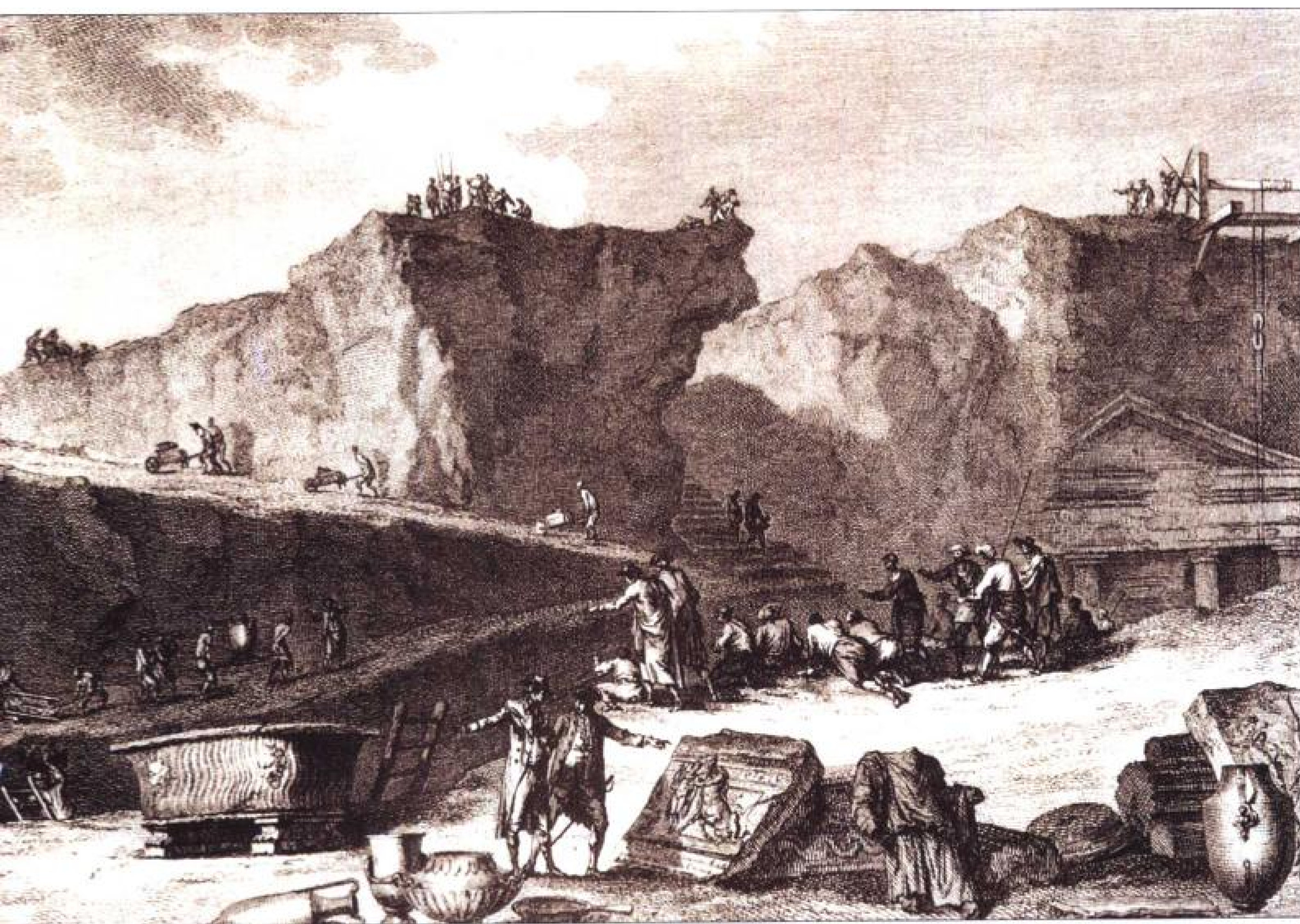
■ 这是一尊于1754年出土于赫库兰尼姆一个村落中的铜像。它的手法写实逼真，是最早从这一遗址被掠夺的物品之一。它所塑造的形象一直被认为是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但现在更多的人则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无名氏演员，或许是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或许是拉丁叙述诗诗人伊尼斯。

■ 这幅制作于18世纪以罗曼蒂克情调表现赫库兰尼姆的发现的版画显然与事实不符。从画面上看，挖掘者从地面入手使这座城市重见天日。但事实上，他们是往地下打通了厚达65英尺、坚硬无比的火山岩石。前景中排列的物品则反映出一天劳作的目的所在——收集文物。



船上，说要留在家里学习。他是根据后来收集到的情况记述下当时的情景的。小普林尼记载道：“他越驶近对岸，落到甲板上的火山渣就越多、也越炙热。随后飞来的是浮石，还有被火熏黑、烧焦、烤裂了的石头。随后，他们身下的大海突然退潮了，从山上坍塌的岩石占据了海岸。”老普林尼所乘坐战舰的舰长催促他撤离，但老普林尼却下令驶往斯塔比，正是这个决定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与此同时，维苏威火山东南方向的海岸和丘陵地带已变成一个恐慌的世界。随高空气流而至的云团覆盖了庞贝和附近的庄园，将它们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接踵而至的是无休止的岩屑雨，这些岩石小的还不及米粒，大一些的则似拳头。这是一种气体释放后形成的多孔的、重量较轻的石头，但大约10%是实心石头。尽



管落下来的大部分是浮石，由于下降速度很快，这些较重的抛射物使不少人丧生。

只两三个时辰的工夫，覆盖在庞贝表层的浮石和石头已厚达1英尺左右。建筑物开始倒塌，使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他们或被压在陷落的屋顶下面，或被坍塌的墙壁和石柱击倒。油灯破裂时溢出的油也引发了火灾。

在火山爆发的头几个时辰内，大多数人借助各种交通工具，或搭船，或骑马、骡，或乘马车，或徒步四散而逃。但至少还有2000人选择留下，也许是因为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不愿抛弃自己的家园和生意。他们有些人在越积越多的浮石上爬行，另一些人则簇拥在还未被越积越多的岩石压垮的屋脊下。整个下午和傍晚，火山继续向空中释放岩石霰弹。随着更多的岩石颗粒随风飘落下来，庞贝地面浮石的厚度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大约每小时增厚6英寸。

至此，赫库兰尼姆的大部分还未受到浮石雨的伤害。但多数居民显然已经撤离了。夜幕降临，火山口冲天的烟柱不时被闪电照亮，景象十分壮观。仍留守在城内的居民得以在近处观看这一梦幻般的景象。但是，目睹此景的人们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很快，火山将施展其新的杀戮方式，而赫库兰尼姆将首当其冲。

8月25日凌晨1时，随着火山口的压力得到缓解，巨大的烟柱消失了，如瀑布般的炽热物质开始向火山四周蔓延，并很快一分为二。一股是由较轻的火山灰和气体组成的炙热的、涌动极快的云团；另一股则是匍匐在地上、速度较慢、温度高达华氏750度的稠密岩浆流，混杂了浮石、较大的碎石以及山坡上的泥土。先期到达的火山灰云团的运动速度至少为每小时100英里，只花了4分钟时间便抵达赫库兰尼姆，使那里的人们根本来不及向海边逃生。火山灰云团呼啸着穿过城市，揭掉屋顶上的瓦片，掀翻石头。当它到达海滩时，大海沸腾了。火山灰烧焦皮肉，充塞肺部，





■ 这是一枚出自庞贝的金戒指，其上有一个喜剧面具，它曾佩带在18世纪统治过维苏威火山附近地区的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三世的手指上。他把挖掘者出土的一些贵重物品占为己有。

所经之处，人和动物无一幸免，均因烤焦、窒息而死。随后而至的是稠密的岩浆流，它滚滚而来，充斥了街道，从门缝渗入住宅和公共建筑，使海滩变得面目全非。

赫库兰尼姆已无一丝生息，火山即将将它埋葬于深穴。一次又一次，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维苏威火山先后猛烈地喷射达6次之多，火山灰云团和岩浆流流向这个小海港，直至所有建筑都被掩埋在一个无

从辨认的世界深处。庞贝因为距离较远，所以一开始并未受到火山灰云团和岩浆流的袭击，就像赫库兰尼姆曾幸免于岩石雨一样。但是，维苏威火山仍在聚集力量。早上7时30分左右，可怕的火山第4次喷发，这次它把死亡的魔爪伸向了萨尔诺河畔上的庞贝城。炙热的火山灰和气体组成的云团迅速地扫过早已是漆黑一片的田地，然后横扫庞贝，途经之处的人皆因窒息而毙命。

几分钟过后，火山第5次喷发。早上8点左右，发生了第6次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次喷发。那时，老普林尼刚从斯塔比一幢乡村别墅里出来，他刚在那里过的夜。正如他的外甥后来叙述的那样，这位海军上将和他的同伴“认为应去海边，以便在近处观察，但发现海浪太高，海水的水流逆向。就在海边，我的叔父躺在一面废弃的风帆上，不断地要凉水，并一口气把它们喝干。不久，火焰和浓烈的硫磺气味把这群人吓得四散而逃”。老普林尼因身体过于臃肿，又常年患有气管病，无法跟随而去。“他由两个奴隶搀扶着努力站起身来，但马上



又倒了下去”，他的外甥猜测是浓烟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由于其他人并没有因此而丧命，所以他更像是死于心脏病发作。无论什么原因，这位伟人就此归西了。

在海湾另一边的米塞纳，小普林尼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他因大地一连串的颤动而忧心忡忡。当房屋就要倒塌时，他和母亲一道随着人群开始逃离城市。“我们叫来的马车虽然停在平坦的路上，但还是前后滑来滑去，站立不稳。在轮子前后放上石头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因为海水退潮后，许多海洋生物滞留在陆地上了。”

最恐怖的还是火山口最后一次喷发前的景象。“漆黑可怕的浓烟包裹着蛇状火焰直冲云天，火山不时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长而耀眼的火舌。其景象好似闪电，又比闪电的闪亮更强烈十倍。很快，云团开始降临在大地上空，笼罩在大海之上。星星点点的火山灰开始降落在我们身上。我向身后望去，只见黑暗像湍流般追随我们滚滚而来。我提议趁我们还看得清应往路边躲闪一下，以免被蜂拥而至、潮水般的人群推倒踩在脚下，死于黑暗之中。我们刚一坐定，黑暗便笼罩了我们。这黑暗远胜过无月或阴沉的夜晚，更似门窗紧闭、灯火熄灭的房间。耳旁传来妇女的尖叫、幼儿的哭喊以及男人的呼唤声，一些人在寻找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人在寻找他们的父母。一些人在乞求死亡，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许多人向诸神伸出了双手，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是否有诸神的存在，反而相信最后的、永久的黑暗已降临世间。”

由于云团在到达米塞纳之前已经漂流了很长时间，所以已经变得稀薄，温度也降了下来，这使小普林尼和

■ 在这件出土于庞贝、赫库兰尼姆城门外一座陵墓里的酒罐上饰有数个采摘和挤压葡萄的丘比特形象。这些不透明的、色泽纯白的形象在半透明背景的陪衬下显得更为突出。这件带浮雕的玻璃器皿制造工艺精湛，堪称稀世之作，不太可能产于当地。毫无疑问的是，它充分显示出其主人的富有与尊贵。



他的母亲免遭不幸。但它还是以另一种方式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正是同一股云团将身处斯塔比的老普林尼置于死地。

至此，维苏威火山已经喷发了大约18个小时。终于，它开始减弱。但是，火山灰又在这一地区飘落了几天之久，致使庞贝的大部分地方像赫库兰尼姆一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火山最后一次喷发释放出的火山灰几乎覆盖了所有剩余的一切，掩盖了城市痛苦不堪的最后挣扎。

庞贝居民中大约有90%的人得以及时地撤离。许多人在随后的几天或几周内重归故里。当他们目睹往昔的城市已沦为荒漠般的山丘时不禁黯然神伤。一些人开始挖掘，他们通过地面上的凸起物判断自己住宅的方位，凿开火山灰及火山岩屑，开挖井穴，然后向四周延伸，打通墙再进入房间。他们设法找回了许多贵重物品，在此过程中大概也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归入了自己的腰包。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一些建筑中的雕像、墙壁上的大理石护面和其他装饰品均有被掠夺过的痕迹。

在一处豪宅，盗贼显然曾漫无目的地打通了环绕列柱中庭或花园而建的各个房间。他们可能大有所获，但却忽略了存放在隔壁一个房间内的宝物——一套做工精美的银制餐具和大量金首饰。盗贼在挖掘时也会惨遭不幸，一些人因火山灰中残存的毒气而丧命，更多的则是死于通道的坍塌，这使城市的死亡人数剧增。类似的探宝发掘活动因其危险性很快就被放弃了。

尽管这场浩劫使整座城市沦为废墟，但仍有人计划重建庞贝。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两个月刚登上王位，在收到有关这场灾难的报告后，十分震惊，指定了一个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商讨赈灾措施。他还鼓励这一地区免遭不幸的城市救济难民。在他的指示下，那些死后无人继承的财产被用于赈灾。但是，使庞贝重见天日的想法过于宏大，重建计划最终被搁置一边。至于赫库兰尼姆，一切更是无可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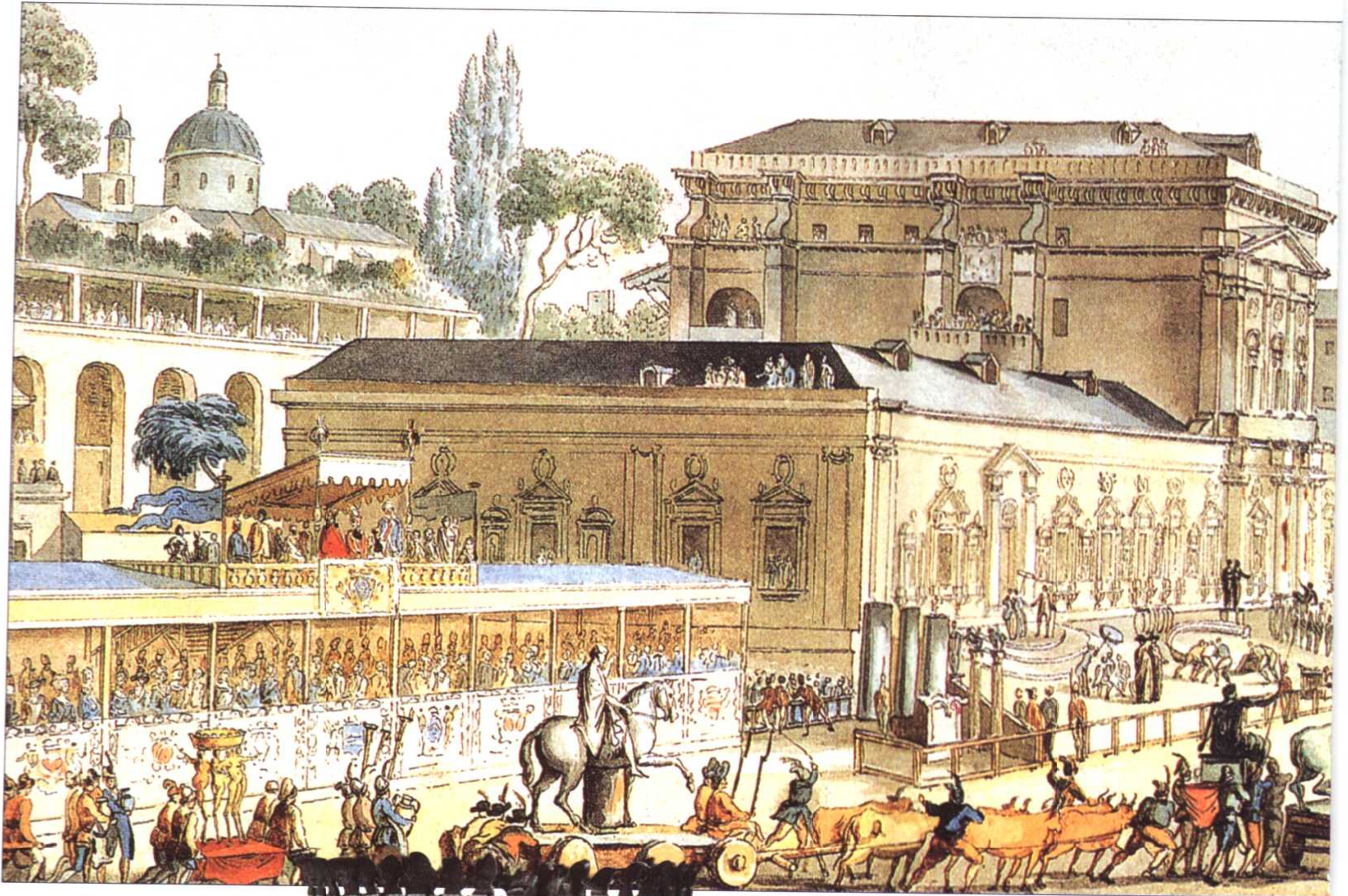


实际上，这片土地也没有完全被闲置起来。俯瞰萨尔诺河畔的小山坡上搭起了几间农舍，一个村庄在被完全掩埋的赫库兰尼姆城之上建了起来。斯塔比得到重建，并完全承接了庞贝的贸易活动。但所有这些比起昔日的辉煌相去甚远，对往昔繁华的记忆也很快烟消云散了。展望未来，诗人斯坦图斯曾发出过这样的反问：“几个世纪过后，当在废墟上播下新的种子之时，人们还会相信整座城市和其居民就躺卧在他们的脚下，祖辈的土地是在火海中沉沦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没有那么简单，人们忘却了这些城市，但却远没有忘记维苏威火山的威力。

火山也不愿让人们将它忘却。公元202年，它持续喷发了一个星期。在公元306年、472年、513年、533年也都有喷发。1631年，在沉寂了近1000年之久后，它再次喷发。在所有这些喷发中，最后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几乎与公元79年的那次不相上下。从火山口溢出的岩浆形成7条岩浆流向山坡下流去，几乎摧毁了山脚下所有城市，约有1.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在维苏威火山于17世纪喷发之前，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几乎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它们的再次被发现并非是有意识探寻迷失了的城市的结果，而是缘于一位外国人贪婪的欲望。

1707年，由于欧洲政局棋盘上一个小小的变动，西西里以及以那不勒斯海湾为中心的意大利南部成为了奥地利的地盘。一位贵族出身的将军即戴尔波夫王子来到此地就任当地骑兵团的总指挥。王子对这项任职非常中意，这不仅因为那不勒斯海湾怡人的气候和灿烂阳光下的美景，更是因为这一地区与古典时期割舍不断的联系。从文艺复兴起，有素养的欧洲人就认为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优于他们所处的年代。实际上，他们认为那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当戴尔波夫王子来到此地后发现这片土地既空旷又荒凉，就决定建造一所别墅，藉以引发人们对古文物追思情怀的。





■ 1787年，装载着出土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艺术珍宝的马车浩浩荡荡如庆典般前往装饰一新的那不勒斯博物馆以便入馆收藏。这幅由弗朗西斯科·比拉尼斯和让·路易·德普赖创作的版画描绘了当天运送的一些具体文物。它们包括以来自赫库兰尼姆一个村落的三位森林之神为底座的铜制木炭火盆(左图)。其主人大概是朱利叶斯·恺撒的岳父，以及曾经和整班的战车随一道守卫在赫库兰尼姆长方形大会堂的入口处的铜马(上图)。

罗马时代的花瓶、残存的立柱或浅浮雕、雕像的残片及其他文物不时被农夫在田地里发现，王子可以合理的价格购得。但是王子获取了更好的线索，在他得知在维苏威火山脚下一座寺院花园里正在打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后，就及时地买下了那块土地，并组织了一队人马向井底的侧面开始挖掘。工人们很快拉上来三尊衣服带褶皱的女性雕塑，还有海格立斯雕像的残片以及其他有意思的物品。这座井穴让遗迹探寻者正中了靶心，这幸运的一掷显然是击中了一座装饰华丽的公共建筑。

戴尔波夫相信他们找到的是一座庙宇，无疑是某个社区的一部分。事实的真相一定会令他大吃一惊。在这座建筑的周围，密封在50—65英尺深坚如磐石的火山岩屑之下，而上面还建有罗西纳村庄的是一座城市的遗址。它曾是一座古代的海港，包括街道、房屋、店铺和城市建筑。

在王子掠走这一地方所有的雕像后，他的兴趣开始减弱，但他却引发了寻宝热。几十年过后，欧洲的政局又一次发生了变动，这一地区归入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井穴遗址上的另一轮挖掘开始了。新主人——国王查理三世把这一重任委托给了由阿尔库比雷率领的皇家工程师。1738年12月11日，挖掘者发现了一块铭文，上面镌刻着“赫库兰尼姆剧院”的字样。戴尔波夫发现的这座建筑终于被验明正身了，它是一座剧院，而非一座庙宇。它所处的社区也有名字，这就是赫库兰尼姆。

尽管这座被海湾环抱的小城已差不多被人遗忘，

但仍有少数历史学家从古代文献上得知它的存在及其命运。出生于西班牙，但成名于罗马的诗人——马西尔曾用华美的诗句纪念过它：“看那维苏威火山，昔日山上葡萄园成荫，果酒飘香，巴克斯(酒神)爱之胜过尼斯的山岭，森林之神在山间翩翩起舞。这里就是赫库兰尼姆，它曾使海格立斯的英名远扬。而如今一切皆被掩埋在烈火和炙热的火山灰之下。”

然而，即使在当时的学术界，这座海滨城市的确切位置也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主要是因为倾泻在这一地区的火山岩屑使海岸线彻底地为之改观，那不勒斯海岸线被向外拓展了至少几百码。但剧院铭文解开了这个疑团，赫库兰尼姆位于维苏威火山西南方向大约4.5英里以外的地方。

人们对庞贝的确切位置同样存有疑问，尽管古代文献中也有对庞贝的记载。当时学者们只知道它位于火山的东南方向，但无人能说得上它的确切位置。有少数学者甚至认为它坐落于俯视萨尔诺河的山坡上，距火山口大约6英里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那里出土了不少古建筑遗址。流行于当地人的说法是将其称之为“西维塔”，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意思为“城市”。1594年，一队施工的队伍在托安农扎塔村庄挖掘一条引水到一座新建成的别墅的地下水渠时，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decurio Pompeiis”字样的石头。大多数人认为它指的是罗马政治家庞培，这块石头只不过是意大利郊外随处可见的诸多遗迹之一。这个发现的内容以及



■ 这幅近代油画描绘的是出生于普鲁士的学者约翰·琼奇·温克尔曼的形象。176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维苏威火山附近古迹的不带主观色彩的记述。两年后，又以突破性的《古迹艺术史》一书彻底革新了已具雏形的考古学。这是有史以来通过古迹来了解一个古代文化的首次尝试。



其目的全然被忽略了。

事实的真相直到18世纪中期才大白于天下。1748年，一队已在赫库兰尼姆辛勤挖掘了十几年的西班牙工程师得知在“西维塔”发现了古物后，禁不住诱惑转移到了那里。很快，他们就有了收获。首先发掘出来的是一幅上面饰有水果和鲜花的壁画，接着出土了一具身边散落着银币和铜币的男性遗骸。显然，他是在收拾钱财，试图从致命的火山喷发中逃生。

然而，西班牙挖掘者对呈现于他们眼前有关人性的戏剧性场面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大理石作品和其他诸如此类代表古典时期的战利品。在新遗址上的发掘工作比赫库兰尼姆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表层的碎石部分要松散些，掩埋程度也没那么深。但是，“西维塔”的神秘面纱直至1763年8月工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带有

“庞贝”字样的铭文后才被揭开。这座古城终于得以发现。

在这段时期内，寻宝活动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着，此过程给价值不可估量的维苏威火山埋葬物造成了极大的毁坏。负责1738—1765年发掘项目的工程师阿尔库比雷无异于一位掠夺者。为了急于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获取新的宝物，他从一座遗址匆匆赶到另外一座遗址，随心所欲地开挖深井和通道，遗弃任何不能马上出土文物的发掘地点，并洗劫了沿途所有的房屋和庙宇。壁画被从墙上割下，花瓶、钱币、雕像和其他艺术品在出土后

■ 1860年，吉塞普·菲奥勒利被任命为庞贝挖掘项目的总监。他把维苏威火山地区的考古发掘活动引入现代。菲奥勒利不仅绘制了庞贝地图、实施了有条不紊的发掘，而且还制作了第一个被火山灰和岩屑掩埋的尸体的塑像。



没有注明它们的出土地点。炸药的爆炸声加速了掠夺的进度。

这种无所顾忌的发掘方式奏效了，查理国王因其日渐增长的文物收藏成了全欧洲羡慕的对象。不时会有身份显赫的造访者来到发掘地点，前来分享发现的惊喜。当客人以惊奇的目光参观发掘地点时，发掘者会发出一声狂叫，并举起一些看上去好像是刚出土的文物。但实际上这些文物是被故意安放在那里以便轻易发现的。

后来，学者在发掘的过程中有了发言权。1755年，赫库兰尼姆学会成立，并印制了有关从这个城市里出土的手工艺品系列丛书。德国一位睿智的文物收藏家约翰·温克尔曼(后来被尊称为“考古之父”)来到维苏威火山的发掘地点，并于18世纪60年代发表了有关赫库兰尼姆出土文物的报告。他是第一位对出土文物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也是第一位意识到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认识古人世界的重要性的人。

更为著名的德国作家、科学家约翰·伍尔弗甘·歌德于1787年抵达此地，并仔细察看了两座城市的遗址。他尤其对阿尔库比雷的发掘方式感到十分痛心，几年后他写道，“万分遗憾的是发掘工作没有由德国发掘者有条不紊地进行。毫无疑问的是，在近似于掠夺、灾难性的发掘过程中，诸多珍贵古文物被破坏性地拆散了”。然而，与此同时他被出土的辉煌艺术珍品所折服，甚至忽略了使之埋藏在地下的那场灾难。“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此次灾难一样给后人带来如此巨大的愉悦。”

1789年，这一地区又一次易手。拿破仑把它画在

掘出一座掩埋已久的城市

RESURRECTING A LONG-BURIED CITY

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发现者来说，这两座城市只不过是掠夺的对象而已，他们在那里只是掠夺而非探索，甚至那位著名的德国艺术历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也对挖掘这个想法嘲弄不已。“有什么意义呢？”他于1784年写道，“因为挖掘出来的只会是那些房屋被大量的火山岩浆积压后剩下的残垣断壁而已。”

他的这种思想多多少少主宰了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但是，1860年，在吉塞普·菲奥勒利被任命为庞贝挖掘项目的总监后，这种认识得到彻底改观。他意识到仔细研究这些废墟以及废墟上所包含的一切对研究古罗马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并开始着眼于将整座城市完全挖掘出来。

菲奥勒利不愧为现代考古法的先驱。他制定的考古标准不仅要彻底清理完一处遗址后再转移至另一处遗址，而且还要尽力挖掘两处遗址之间的区域。当庞贝的街道、房屋、护墙和城门先后出土后，菲奥勒利又把城市划分成区域和街区，并制定了使之从10—20英



尺厚的火山岩屑中分离出来的计划。

在挖掘的过程中，菲奥勒利的宗旨是新的发现——无论是壁画还是家具都要在可能的情况下留存在原处，以保持古代环境的完整性。他写的日记记载了工作进度并建立了一整套标准，这使庞贝后来的挖掘者得以继续给远古的过去注入丝丝生机。



■ 这两幅拍摄于19世纪90年代的照片体现了吉塞普·菲奥勒利于30年前发明的考古方法。在上边的这幅图中，工人们正把岩屑从挖掘坑中清理出来，里面有一幅菲奥勒利留在原处的壁画。左面这幅小插图中，工人们正在修复维蒂耶的墙壁。

菲奥勒利重现庞贝昔日景象的宏大目标意味着在他有生之年还有诸多工作未能完成,但是他的后任不仅继承了他的伟大志向,而且还沿袭了他的那套严谨的挖掘方法,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维特罗·斯皮纳左拉。他在1910—1923年间负责庞贝的主要购物街即近3000英尺长的丰收街的宏大挖掘项目。在他的指导下,街道和建筑的轮廓开始呈现出火山爆发前的某些特征。

斯皮纳左拉沿用了菲奥勒利首创的挖掘方法。他先向下钻探以确认丰收街的走向,然后从上面开始挖掘。在清理掉火山岩

屑之后,他先设法保护在建筑中发现的任何家具陈设和壁画,,然后支撑住墙壁以防在清理街道的过程中坍塌。

和菲奥勒利一样,斯皮纳左拉坚持所有出土的物品必须留存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他不仅小心地保存了房屋内的壁画而且还妥善保存了彩色商店标志、选举布告以及外墙上的乱涂文字,以求折射这座城市的历史。

斯皮纳左拉对重现庞贝所做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他不厌其烦地修复了丰收街两旁建筑的上层部分、窗户、阳台以及屋顶(见对面一页和下面的图片)。他是世

界上首先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挖掘过程的考古学家之一。这些照片和他的笔记以及图画一起共三大卷,于1953年得以出版发行。它们至今仍对这座城市考古工作有着参照作用。

■ 1910年意大利精美艺术学会的会员们正在视察丰收街已清理出来的部分街道,左边的墙壁上古代铭文仍清晰可见。





■ 上面这幅照片中从左边数起第二位就是维特罗·斯皮纳左拉。他正在道德家邸的夏季餐室内主持一次晚宴。这个房间的墙面上饰有告诫铭文。下面这幅图片表现的是原来的餐桌布局。





了法国的版图上。10年后，即在他成为皇帝后，他亲手扶植了那不勒斯一对皇家夫妇来掌管他在这里的利益。这就是弗朗斯·穆拉元帅和他的妻子夏洛莉娜即拿破仑的姐姐。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挖掘的进程加快了。在挖掘地点至少有500位工人在工作。夏洛莉娜对挖掘的过程十分着迷，这不仅是因为出土了首饰和艺术品，也是因为挖掘出来的人类遗骸，这给被埋葬的城市增加了人性的一面。她经常从那不勒斯的王室事务中抽出身来，在遗址各处察看，向负责人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她对废墟如此的着迷以至于后来在废墟的附近建造了一栋住宅。

多年来，在维苏威火山周围遗址上的挖掘活动主要是以掠夺为目的，而非严肃的探索。为了揭示过去而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探索直到1860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统一了意大利后才开始。维克托·伊曼纽尔敏锐地觉察到世人对其国家所拥有的辉煌文化遗产的珍视，他拨款资助了在庞贝、赫库兰尼姆以及这一地区其他遗址上的挖掘活动。但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任命了吉塞普·菲奥勒利担任挖掘的总监。菲奥勒利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而且还追溯了庞贝的历史。他一直负责至1875年。

他的考古方法可以用一丝不苟、井然有序来概括。他从庞贝开始着手，在清理了所有早期挖掘遗留下来的碎石残片后，铺设了排水系统以排除加速遗址腐蚀的雨水。他在探明了城市的围墙之后，绘制出一张工程地图，在上面标出了每个街区，并按逻辑顺序给每座建筑编了序号。在工作进展的过程中，他确保对每件新出土的文物都有准确的描述，不只就其外表和性质，而且还包括其出土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物品的关系。新发现的文物总是尽可能地被保留在原处，而不是被移走装船运至博物馆或收藏室。

细节被一点点地积攒起来，并采用分析的方法将之拼接起来。埋葬已久的过去又复活了。由于城市和别墅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掩埋起来的，所以它们几乎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于人们的眼前。

菲奥勒利论证了多种可能性，诸多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跟随他的足迹，编制出一个非凡的戏剧性场面，又因其夹杂着世俗的场景和有益的启示而显得更为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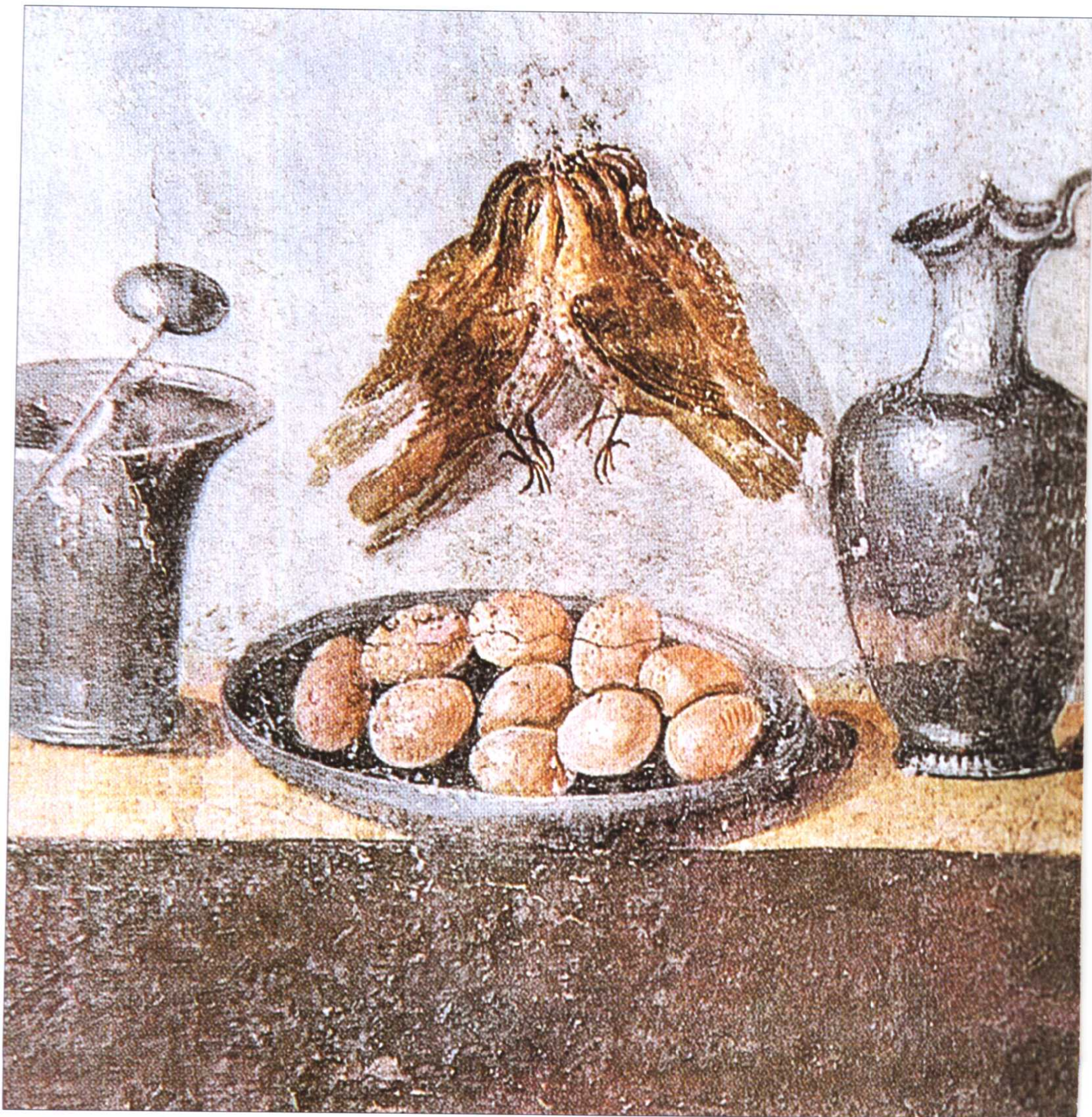
在庞贝，鸡蛋和鱼被发现仍摆放在餐桌上。锅里还留有肉骨头，商店里陈列着干枯的洋葱、豆类、橄榄和无花果，各种各样的家庭财物仍留存在使用它们的房间内，各种私人用品被发现，如首饰、化妆品、香水、铜镜、象牙梳子和护身符。赫库兰尼姆展现的同样也是倏然而止的生活原貌。在一张桌子上发现有面包、沙拉、蛋糕和水果，一个商店的柜台上散放着坚果，绳子和鱼网得以留存至今，从船运玻璃制品的集装箱中取出来的稻草还放在原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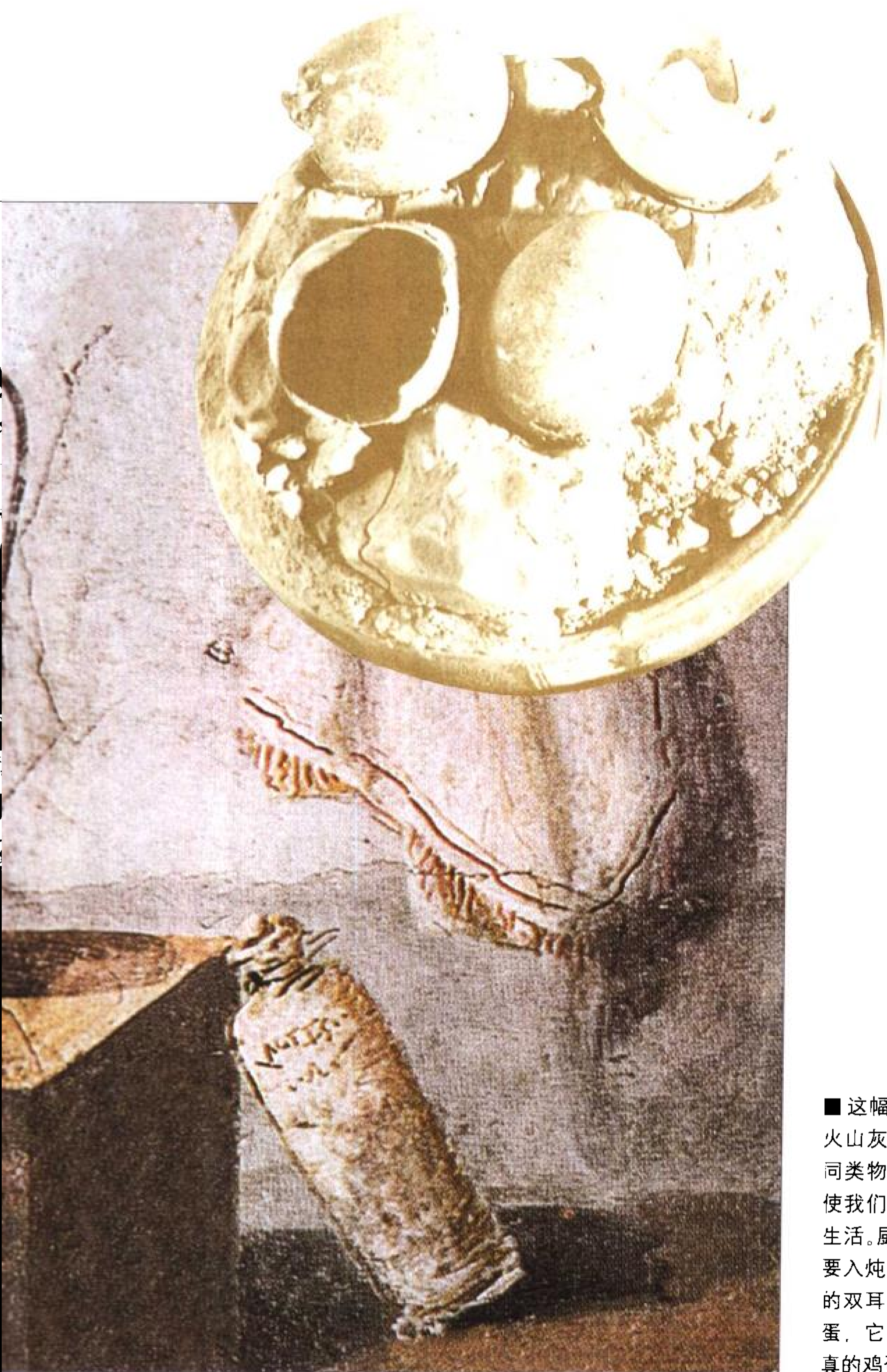
甚至可以说，庞贝人的声音还在我们耳边回荡。庞贝的墙壁上随处可见涂鸦的字迹。其中有恋人间的相互倾诉，如“织布工瑟克塞斯爱慕客栈老板的女奴伊里斯”，也有相互的谩骂，如“萨密斯致克诺里斯：去上吊吧！”还有漫不经心的卖弄，如“从未爱过女人的男人称不上是一位绅士”，还有许多，既有泛泛的评论，也有针对性极强的评论。

然后就是人类的遗骸，它们的出土方式至今看来仍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菲奥勒利在就任后不久便开始煞费苦心地琢磨火山灰。他在脑海中想像火山灰从空中飘落时的景象，它们一旦落到物体上，顷刻间便变成了它们的轮廓，它们钻入受害者的发丝，埋藏在衣服的褶皱中，堆积在抱着幼儿的臂膀上，勾勒出没有一丝生息、冰冷的嘴唇和因痛苦而弯曲的手指。他在挖掘过程中早已了解到火山灰曾经是粉状的，火山爆发后的降雨使它们一度曾经湿润、潮湿，后来才变得干燥、坚硬。这样的思路使他产生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想法。

菲奥勒利的一位同事曾于1863年造访过庞贝，他记载下了同





■ 这幅壁画因降落在庞贝上的火山灰而保存下来，并和其他同类物品一起被挖掘出来。它使我们得以窥视庞贝人的日常生活。厨房里摆放着银器皿、将要入炖锅的歌鸪、斜靠在桌边的双耳细颈瓶罐，还有一盘鸡蛋，它和出土于废墟上的一盘真的鸡蛋出奇的相似(见插图)。

动。亲眼目睹过它们的人无一不深刻感受到那时的痛楚。一位记载菲奥勒利于1863年发现的一具成年男子塑像的考古学家是这样描述的，他代表了所有人的感受：一只手“向外伸展着、紧握着。他的四肢僵硬，似痉挛般。这些迹象，再加上清晰可见的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好像是在表明这位不幸之人在临死之前清楚地知道他将要面临多么悲惨的命运，他的一切抗争又是多么的徒劳”。生命中最悲惨的一刻来到了，他不能呼吸。

临终一刻

THE HOUR OF DEATH



THE HOUR OF DEATH


THE HOUR OF DEATH

在庞贝最后一刻上演的一幕幕众多的恐怖场面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最后一幕了。当维苏威火山大发淫威时，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和爱犬躲藏在了紧邻北城墙的一处住所中。但当危险显然已经过去，却发现自己被火山灰封存在了房屋内，避难所变成了囚身之地。终于，他遭受到可怕的命运。当这个人饥肠辘辘、奄奄一息时，忠实的爱犬因为饥饿而疯狂，一口口撕咬他身上的皮肉。

如此的磨难终归是绝无仅有的，无数的受害者转瞬间便被夺去了生命。很多人被最初向他们袭来的炙热的火山浮石击中，更多的人在越积越多的碎石上挣扎，最后被毒气和令人窒息的火山灰夺去了生命。他们的尸体随着从城市上空降落下来的越来越多的碎石而被掩埋得越来越深。

正是给庞贝居民带来灭顶之灾的这股力量又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他们永恒的生命。那些被最初袭来的浮石所击中或困在空气缝隙中的人只剩下了尸骨，如上述的那个人和他的爱犬。但是，细腻火山灰却具有着惊人的保存功用。它们在慢慢变硬的过程中，在受害者身体的表层形成一层硬壳，在里面的躯体腐烂之后详尽地记载下其形体的所有细节。考古学家往空壳内注入各种混合剂，然后凿掉周围的硬壳，就得以重现死者的形象。

其效果令人惊叹。一些受害者表现出与命运抗争的迹象，而另一些人则表现出逆来顺受，表情几乎安详平和。许多人(如左图中的形象)试图透过一层布来呼吸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一位看门人安详地死在他的岗位上，固执地拒绝放弃他的岗哨。这些保持各种姿态的逝者在近2000年后依然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中许多人双手向前伸展着，似欲穿越时间的鸿沟，又好像是在祈求什么。



■ 第一批抵达庞贝的大块火山飞石把上百人击倒在地，同时压倒了房屋，致使躲藏在里面的人丧命。离这具骷髅不远处的墙壁上镌刻着一句极有预见性的诗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







■当岩石透过天窗像一个倒立着的沙漏里的沙子一样往中庭里倾泻时，这只狗因为被脖套和锁链紧紧拴住而无法逃生。炙热的浮石堆积得越来越高，这只狗只好极力往高处爬去。当链子再也不能延伸时，火山灰随即将之包裹了起来。

■ 当越积越多的碎石就要危及性命时，这个人攀上一棵大树的树干。但这个办法没有让他得救。很快，有毒的云团包围了他。他的双腿还紧紧地夹着因不堪其身体重量而折断的树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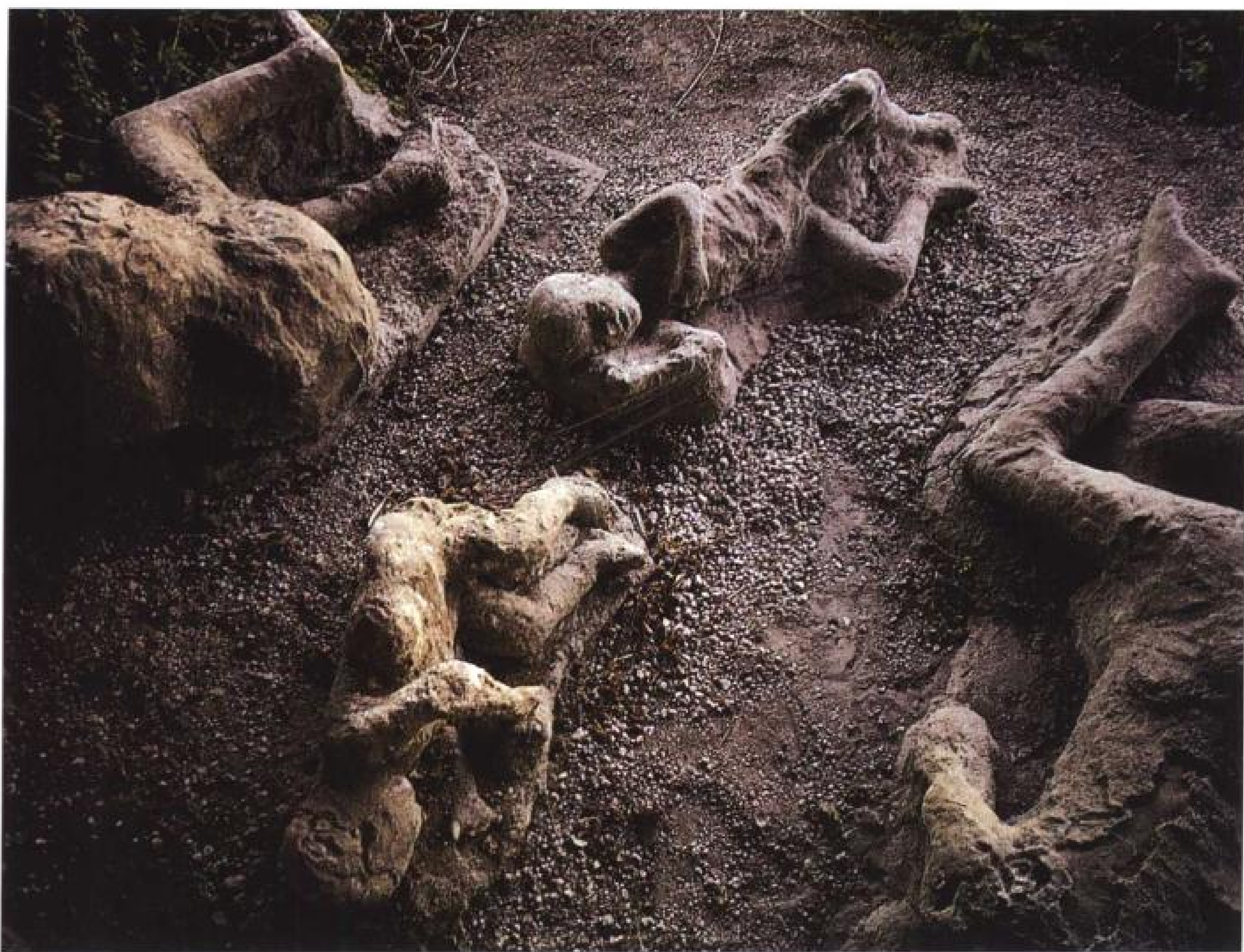
■ 一位向大海奔跑的年老的乞丐在穿过城市的南门时瘫倒在地上。他身上还携带着用来装施舍物的口袋，脚上穿着一双与其身份极不般配的样式好看的鞋。这或许是公众捐赠的礼物，或许是在慌乱之中所得的不义之财。





■ 在死神降临时，这位成年人（下图所示）和幼儿（上图所示）异常的安详和平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好像他们正在熟睡般。他们的姿势、表情甚至衣服上的褶皱在19个世纪过后依然清晰可见。





■ 一位身上背负着重重的一袋口粮的仆人倒地身亡。他死前正引导两个男孩和他们的母亲穿越旋风夹杂着飞石的漆黑的危险地带。一块瓦片和一件铁制炊具在附近被发现，也许它们是被两个男孩用来抵挡飞石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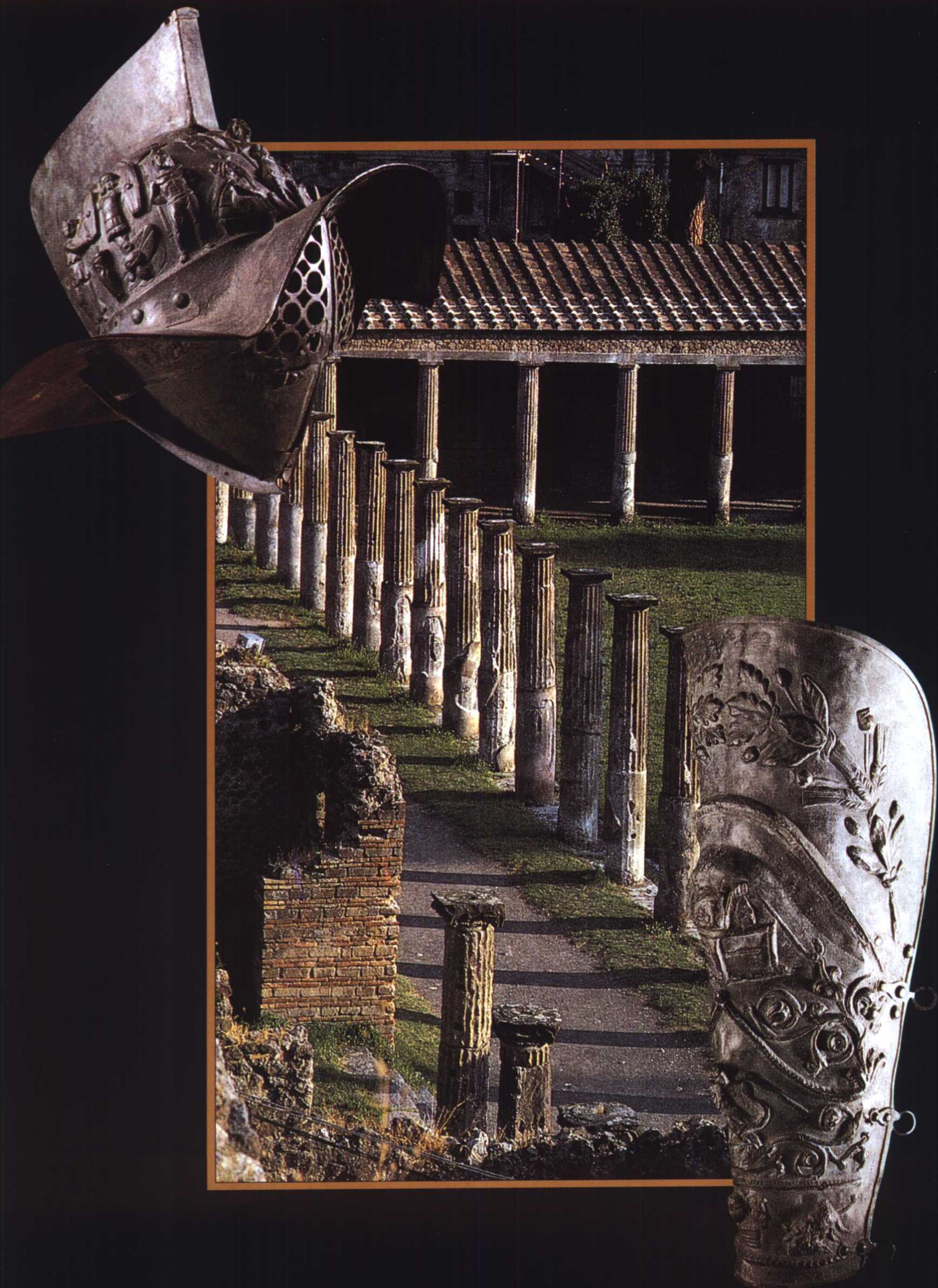


44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 这个男人极力爬向已倒地身亡的妻子和孩子，但他刚一抬起头也被毒气夺走了生命。“一切皆被火舌吞噬，一切皆被火山灰埋葬。”罗马诗人马歇尔哀叹道，“诸神也会哀叹他们无此魔力。”





追寻往昔的岁月

ACROSS THE AGES,
THE HUM OF LIFE

士 塞普·菲奥勒利制作的维苏威火山受难者塑像令世人惊叹不已，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庞贝故事中人性一面的关注。但距此不足一个世纪之前，一处遗址上发现的人类遗骸竟然使那时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挖掘者也突发了好奇之心。这个发现的时间是在探寻挖掘的后期即1767年和1768年之交的冬天。当时，工人们正在清理角斗士营房遗址上的碎石。角斗士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战士，他们在庞贝圆形竞技场以内自相残杀和与野兽搏斗为广大平民提供一种残酷的娱乐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这项职业是为了摆脱贫困，其他人则因为是战俘、奴隶或是欠债人，还有一部分是判了刑的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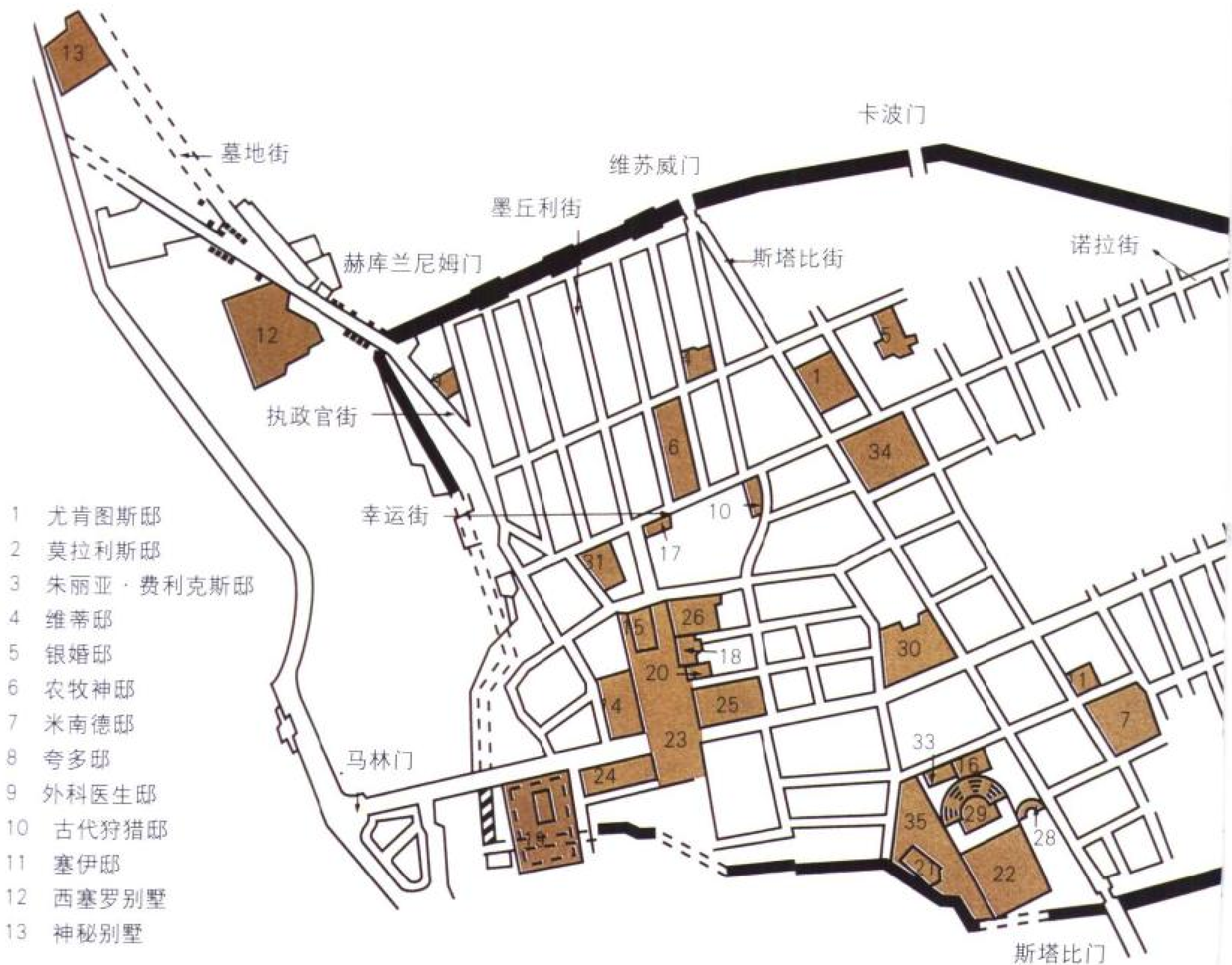
这是一群身体强壮的人。他们通晓杀人的艺术，因为知道自己随时可能在竞技场内丧生而变得铁石心肠、毫不动容。他们在成千上万观众的欢呼声中，在浸满鲜血的土地上苦苦挣扎。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完全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到头上，甚至不给他们任何抗争的机会。

■ 一排排风格典雅的立柱标出了庞贝角斗士营房遗址所在地，这里曾是这座城市中一些最受公众拥戴的英雄的居所。废墟上发现了如图中左上角所示华丽的铜制头盔，以及右下角所示美观的护膝或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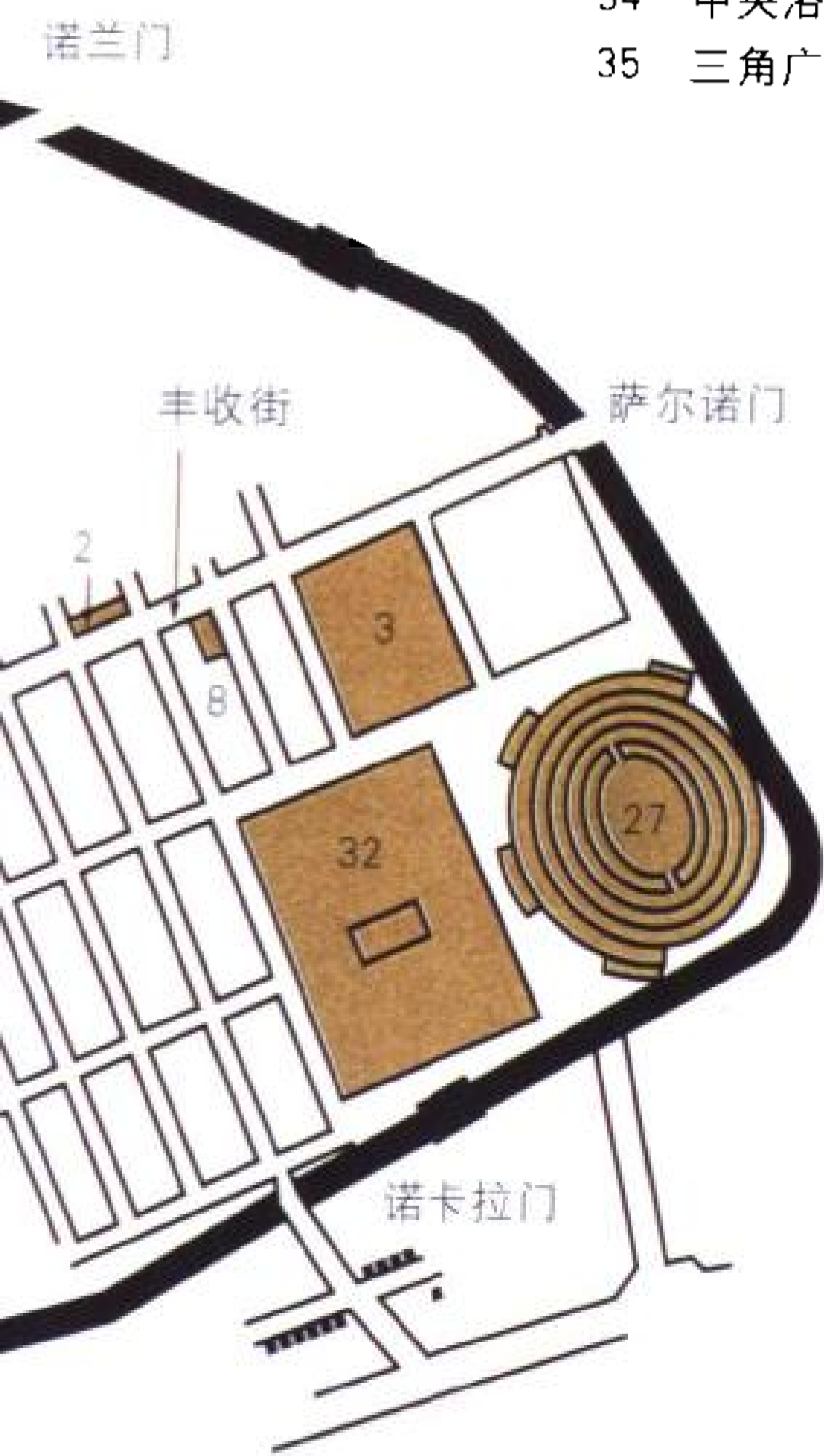
正当挖掘者完成了营房东南角的清理工作，准备转移至东面时，他们发现了数10具骷髅，据最后统计有50具之多。葬身于这场灾难的还有两位被锁链拴在营房墙壁上的不幸之人，但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位来自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这是一位富有而又高贵的妇人，她的尸骨上佩戴着珍珠、戒指和其他贵重首饰。

难道她是一位富有的角斗士捐资人，在例行视察受到她恩惠的人时丧的命？还是在这不幸的夜晚前来专程拜访一位受到她青睐的胜利者？罗曼蒂克式的幽会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特别是考虑到后来挖掘出表明

■ 下面这张地图示意的是庞贝的外墙以及已挖掘出来的部分 包括由狭窄街道隔开的长方形居住区，以及呈网状、与希腊城市布局极其相似的宽阔大道。地图中标出的是35座较为重要的建筑和遗址的编号，下面标出的是它们的名称。



- 14 阿波罗神庙
- 15 朱庇特神庙
- 16 伊西斯神庙
- 17 幸运女神庙
- 18 家神庙
- 19 维纳斯神庙
- 20 韦斯巴芗神庙
- 21 多利亚式神庙
- 22 角斗士营房
- 23 广场
- 24 大会堂
- 25 欧马希雅邸
- 26 市场
- 27 竞技场
- 28 小剧场
- 29 大剧场
- 30 斯塔比浴场
- 31 广场浴场
- 32 大体育场
- 33 小体育场
- 34 中央浴场
- 35 三角广场



确有女性崇拜成功角斗士的涂鸦。“卡德拉斯，这位色雷斯人使所有姑娘为之叹息。”一处涂鸦这样写道：“卡莱森斯，十足的勇士，赢得了所有姑娘的芳心。”另一处涂鸦是这样写的。但是，最终，学者们对这位女性的存在作出了最平淡无奇的解释：营房所在地紧靠通往城外萨尔诺河的大门。8月24日的那个夜晚，当维苏威火山火光冲天、猛烈爆发时，有许多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他们簇拥在房檐下，随时准备当火山爆发的势头减弱时就逃往有水的地方。极有可能的是，这位衣着高雅的妇人就是这个人中的一员。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在那里出现，这个发现又一次印证了庞贝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时间在这里倏然停顿，就像摄影一样把亘古前人们的绝望和困惑一一保存了下来。尽管这一激起人们兴趣的发现者很快又继续贪婪地找寻财宝了，但是这个发现却预示了这座城市考古的未来。从19世纪开始，调查者开始把庞贝视做一个有生命气息的居住地，而不是攫取如雕像和镶嵌画等收藏品的地方。许多人将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研究庞贝人怎样谋生、如何管理他们的城市、崇拜诸神、交往、娱乐以及日常生活的全部——从购物到沐浴。考古学家魔术般地重新搭建起这个社会的框架，从街道、市场、剧院到罗马城市生活的中心所在——酒店。一点一滴，他们将拼凑起一幅庞贝处于鼎盛时期的详尽画面。这幅画面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学者对古典世界的了解。

菲 奥勒利当然是促成保留这座古城原貌的主要人物。没有他的努力，庞贝城里的珍宝很可能早已



被洗劫一空，其店铺、寓所以及大道的原始风貌将不可挽回地惨遭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他还为其事业的继承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其中一位便是德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莫。他同其他人一起赋予了庞贝这座废墟以生命的气息，并追溯了它的历史。

在19世纪末长达25年的岁月里，莫一直在遗址上工作。他仔细研究建筑材料，深入考察建筑的装饰细节，并试图辨别不同历史时期主要建筑的风格。他对一种被称为灰色凝灰岩的火山岩的使用研究表明，这种石头主要被应用在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建筑中。在莫有关建筑风格理论的指导下，其他研究人员编写了反映庞贝在其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和变化情况的年代表。除此之外，莫还绘制了这座城市中几乎所有主要建筑的平面图，并增补了菲奥勒利绘制的街区地图。他最突出的学术成就之一是对庞贝彩色壁画主题的研究。

莫发表了大量有关废墟诸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他还将其发表在他的赞助单位——德国考古学院印制的公报上。《庞贝的生活和艺术》一书是他对A.J. 欧沃贝克一部早期作品的修订本，是此类书籍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本，直至一个世纪之后书店还在销售。令他失望的是，他的雇主对其不遗余力的努力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没有给他晋升的机会。但是，他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他不仅是第一位让世人了解到庞贝城从建立之初到后来的发展、变化的人，而且还是第一位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述了庞贝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一夜的情景。

随着庞贝城的历史在较深层次上被莫和其他人一一揭示出来，庞贝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也逐渐

涂鸦：人们的心声

GRAFFITI: THE PEOPLE SPEAK

“罗米拉与斯塔菲勒斯曾在此逗留。”“啊！杰斯，愿你溃烂的脓包再次裂开，比上次疼得还要厉害。”“请投卢齐乌斯·波比德斯·萨比纳斯一票。他的祖母为他的上次选举操劳，并对结果由衷地表示满意。”“祝愿请我吃午饭的人身体健康！”

考古学家在庞贝各个角落已发现了几千处和上述内容类似或迥异的涂鸦。显然，这些涂鸦是给大众看的，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座城市中出土的近6000个公共场所的题词中有一半涂鸦是个人留言。内容从动情的请求、诅咒到抒情的赞扬诗，应有尽有。的确，墙上的留言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一位涂鸦者写道：“啊！墙壁，我实在感到惊奇。在你承受了如此多的涂鸦后还屹立在原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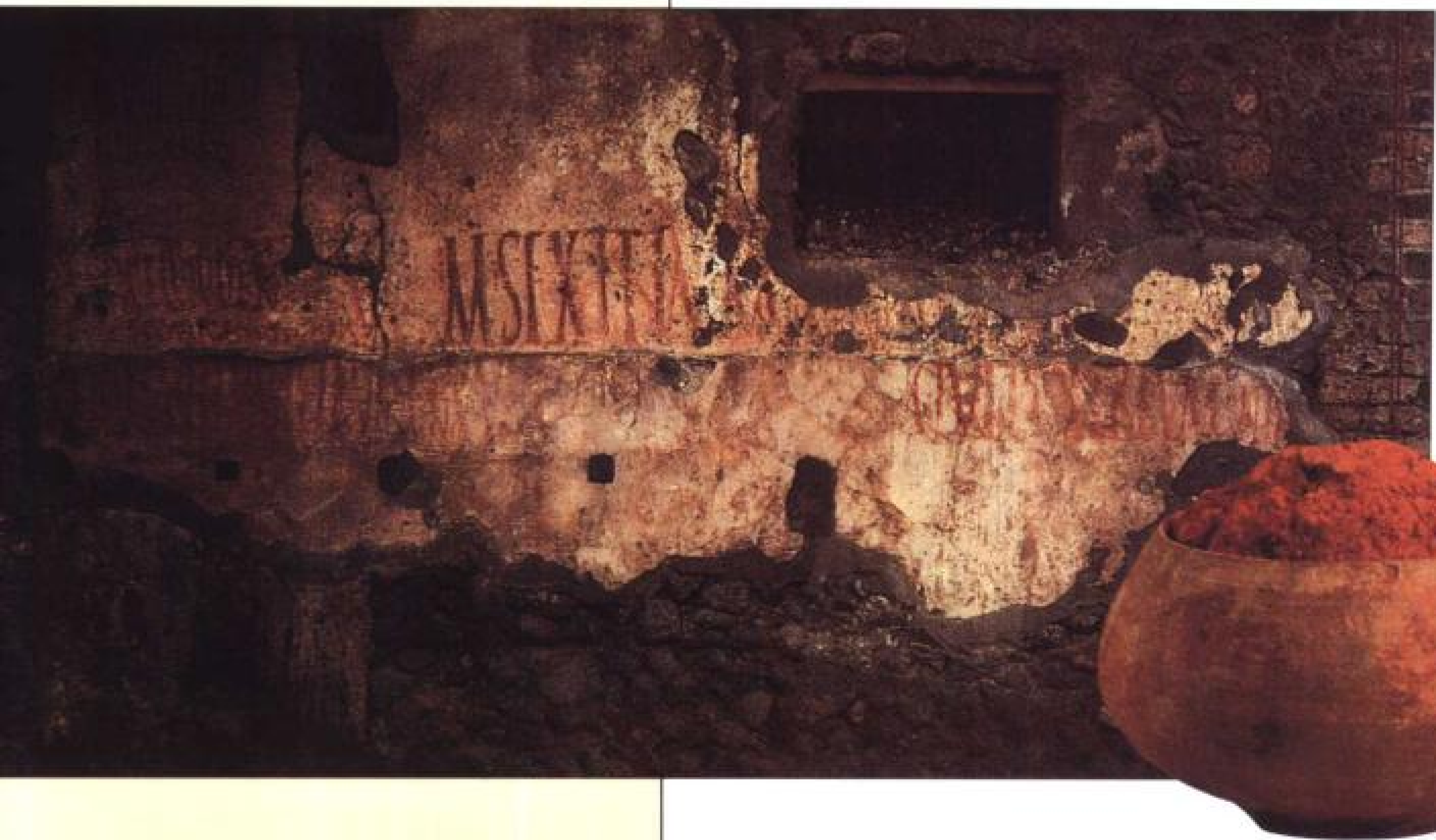
“涂鸦”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动词，意思是“划”。这正是庞贝人把他们的话语刻留在刷过白灰的墙面上的方式，他们的工具包括尖头笔、钉子或木块。最普通的涂鸦的有关内容完全是个人的恩怨，如奴隶抱怨他们的主人，或放荡者写下的黄色词句。它们均表现出高超的驾御文字的

能力、极强的幽默感以及寻欢作乐式的粗俗。一位起了疑心的情郎写道：“无疑，我的心爱之人罗米拉在此与她的情人幽会。”读者几乎能够听到在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时的叹息声。可以说，庞贝墙壁上这些质朴的留言讲述的正是建造了它们的人们的生动故事。

■ 这个正式的布告(只有一部分还可以看得清)与大多数涂画在公共墙壁上的文字不同，它是用红色颜料(如右下插图所示的泥罐中发现的一样)涂抹上去的。其他非正式布告则警告人们不要破坏个人房屋，以及禁止在街上随地大小便。

清晰起来，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人们的想像中逐渐复活了。从石头堆中可感受到它作为经济中心的活力，从废墟上可品味出其地中海式的纵情和享乐。庞贝开始有了个性，它生动、易变，有时还呈现出其暴力的一面。

处 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庞贝财力充沛。这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居民勤劳的城市。一年四季均可看见货船驶向萨尔诺河的上游，把货物运往更开阔的地方。海上贸易使庞贝平添了一种都市的风韵，但它的富足主要还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在城外的田间，大批的羊群支撑着一个欣欣向荣的毛纺织业。排列整齐的葡萄藤布满维苏威火山北面的山坡，那里是这个地区最著名的甜葡萄酒生产地。再往高处的山坡上，别墅的主人们种植了橄榄树。他们将一部分出售，但大部分被用来榨油，这从农场上和城市出土的诸多榨油机中不难猜出。





罗马的工程学在这幅乡村美景中留下了印记。田野上流淌着一个弓形水渠，它的源头是东面25英里以外群山中的泉水。泉水在那里一分为二，一支流向西北方到达那不勒斯，另一支则从北部流入庞贝。这个沟渠为城市众多的街边喷泉提供水源，同时还为罗马社交生活的中心——蒸汽浴场供水。在罗马统治前，庞贝城境内的水井曾是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至罗马帝国统治时代，这些水井作为沟渠的补充仍在使用之中。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几十座水塔成了沟渠的蓄水池。水流经过长长的水道从山上流淌下来，产生巨大的压力迫使水流沿着铅制管道注入高达近20英尺的水塔上的蓄水池内。从这个高度水流再通过一系列小管道从空中跌落，致使城市各处的喷泉喷射起来。莫对整个水利系统惊叹不已，他推测每个庞贝人一定会有足够的、随时可取用的水。事实上，水的流量是可以控制的。大多数家庭(包括富有人家)不得不依赖几十座公共喷泉提取他们所需的淡水。此外，水泥抹就的蓄水池(有些就建在公共建筑门廊的地板下)储存着从屋檐上引下来的雨水。私人住宅也建有雨水池。

人们大多是从西北方向——从那不勒斯和罗马方向进入庞贝城内的。从这个方向，庞贝给人的感觉是一座防守严密的城市，这里的入口处有两扇气势非凡的城门把守着，这就是赫库兰尼姆城门和维苏威城门，通过城墙即可进入城内，有些地方的城墙高达30多英尺。两个城门间赫然耸立着3座四方形塔楼。城墙是用土和碎石砌成的，表面是一层切割得大小不一的石灰石和火山岩块。这个环形防御带大约建于公元前3世纪，它曾经完整地围住了庞贝160英亩起伏舒缓的土地。除两座西北城门之间的地带外，还有石匠们利用自然形成的陡坡而兴建的城墙。这个险峻的陡坡是在远古地质时代从火山口流淌出来的火山岩浆在流经途中凝固形成的。

把守着这座城市的还有另外6座城门。狭小、朝南的是斯塔

比城门，它也是最古老的城门，它的前面是一条古老的护城河。带有桶形穹顶的是玛利亚城门，从萨尔诺河方向来的人通过它沿着陡峭的斜坡和阶梯即可入城。这些城门每晚都关闭，第二天清晨再打开。这在后来的日子里多多少少成为了一种仪式，控制着庞贝的生活节奏。在城市的早期历史中，如此严密的防御措施并非没有道理。在不同时期，城墙以及防守严密的城门曾保护了居民免受袭击之苦。公元前89年，罗马大将苏拉率领部下的围攻给城墙造成了损坏，这从维苏威城门附近表面的石头上可以辨认。在罗马无可争议地取得了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之后，这些城垛也就失去了其军事上的意义。在庞贝逐渐成为退役军人和富有罗马人的钟爱之地后，部分城墙甚至因为扩建而被捣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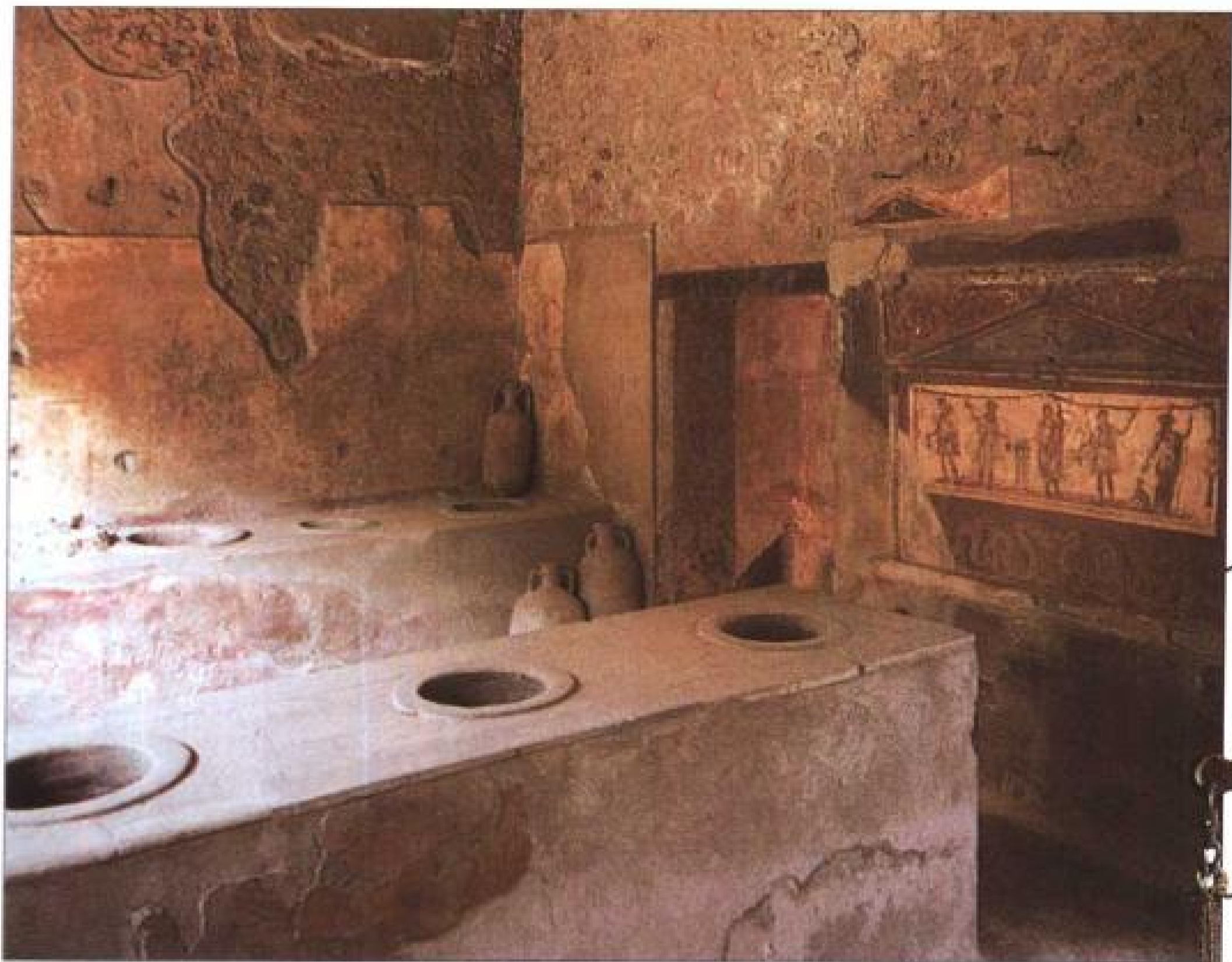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城墙内的建筑和纪念碑上。在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后，鉴别工作就终结了，这是因为有了现成的标识——铭文。这样的纪念物在罗马世界中十分普遍，而且十分冗长，记载着建筑的名称、用途、建造日期以及捐赠人的姓名，甚至对已有建筑的修建也会有长篇解释。如一面后来建的墙壁隔断了阿波罗神庙旁带有柱廊的走道，同时还影响了旁边房屋的采光。一段后来镌刻的铭文不仅提到与此事有关的两位官职不高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名字，而且还解释：按照市政府的规定，在交纳了3000塞斯特斯后，他们就有“遮住阳光”以及可把墙“建至瓦片高度”即和屋檐一样高的权力。

庞贝的城市布局因其历史久而变化甚多，在一位初来乍到者的眼里难免会显得凌乱不一。菲奥勒利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发现这个城市的西南角最古老的区域，主要由一些十分不规则的街道组成。考古学家已证实这是撒谟奈人于公元前4世纪在征服了当地的奥斯坎人后建造的。受火山地带天然形成的地形所限，撒谟奈人建造了一座三角形广场和一些拥挤不堪、歪歪扭扭的街道。城市后来的扩建是按照标准的古希腊风格建造的，拓长了的





■ 宽阔的幸福街上铺设的大石块被车轮压得凹凸不平，上面铺着与人行道持平的垫脚石，这使路人在过马路时可以避免踩到积水和污物。右边即是幸福女神庙的遗址，这条街就是以这座大型庙宇命名的。



街道构成了十分紧凑的方格状街区，罗马人将其称为“岛屿”。

在城市各个角落，使用率较低的街道，包括两边的人行道在内也宽不过15英尺。这是为了对付地中海炎热的气候，能使人行道和火山岩浆凝固后形成的玄武岩块铺设的街面通常处在树阴下，相对来讲气温也就降低了许多。海风从早上10时开始吹起，一直持续至傍晚，为人们进一步驱除暑热。

城市版图上交织着五六条主干道。从西北方向来的车马人流可沿着两条宽敞、斜向的街道即执政官街和斯塔比街行走。始于赫库兰尼姆城门的执政官街通往城市主广场北端的朱庇特神庙，斯塔比街始于维苏威城门，由西北至东南方向把城市一分为二，最后通往南面地势较低的斯塔比城门。斯塔比街的大部分宽近26英尺，是城市的主要街道，为与庞贝北面的城市进行陆路贸易提供了交通便利，马车的辘辘声终日不绝



■ 这是繁忙的丰收街上一家小型快餐店，盛着热乎乎的饭菜和饮料的陶罐就摆放在这个古老的蒸汽桌上。旁边的这幅图是一杆秤，秤砣则是墨丘利的头像。



于耳。往城市南面去的马车则要横穿大致上平行的诺拉街和丰收街，两条街的宽度大约都是26英尺。(许多街名是考古学家命名的，它们要么是指这些道路两旁围墙后的社区，要么是指某一显著特征，如丰收街的命名就因其两边布满了商店。)这些宽敞的大道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过度使用后已磨损出10英寸深的车辙。在城市的其他区域，车辆是禁止行驶的，许多街道只允许路人行走。

■ 四座圆形磨房矗立在莫德斯特斯面包坊砖砌成的烤炉旁，庞贝还有诸多这样的面包坊。烤炉中共发现了81只如下图所示的面包。

20世纪初，继菲奥勒利之后，干劲最足的庞贝挖掘项目总监——维特罗·斯皮纳左拉实施了重建丰收街的宏大项目。这条街自19世纪30年代起一直处在断断续续的挖掘之中。斯皮纳左拉对这些挖掘坑充满了激情，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他把它们视为“考古的舞台”。像奥古斯特·莫一样，他不





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一种索然无味的学术追求，而是将之视做重现古代社会原貌的珍贵机会。他从1910年起开始丰收街的重建工作，在随后的13年里他持之以恒，从未间断过。但这项工作过分浩繁，直到12年后他的后任阿米蒂奥·梅于里于1935年才将其完成。

传统上考古学家一直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在废墟上挖掘，他们一层层除去碎石瓦砾，一步步接近遥远的过去。斯皮纳左拉证明了从下至上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他出版了3卷带有大量插图以阐明这种工作方法的书。他解释了如何鉴别已破碎的瓦屋顶、墙壁以及原先组成一座建筑二层阳台的碎片，又如何把它们拼凑在一起重新组成完整的、被摧毁前矗立的房屋正面的整个过程。考古队员用图片记载下整个过程，并被授予古代建筑技巧的要点，以便看到一堆凌乱的碎石残片时能够解开谜团，把它们重新拼合。渐渐地，多姿多彩的丰收街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里有私人住宅、旅店、面包烘坊、食品杂货店、作坊和其他产业。所有这些不仅重新构成了城市的主要干线，而且还使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景致、声音和气息几乎触手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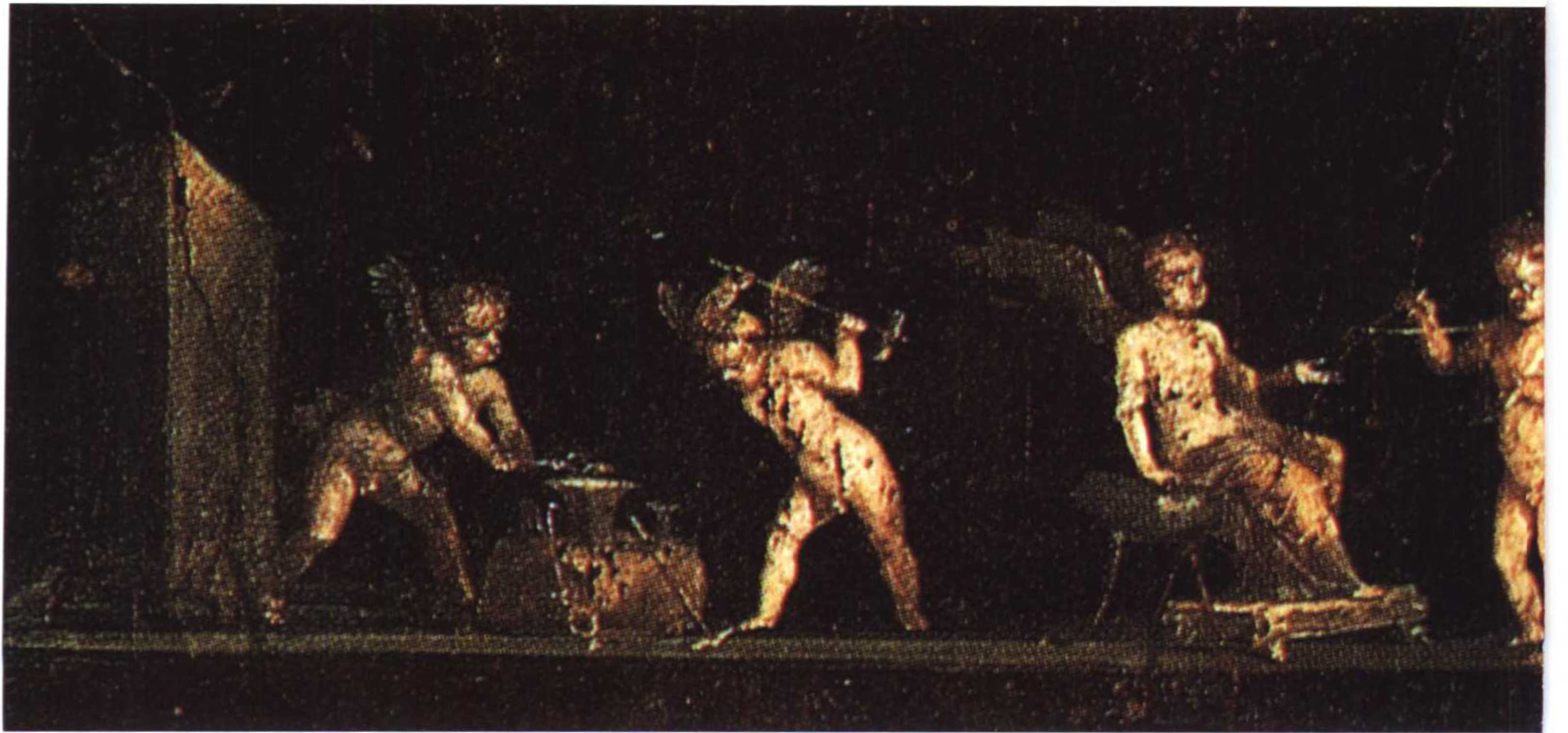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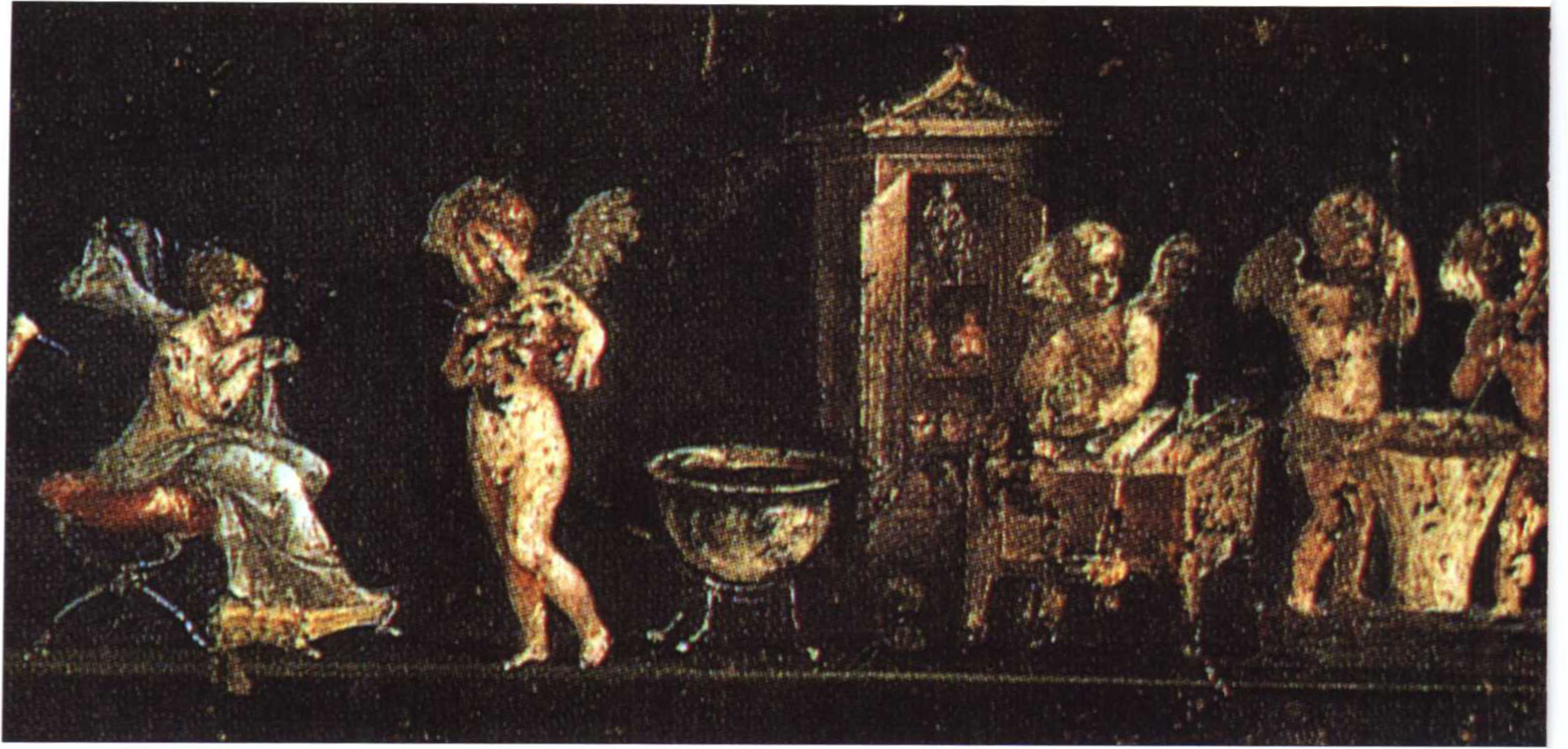
不难想像无论阳光灿烂或阴雨绵绵时漫步在这条最具典范的主街道上时的情景。突降大雨时，人们只要紧走几步就可以在现成的阳台、延伸出来的屋顶或门廊下避雨，这些其中不少是斯皮纳左拉重建的。由于庞贝缺少排水系统，倾盆大雨过后街道便变成了小溪。但是，由于人行道要高出一节，所以行人的鞋不会打湿，也防止了水浸入店铺的地面。这在干燥季节同样也有功用，因为界限不清，街沟里时常堆满让人烦恼的废水和垃圾。人们通常在马路的一角横穿马路，这里有摆放得和人行道持平的大块踏脚石。这些石块之间留有空隙以便四轮和二轮马车能毫无阻碍地通过。

丰收街和其他街道两旁的店铺通常是整座房屋的一部分，它

们或是租赁出去或是由房主经营。尽管有许多住宅比较宽敞，一些却只是斗室而已，只有80平方英尺或更小的面积。晚上打烊时，这些店铺就上好门板。不少店铺仅是摆放在前面的一个宽宽的柜台，台面上通常镶盖着大理石，有专为放置陶器而设的内层。食品专柜一般经营两三种商品，如葡萄酒、各种肉类、山羊奶酪或干货如小扁豆或坚果。家境较差的庞贝人通常缺乏烹饪所需的炊具，他们可能会在住家附近的摊头上进食。丰收街上的一家店铺烹制分量很大的黄豆、扁豆、炖菜，在这个遗址上发现的开口很深的陶制瓦罐可能就是用来存放这种杂烩的。

手工作坊则不是十分常见，但是城市的挖掘者还是不时发现一些吹玻璃工人、铜匠、铁匠以及金银手艺人留下的痕迹。赫库兰尼姆城门外的一处陶器作坊配有两个用于烧制成品陶器的窑，那里还发现了各式器皿，如造型为公鸡和鱼的大水罐。丰收街的一处店铺销售铁制工具。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大多数常见的器皿和工具产于当地，但是也有许多物品看上去好像是进口货，如一些深底锅、平锅和其他家用器具来自西班牙、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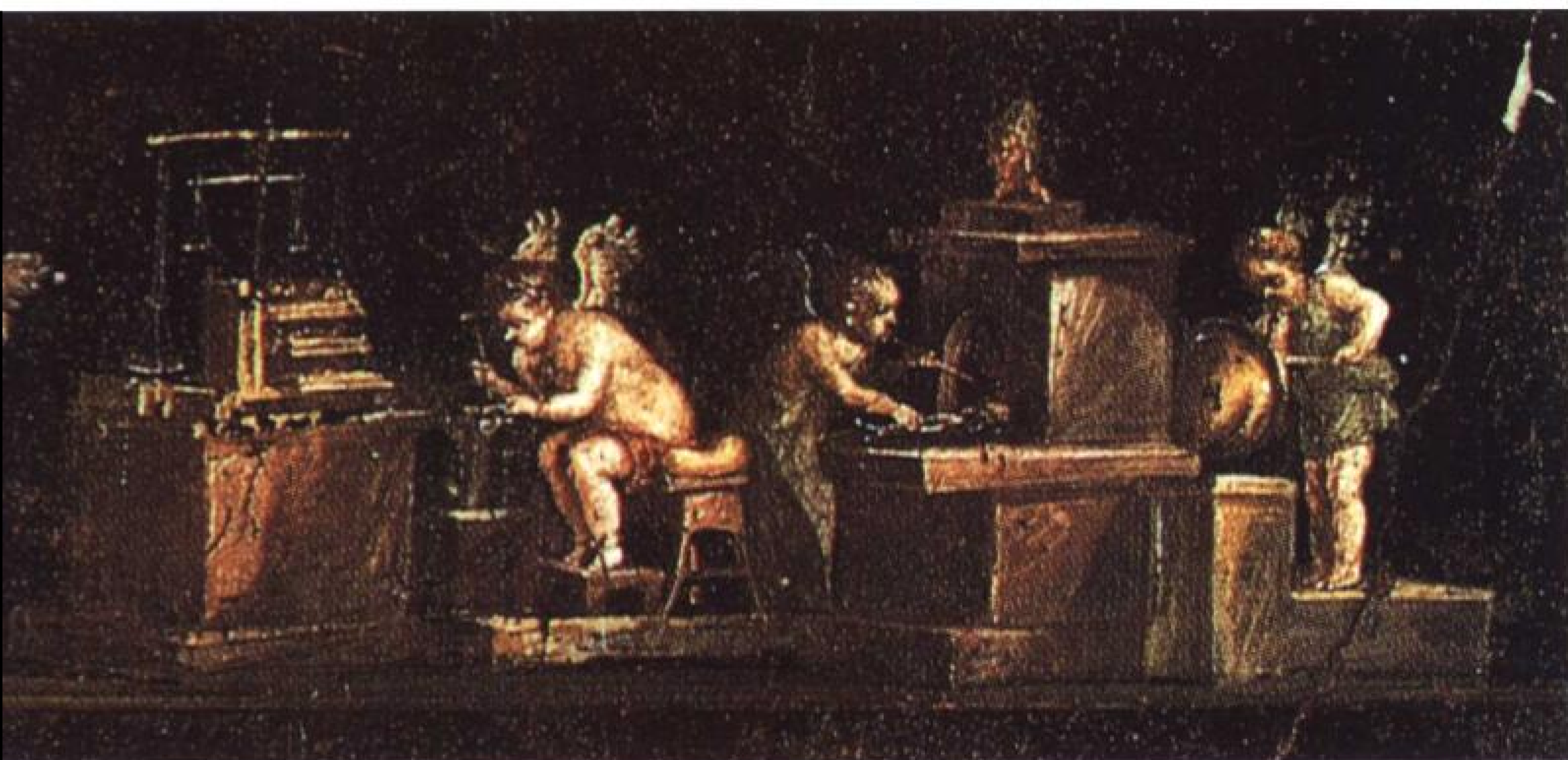
面包烘坊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庞贝至少拥有30家以获利为目的的面包烘坊，其中20家有自己的磨房和砖石砌成的烤炉。每日，驴和做苦力的奴隶转动沙漏状的碾磨机磨制面粉。(以勤俭著称的罗马政治家坎托曾推荐庞贝是购买磨石的好地方。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那里有制造磨石的最好原料——火山岩。)面包师通常把面团揉成平平的圆形，在表面一层把它分成楔子状的8份。但是挖掘者也发现了可把面团加工成奇异的怪兽头和其他形状的模式。一家面包烘坊甚至兜售独家品牌的小狗动物饼干。在另一家店铺的墙上还刻着货物和价格表，用于标价的货币单位是相当于一美分的阿斯。这家店销售的商品不限于烘烤制品，还销售食油、干草、麸糠和在一些节日场合佩戴在脖子上的花环。罗马的年历上





■ 出自维蒂耶中的这些怪诞的壁画表现的是从事庞贝各行业中的丘比特。上排图中，丘比特们正在榨橄榄油。两个在操作压榨机（见右面第一幅图），中间画中的丘比特们正在给壶中的油加热及搅拌，最左边图中的丘比特们正在储存和销售成

品。下排图中的丘比特成了金工，右边的两位正在照管火炉，左图中的两位正在铁砧上干活，还有一位正在敲打一个将要成型的盆，图中靠左边的位置上从事销售的丘比特正用杆秤测量一件装饰物的重量。



节日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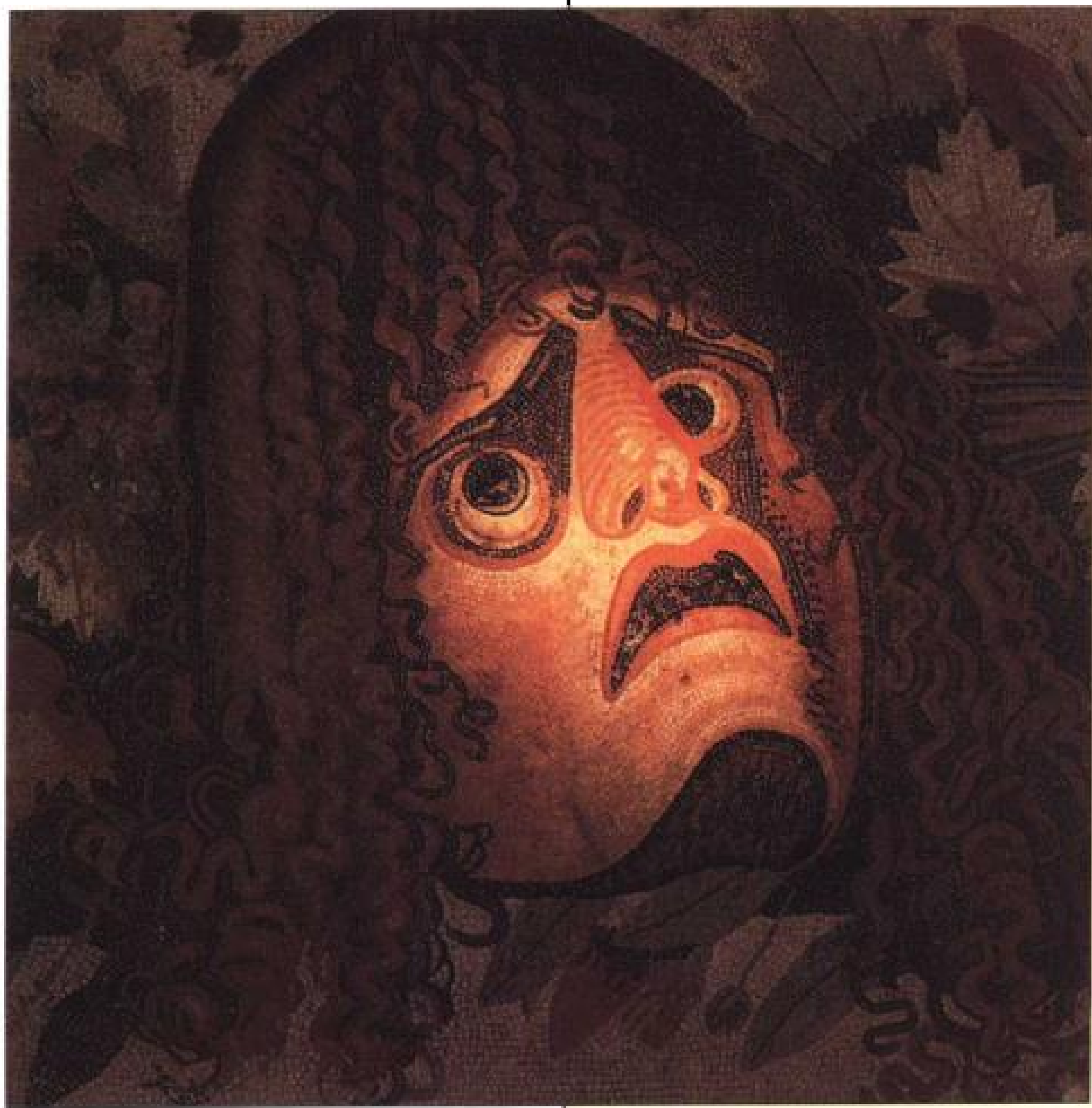
丰收街的西端即是主广场，这是一个约长500英尺、宽150英尺的长方形广场。它是城市的中心，这里不仅是每周一次的集市所在地，还兼做其他用途。这个古老遗址的年代可追溯至庞贝历史的早期。公元前2世纪末，它被重新改造形成现在的模样。这里只允许步行，丰收街的入口处立有三块大石头以阻止其他形式的交通。

像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广场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了所有居民。他们来这里讨价还价、办公务、打探最新消息和传闻、看热闹、出席宗教仪式或观赏风景。石灰石铺就的便道上人群熙熙攘攘，不时还可看到急匆匆的身影赶往附近的政府大厅传送重要公文，柱廊双排双层的柱子旁也聚集了不少人。嘈杂声中有时还夹杂着政治辩论、庆祝的队伍、奏乐以及小贩的叫卖声，这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风情画特别迎合庞贝人的喜好。但是，这里始终伴有一种高贵的气氛。广场周围矗立着众多的雕像，至少有40尊之多，它们是为荣耀罗马的神、皇帝、将领和其他缔造了罗马辉煌的人而竖立的。奥古斯都皇帝曾亲自颁布过法律，规定重

为迎合喜爱娱乐的大众而准备的 戏剧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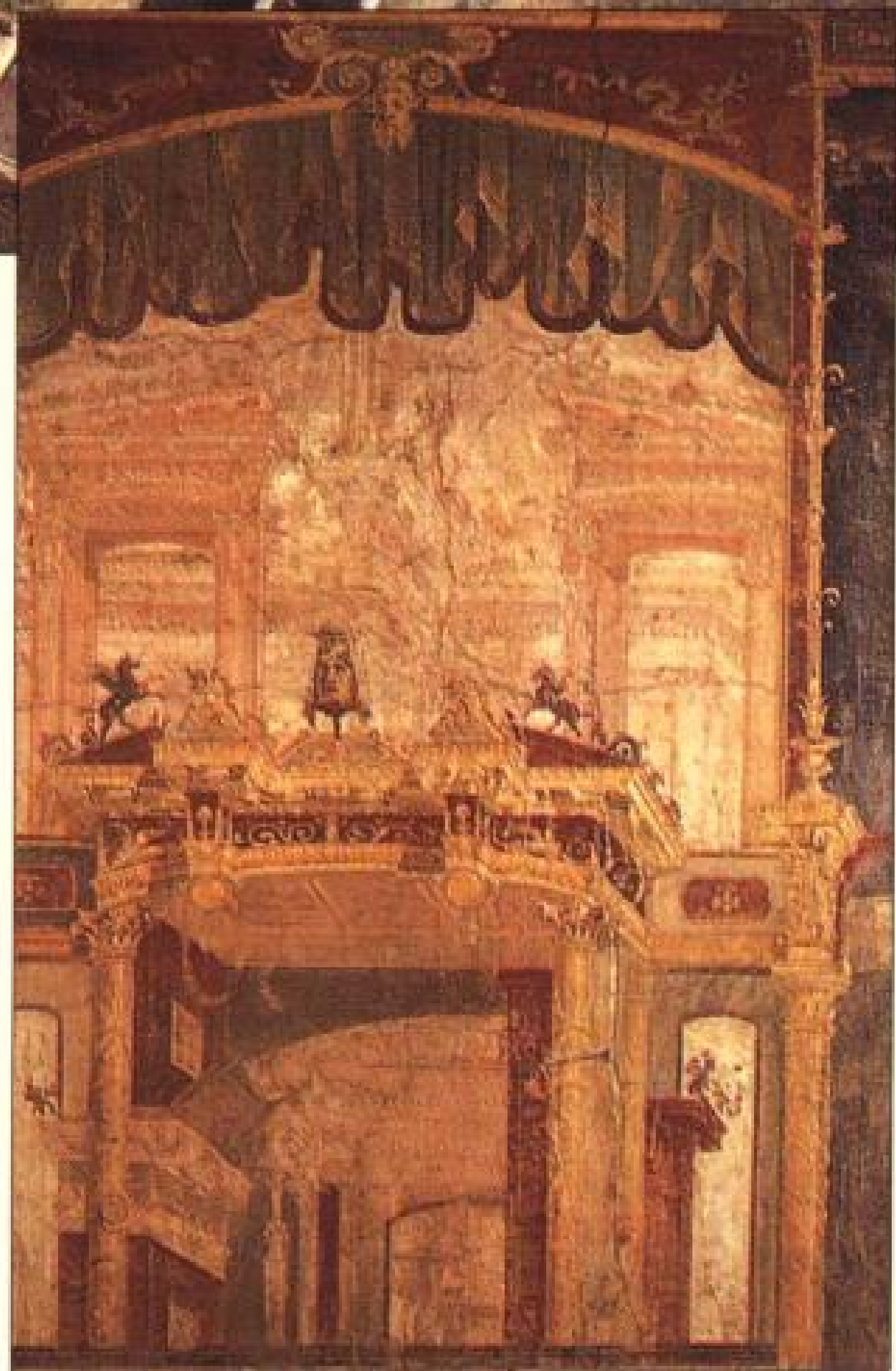
FOR A PLEASURE-
LOVING PUBLIC,
A WEALTH OF
THEATRICAL
SPECTACLES

庞贝的市民好像除了喜爱成群结队地观看角斗士那充满暴力的格斗之外，还热衷于争先恐后来剧院欣赏戏剧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城市中两家剧院中较大的一家可容纳5000位观众，这相当于整个城





■ 在这张空中拍摄的照片中，庞贝布局紧凑的剧院区清晰可见。大剧院的观众席呈半圆形。右上角是毗邻的小剧院。小剧院最初建有木制屋顶，上演音乐会、朗读及演讲等气氛更为融洽的娱乐活动。



■ 左面这幅镶嵌画中所呈现的效仿某派风格的面具与本页上端怪诞的喜剧面具形成鲜明对比。它的嘴大张着，发型装饰华丽，是演员在演出悲剧时佩戴的。

■ 庞贝剧院中的舞台看上去很可能就像这幅出土于赫库兰尼姆的壁画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这幅图中，舞台的后墙被装饰成华丽宫殿的正面。

市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小剧场也可接待1200位观众。这里除了上演戏剧之外,还有许多纪念城市宗教节日的演出,一年中至少有60场。

大剧场气势宏大,本身即是庞贝人钟爱戏剧的证明。它建于公元前200-前150年间,这比罗马第一座固定剧院的年代还要早一个多世纪。它在外观上部分沿袭了深受人们喜爱的古希腊剧院风格。它借助天然地势坐落于一个山坡上,一排排石头砌成的观众席呈马蹄状对称分布,位于后半部分的大舞台上悬挂着色彩艳丽的幕布。这座剧场不仅备有

一个巨大的遮篷,在柱子的支撑下可张开使观众免受夏日阳光的烤晒,而且还有在幕间可向观众喷射凉水的降温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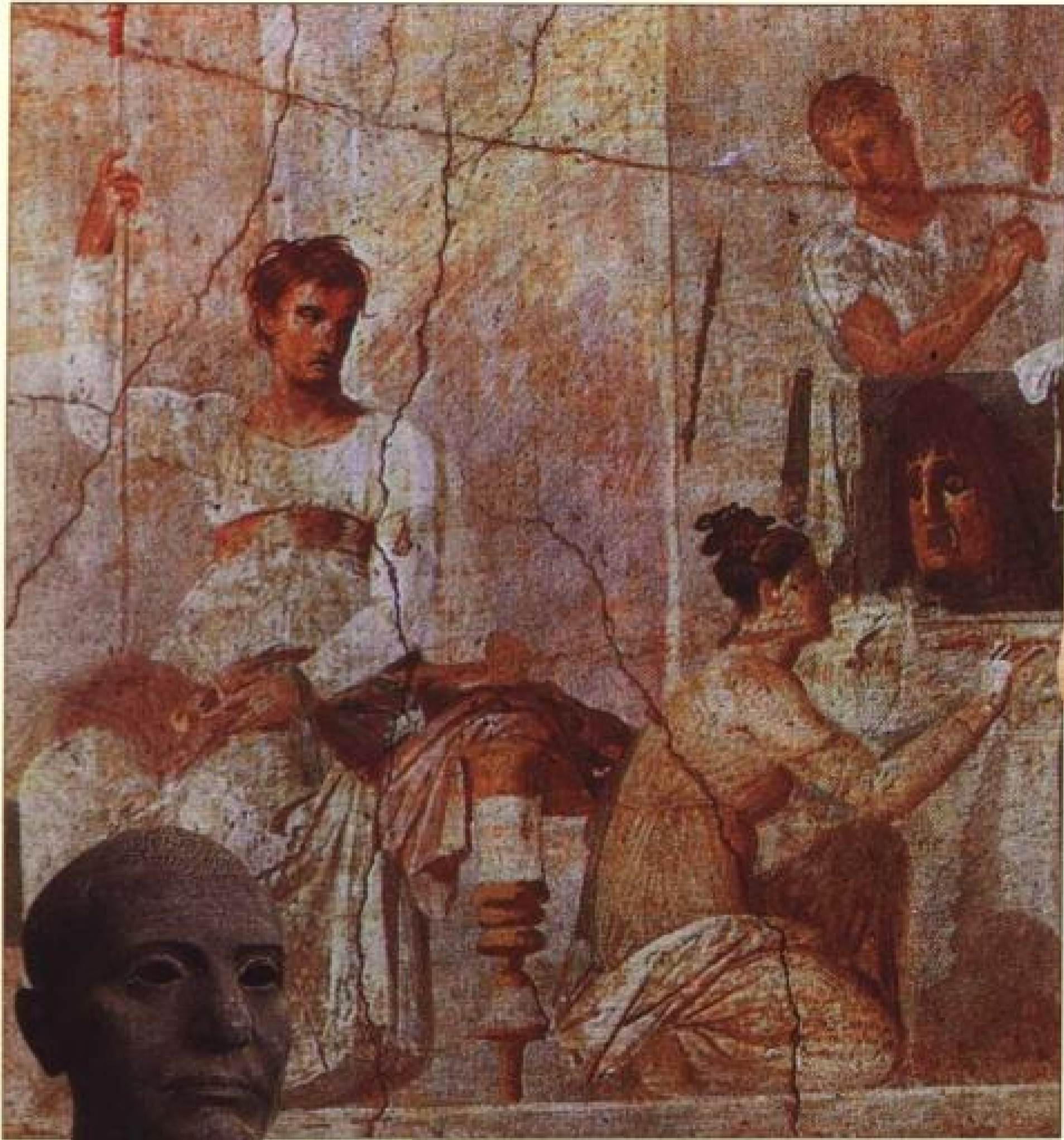
在庞贝大剧院中上演的剧目一定异彩纷呈。有时上演的是希腊悲剧,但更受观众喜爱的是罗马作家的喜剧。如普劳图斯所撰写的喜剧讥讽的是守财奴、恶作剧的奴隶,以及神气十足但愚蠢无比的将军。还有哑剧,以及极似芭蕾的表演。演员们技艺纯熟,仅通过肢体语言便可把喜怒哀乐生动地展现给观众。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滑稽剧,喜剧演员们在舞台上吵吵嚷嚷,扮演贪食

者、小丑、吝啬鬼和小偷的形象。

喜爱戏剧的庞贝人在墙壁上涂满了他们对最喜爱的演员的赞誉。最受欢迎的一位名叫帕里斯的哑剧演员。他的名字反复出现。“帕里斯,我的挚爱。”一处留言叹息道。其他赞词的签名则充满了敬慕,如“帕里斯的崇拜者们”。

■ 在下面这幅镶嵌画中,演员们正在排练一部讽刺剧,它是从希腊借鉴而来的一种较早的戏剧形式。左边的男人正在练习舞步,一位音乐家正在吹奏双管。





■ 在这幅壁画中，一位相貌英俊的演员正在演出后休息。他扮演的也许是一幕悲剧中的国王，因为他手中握着君主的权杖，膝上横放着紫色披风，化妆盒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个上演悲剧时用的面具。

■ 右面这幅图中的赤陶雕塑戴着表示其身份是名妓的面具，但演员的真实面目却不得而知。按照当时古老的戏剧传统，他很有可能是男性。左边的半身塑像塑造的是演员凯斯·诺巴纳斯·斯里克斯的形象，他深受人们的喜爱，并当选为庞贝某个郊区的地方行政官。



要的公共场所应有这样鼓舞人心的建筑装饰，这当然是指除了神话传说中的埃涅阿斯以及那些卓越的前辈的雕像外，还包括他自己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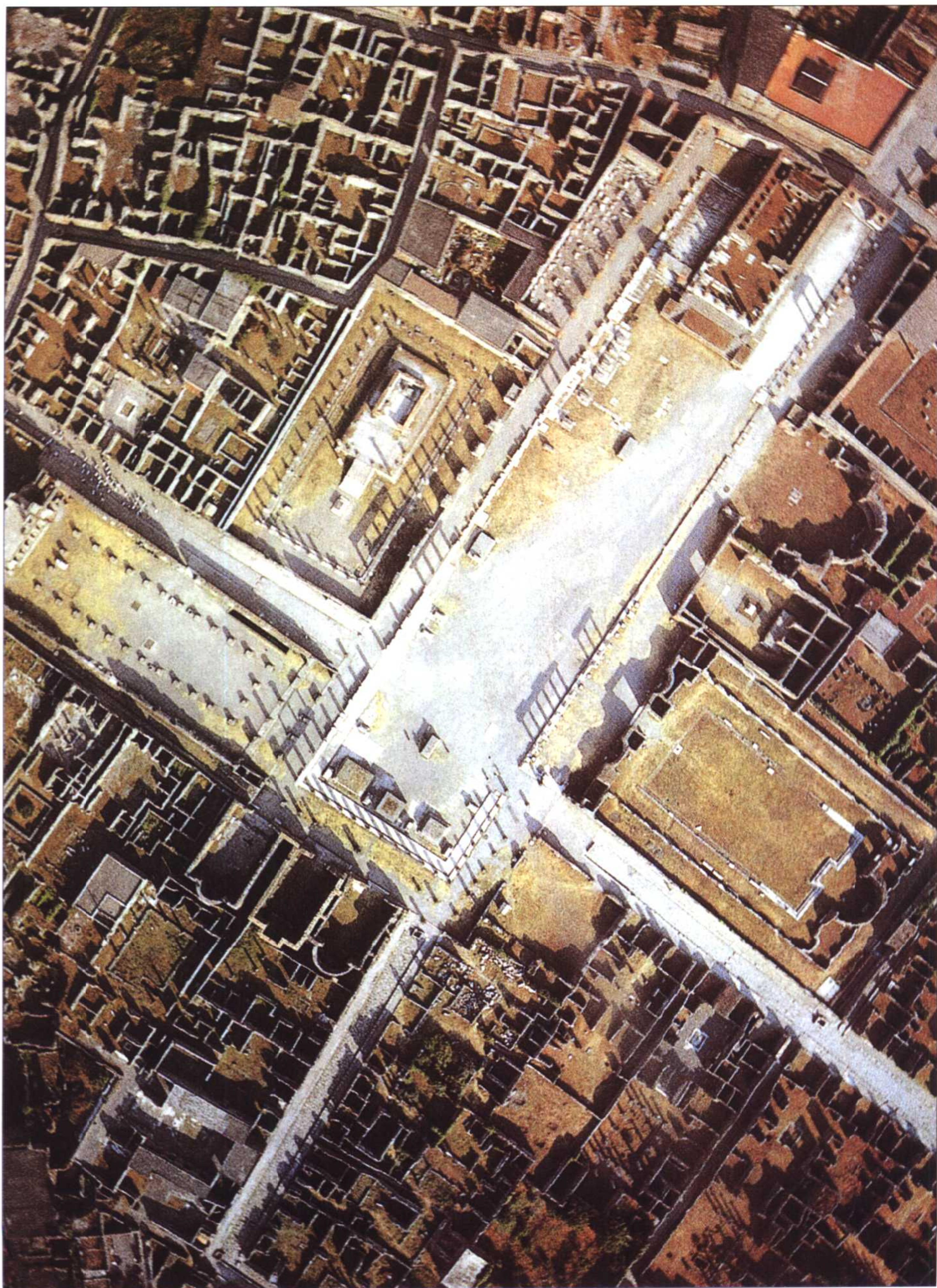
广场两旁的建筑风格各异，建筑材料也不尽相同。莫认为那座最古老的建筑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以前，它是由一种多孔的、颜色泛黄的石灰石建成的。这种建筑材料在城市其他地方大约于同一时期建造的许多房屋中也有发现。后来的石匠在广场上采用了石灰华，这是一种重量较轻，也更容易切割的建筑材料。纯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以及各色大理石在广场上也很普遍。除此之外，砖、木、陶以及白色石灰石和灰幔均已被发现。

与人们所持的普遍观点相反的是，许多袒露在外层、如今仍清晰可见的白色灰幔和大理石外表原来是有颜色的。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长达4个世纪的建设过程中，建筑风格和审美标准都曾发生过变化。在火山爆发前的那个时期，受到人们偏爱的是鲜艳明快的色彩。广场被装饰成明亮的红、黄、绿色以及起衬托作用的黑色。柱子和中楣大多也是以这种方式装饰的。

广场上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祷告的地方。在广场最初的布局中，设计者把阿波罗神庙的一边作为它西部的临界。北端较窄的一面建起了高耸的献给众神之王——朱庇特的神庙。和其他大多数主要建筑一样，朱庇特神庙在公元62年的大地震中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尽管庞贝人马上开始了修建工作，但至火山爆发时广场周围的许多建筑仍在修复之中。事实上，朱庇特神庙变成了一个工场，存放着还未切割的玄武岩

■ 像现代意大利城市中的广场一样，庞贝狭长的长方形广场裸露在阳光下，至今仍矗立在神庙、市场和其他大型建筑废墟的包围之中。边缘上残存的雄伟的柱廊还依稀可见。位于右上角的即是朱庇特神庙遗址，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是3座外形极其相似的建筑残存的墙壁，那里也许是市政府所在地。广场左下角由柱子围绕着的就是大会堂，它是现代法庭的前身。广场的右边便是大型的纺织同业公会集会所即欧马希雅邸的轮廓。





一门精妙而又 冒险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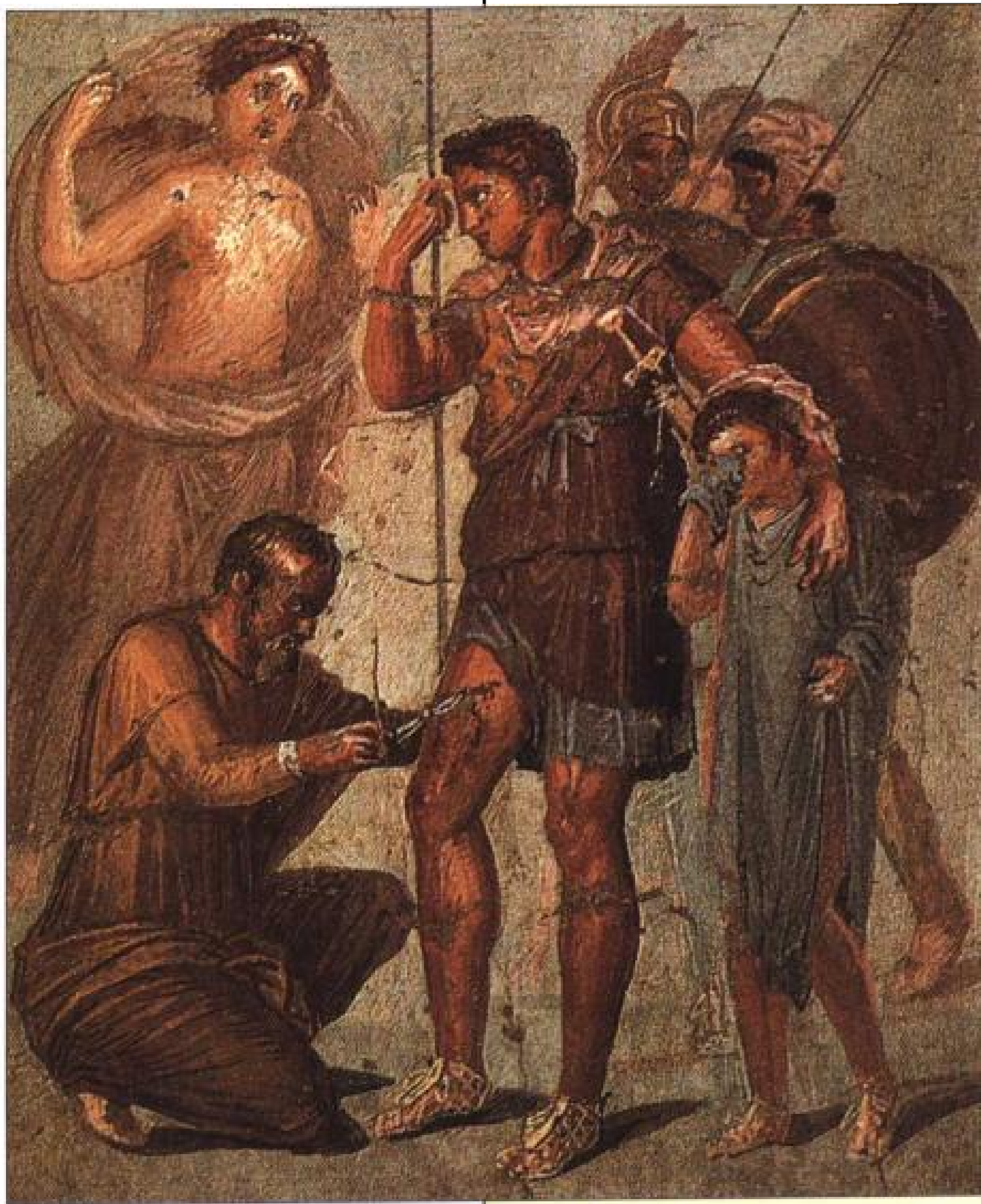
A REFINED BUT
RISKY ART

令人惊奇的是医学，至少是外科(正如下面的绘画以及右下角的医药器材所示)在庞贝非常发达。绘画中一位半蹲的外科医生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从小腿中取出箭头，在旁边观看的是一位表示同情的女神和一位哭泣的男孩，埃涅阿斯是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英雄。

块、用于切割石头的用具和其他建筑材料。19世纪，挖掘者甚至还发现了雕像再利用的现象，一些勤俭的工匠把巨型石像的躯干改造成小型雕塑。

如果广场可称得上是宗教中心的话，这里还建有城市最主要的非宗教建筑。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长方形大会堂了，它位于阿波罗神庙的南面，大约与朱庇特神庙同期建造。这里是城市的风云人物时常露面的地方，他们在宽敞的、由28根巨大砖柱支撑的主大厅侧廊上交谈，打理庞贝的日常事务。进出大会堂的是地方行政官匆忙的身影，他们或许是从与大会堂毗连的市政厅赶来，前往设在长方形大会堂内的法庭去审理民事案件。

罗马文本中对地方法规都有详尽描述。庞贝共有4位经每年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其中两位的头衔是“督木维尔”，意思为“身兼两职的人”。他们主要负责众多的监督、管理工作，包括主持城市的立法会议。另外两个称为“伊达尔”的市政官管理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如维护公共建筑、街道和供水系统。打算开张新生意的买卖人、希望公演角斗士比武的承办人，以及申请如清扫街道这类市政工作



图中所示的这些外科手术用的器械只是在庞贝已出土的诸多器具中的一部分，从精密的探针、解剖刀到锯齿锋利的锯子、夹钳应有尽有。考古学家把一座内存有众多类似器具的建筑命名为(再确切不过了)外科医生邸。

尽管罗马的医生(他们大多是奴隶或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出身)在外科手术方面技艺精湛，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医术则令人置疑。当时在没有麻醉剂和抗菌剂的情况下，一些医生采用如迷迭香和鼠尾草类确有某些疗效的草药，但他们也开出如蜥蜴粪便、鸽子血、蚯蚓灰和狐狸肝这样怪异的药方。这就不奇怪对医生心存疑虑的人们是向诸神而不是专业医生乞求祛除病灾了。

的劳工都要有求于这些官员，从他们那里申请经营执照。庞贝还有一个市理事会，有80—100个终身会员。据一些调查者推测，他们在位于广场南端三个大厅中的一个大厅内召开会议。

除了其他作用以外，广场还是一个公布官方通告的地方。广场的一端有一面墙壁专门发布诸如治安规定或法庭判决这样的信息。有专职的粉刷工定期清理墙壁以腾出空白的墙面，然后由书写员用红色或黑色颜料修正或更新公告。在竞选期间，这面墙以及其他墙壁上布满了具有庞贝特色的竞选布告。在庞贝最后的日子里，共有1500条这样的告示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竞相吸引公众的视线。

位于广场东面的一座宏伟建筑充分显示出漂洗业的重要地位。其业务范围主要是清洗、除污、加厚和染色毛纺布匹。这个建筑的出资人是一位名叫欧马希雅的女人，她是一位布匹商的遗孀。一段铭文表明她这样做是“以她自己和儿子的名义”，显然当时她的儿子因



解剖刀



骨头镊子



剪刀

开张器

■ 图中所示的解剖刀、剪刀、开张器和骨头镊子与现代外科手术的用具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由铜和铁而不是优质钢制造的。特别复杂的开张器用于妇科检查。



为年幼而不能担当重任。这座气氛庄严、门廊宽敞的欧马希雅邸也是漂洗行会的总部，同时还是储存诸如未加工的羊毛以及毛纺布匹之类行会的货物的地方兼展示厅。

至公元1世纪，漂洗工的势力在庞贝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挖掘者已找到39处这个行业的遗址。这些建筑的前身许多是富有的庞贝人的住宅，这些富人可能在地震后搬到了乡下的别墅。在12处遗址上，还未脱尽羊毛脂的崭新布匹正准备被制成外衣。位于广场北部的丰收街上有一处漂洗行，里面的一幅壁画描绘了漂洗的一些工序。壁画中一个场景是工人们站在一个大染缸中揉搓布匹。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庞贝人在这样的染缸内注入一种被称为“漂洗工之土”的起收缩作用的东西，这是一种含有灰和尿的吸收性黏土。(漂洗工还兼做古代的干洗工，他们接收穿脏了的宽外袍和其他衣物，并用相似的方式处理它们。)漂洗行内的壁画中的另一场景表现的是一位工人用细细的金属梳毛机在梳理新布匹以使上面的毛竖立起来。经过这些工序后，布匹就会被铺在一个特殊的架子上，用硫磺熏白。

在城市其他作坊里，工人们从泥罐中取出染料，把它加进已盛满洗净的布匹和滚烫热水的大锅内。在多处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如初的颜料容器，还出土了煮水用的铝壶。庞贝有4家用羊毛废料制作毛毡的作坊。尽管多数布匹是在其他地区纺织的，但是这座城市中却有6家织布作坊。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庞大的漂洗工行会在广场上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了。

欧马希雅邸的北面就是城市的市场——马斯勒姆位于广场东北角，是一个设有柱廊的庭院。在庞贝的私人住宅内发现的油画都把这一地区描绘成古代的购物中心。在丰收街一家制陶作坊内的墙壁上的布告写着：“每逢周六庞贝和诺卡拉有集市，每逢周日阿特拉和诺拉有集市。”彼时，每逢星期六，商贩们便在16根饰有雕刻的白色大理石柱子组成的气势非凡的马斯勒姆市场正面不

远处的柱廊上搭起了货架。购物者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粮食、香料及熟食，所有这些均在遗址上以炭化的形式被发现。在露天庭院里的通风菱形亭子内，商贩为顾客刮掉从水池里捞出来的鲜活的鱼的鱼鳞，并清洗干净。(挖掘者在这里发现了成堆的被丢弃的鱼鳞，表明这个生意不错。)商人兜售摆放在小桌子上的苹果、梨、李子、无花果、葡萄干、果脯和栗子。他们兜售的部分农产品是在城墙内的园子里种植的。

为了保证广场上的商人在进行如小扁豆、大麻籽和其他大宗交易时不短斤少两，庞贝市政府在阿波罗神庙附近开设了一个监督计量的办事处。在那里的小房间内，一位官员守在一个上面挖有碗状、体积各异的洞的石灰石桌子旁，这些专门设计的洞是用来按罗马的计量标准衡量干货或者水货的。洞的下面有塞子，在计量结束后可以把货物从洞中取出。

尽管庞贝人十分忙碌，但他们却没有忽视娱乐活动。考古学家推算出在庞贝城内已挖掘出来的土地中大约10%用于建造体育和娱乐设施。其中包括一个竞技场，多处体育场、公共浴场和两家剧院(见62—65页)。除此之外，这座城市还有诸多旅店、客栈和妓院。它们集中在老城区和城门附近，这或许是为了吸引城外来的人。最大的旅店离丰收街不足两个街区远，可招待50位客人。毫无疑问，他们大多是政府官员、生意人或游客。街对面有一家规模要小得多的客栈，里面的餐厅内有3张风格典雅的躺椅。赫库兰尼姆城门附近的两家旅店门前的马车道非常宽敞，门口可以停靠双轮和四轮马车，以方便乘客下车。更好一些的旅店，如气势非凡、古老的苏拉斯特宅院(一处改造后的住宅)可能还设有花园餐馆，客人们可在树下用餐。

一些住处还特地备有房间供客人饮酒和掷骰赌博。但是，男人通常是在酒馆、街边的小酒吧和旅店里消磨时光。据考古学家

在城市各处的统计，共有138家各式各样的卖酒处。客栈通常设在街道拐角的位置上，以招徕从两个方向来的客人。竞技场附近有一家比较典型的客栈——欧西那斯旅店，寻欢者步入后首先看到的是一幅上面绘有一只凤凰和两只孔雀的画面，上面写着：“你也会喜欢快乐的凤凰。”他可以选择在前面的台子上进食，或者在后面的一间大餐厅的桌子旁，或者在花园内用餐。

旅店内提供的餐饮和现代酒吧里的非常相似，有奶酪、面包、香肠以及冷却或加热的葡萄酒，这些非常适合在掷骰赌博和下棋时食用。老顾主一定会有经常光顾的地方，店主如有欺诈行为很快就会被别人知道。在一处酒吧的外面，一位心存不满的顾客在墙上乱涂道：“店主，你要为你的鬼把戏付出代价。你卖给我们水喝，却把好酒留下。”

其他旅店还有卖淫活动。在这样的一个场所，一位名叫阿斯琳娜的名声不佳的女人用热甜酒和妓女招徕生意，这些妓女在与主房间相连的小房间内招待客人。卢索利亚旅店则提供赊欠和赌博业务，它的二层还有寻欢作乐用小卧室。旅店的墙壁上通常饰有淫秽的图画和乱涂，还有男性生育力之神——普里阿普斯的画像，他的生殖器巨大无比。

就像庞贝的一些男人把傍晚的时光打发在旅店里一样，他们

■ 这座坚固的砖石建筑曾是一座妓院。据铭文所记，它由两位名为维克多和阿夫里坎纳斯的人经营，至今仍矗立在两条庞贝街道的交叉处。右边的油画较为含蓄地表现了妓院里的生活，一个身着诱人的透明衣衫的女人正把一样东西（也许是酬金）递给仆人，而她的客人将要饮尽牛角杯里的酒。作为一个繁忙的贸易中心的庞贝为了取悦来往的商人设有数家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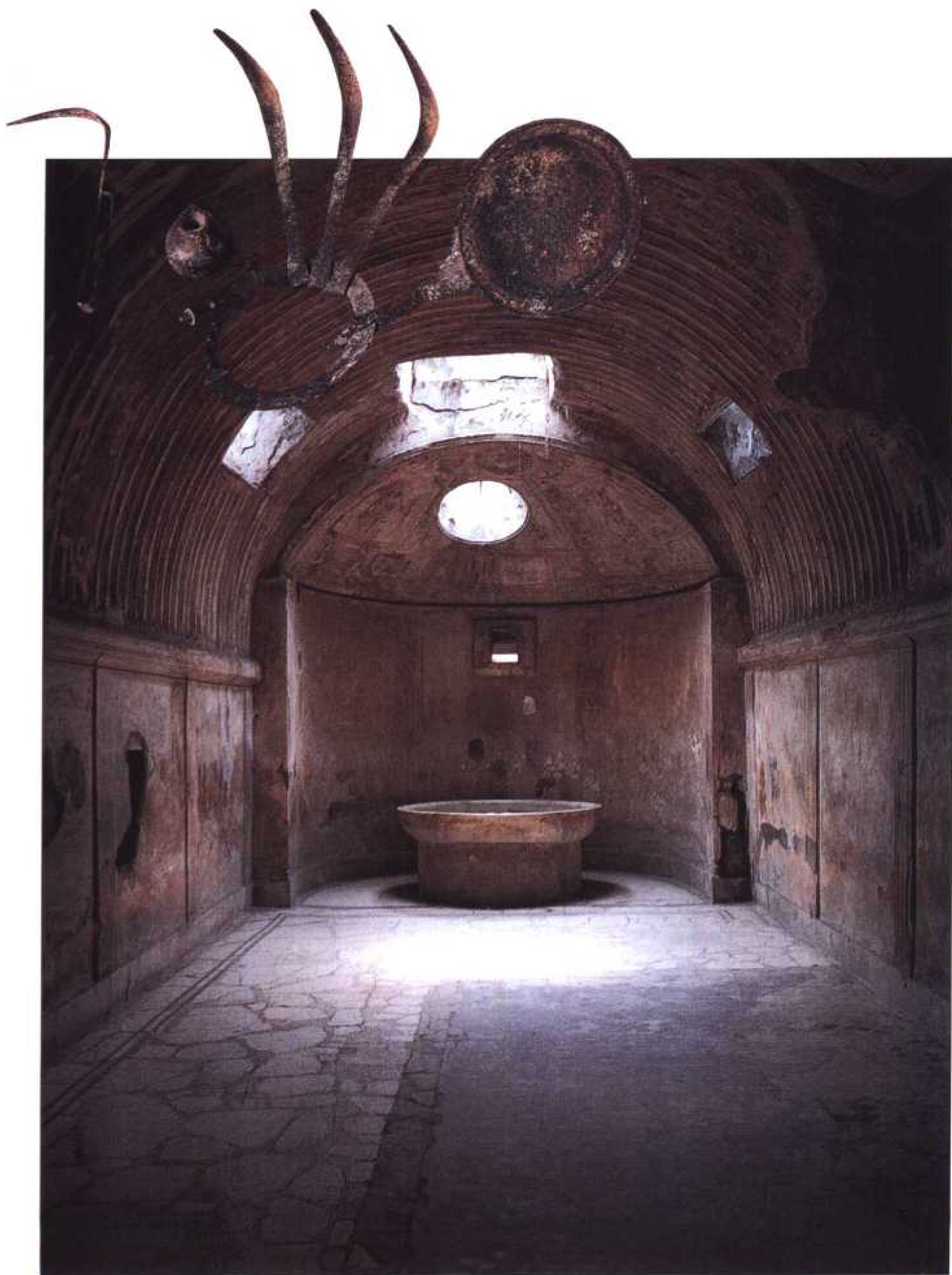


的下午则大多消磨在公共浴场内。斯塔比浴场，这座最古老的浴场，配有为男人和女人服务的设施。它位于斯塔比和丰收街的交叉处，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它好像正在修复之中。考古学家在火山灰中发现了一支建筑施工队，在大难临头之时他们正忙着铺设管道。城市中心附近的广场浴场还建有一个花园，尽管它的规模要比斯塔比浴场小，但它因里面布满了风景画和精美的灰幔装饰而毫不逊色。挖掘者在这里出土了1328盏油灯，这说明这些浴场在晚上也照常营业。

与现代健身中心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浴场突出的是一种休闲的气氛。从午时起，庞贝人开始接二连三地前来洗浴、游泳和健身。冬季，他们会来此取暖，因为家里的取暖设备过于简陋。尽管客人们的洗浴程序不尽相同，但一般的程序是先在外面的存衣间宽衣解带，并把衣物交给奴隶妥善保管。然后，依次进入温度越来越高的浴室，从温水浴室到热水浴室，有时还要进入排在最后的桑拿室。给浴场提供热能的简便方法是于公元前1世纪初由盖斯·瑟格斯·奥兰特发明的。他最先是养殖牡蛎为生，在了解到牡蛎在温水中成长较快后，便开始终年在水池内养殖牡蛎。这些池子由砖柱支撑，下面有循环热气，经火炉加热以保持温度。这个方法十分奏效，奥兰特将之改进后服务于人类。他设计出的管道系统把锅炉烧热的蒸汽和热水传送至各个房间和浴室。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奴隶们不断地往火炉中添加燃料以保持火势的旺盛。如此每年都要消耗掉大量的木材。

在浴场中，奴隶们还充当按摩师。他们在顾客健身前或从热水浴场出来后在其身上涂上橄榄油，然后用

■ 这间桑拿室自最后一次使用后，过了近2000年之久却不可思议地完好无损。它是庞贝广场浴场（庞贝有3座这样的大型浴场）的一部分，这里是男宾部。顾客一般随身携带自己的专用浴具（见图中的插图），整套用具包括一小金属罐擦身用的油、用来刮去身上污秽和汗珠的刮身板，以及不时用来泼凉水的浅底锅。紧邻锅炉的热浴室里的地板滚烫，洗浴的人为了护脚要穿上木底鞋。





一种凹形的金属刮身板祛除油腻和灰尘，这在没有肥皂的年代起到了去污的作用。在浴场中的整个下午通常是以在凉水池中冲洗结束的，这让人神清气爽。这样的步骤，正如格兰医生所述，目的在于“使周身温暖、松弛、达到平衡，并使皮肤放松以清除堆积于皮肤上的污物”。

在斯塔比浴场，人们还可以在健身区游泳。职业运动员可能会到庞贝最大的体育场进行训练。这是一个占地达3英亩的体育中心，位于城市的东端，毗邻竞技场。它的露天庭院里有一个大型游泳池，周围耸立着柱子，种着古老的埃及榕。在这里的任何一天都有人在举重、跳远、掷铁饼、玩滚球游戏、跑步、掷标枪、游泳和练拳击等运动。这群热闹非凡的健身爱好者无疑会制造出许多噪音，这从罗马作家塞内加抱怨旁边一座城市即拜阿的体育场内的吵闹声中可得到印证。教练们有时在体育场的门廊上训练队员，卖食品的小商贩便寻机向急需补充热量的运动员兜售食物。

大体育场的局部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美军战机的轰炸。当时，德国人在庞贝附近建造了指挥所和堡垒，这些成为正向北面的罗马推进的美国人的轰炸目标。彼时的挖掘总监——阿米蒂奥·梅于里向美国指挥官发出急电，恳求他们不要在遗址附近扔炸弹。但是，飞机还是于1943年9月在上空出现。总监在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琼罗的助手陪同下骑车向庞贝飞奔，试图尽力挽救。但是在他抵达城市之前，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把他从自行车上掀翻在地。梅于里只是腿部受了伤，并继续在庞贝上考察，直至1961年以75岁的高龄退休，而琼罗却在爆炸中丧了命。

体育场的东面就是竞技场，在这里上演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是一座椭圆形建筑，倚城墙而建。这里是合法的施暴场地，历史上，这种暴力曾蔓延至观众席上。公元59年，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记载道，“庞贝人和临城诺卡拉城镇的人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它是由一场格斗表演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的。他们互相谩骂，接着互相投掷石子，最后用上了刀剑。当地的庞贝人最后获胜，一些诺卡拉人受了重伤，有的丧了命”。罗马元老院为了惩治这种流氓行径，经投票后决定关闭庞贝竞技场达10年之久，这对那些痴迷于体育的大众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罗马作家维特鲁威曾记载道，在帝国的早期，格斗表演是在广场上举行的。庞贝的格斗表演在当时一定

久负盛名，因为这里建起了取代广场以作为专门格斗场地的竞技场。它可容纳2万人，相当于庞贝的全部人口数。一处铭文为后人记下了负责建造这座露天体育场的官员名字，他们是古罗马时期的两个统治者瓦尔格和保斯。奥古斯特·莫据此以及铭文中其他详细内容把这座建筑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80年前后。尽管竞技场和后期的建筑相比比较简陋，但它却是这类保存下来的建筑中最古老的。庞贝人借助高超的建筑技巧建造了一排排阶梯座位，高高的拱门支撑住外墙，外面的楼梯增加了更多的支撑力。在炎热的天气里，可伸缩

■ 这幅格式化了的壁画表现的是公元59年在庞贝竞技场内发生的那场臭名昭著的暴乱中打斗的情景。它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座直径为460英尺的竞技场的诸多细节，如支撑外墙的石头拱顶、通往上层座位的阶梯，以及使观众免受太阳暴晒的可伸缩遮篷。





的遮篷为观众挡住太阳，这样的舒适设施是值得广而告之的。一段宣传将要举行的格斗表演的铭文是这样写的：“奥勒·苏埃蒂·瑟特雇用的角斗士们将于5月31日在庞贝表演格斗。届时，还有狩猎表演，遮篷将会打开。”官员们坐在前排以及由围墙隔断的区域内，中间的座位则是为那些愿意付费、也付得起的人们准备的，最上面几层拥挤不堪的座位则是免费的。

格斗表演以角斗士们按顺序入场开始，他们每人专门从事一种特殊形式的格斗。不戴头盔的“力塔里”手拿鱼叉、匕首、鱼网，戴头盔的“斯拉可司”佩带短剑或弯曲的匕首及圆形盾牌，“伊魁特”在马背上战斗，而“安达贝特”则蒙住双眼。在庞贝，拙劣的涂鸦、油画以及陵墓上的浅浮雕所表现出的格斗者形象就是这样的装扮。在古老的三角广场附近还挖掘出一些此类服装的残片。

入场式过后，挥舞着木剑的格斗者将进行模仿表演，进一步调动观众的情绪。接下来的才是正式比赛，两位角斗士面对面站立，与此同时，乐声奏起，观众欢呼。角斗士也可能会和野猪、野牛或熊对阵。狮子、豹子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撕咬也很受欢迎。这些不幸的动物经挑逗后互相残杀，直至把对方撕成碎块。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角斗士之间的格斗是以死亡而结束的，但是，英勇的失败者也可能受到宽恕。与好莱坞电影中的诠释正好相反，拇指向下实际上表示胜利者应放下武器，给败者一条生路，而拇指向上则表示要置对方于死地。被杀死的格斗者用钩子拖走，穿过所谓的死亡之门，而胜利者则披戴上色泽艳丽的彩带，并给予奖赏。战绩卓越的格斗者成为名人，他们身上有一股深受罗马人钟爱的凶猛威武之气。竞技场附近的一座旅店在显著位置上摆放着一尊佩带着盾牌、剑并面带微笑的角斗士小型雕像。城市各地的商人兜售的油灯上也饰有著名角斗士的画像。如果一位角斗士在竞技场内存战了三年仍安然无恙，他就会被释放，并在

人们的心目中占据永久的位置。如斯沃威，他是56场较量的胜利者，而奥克特是50场格斗的得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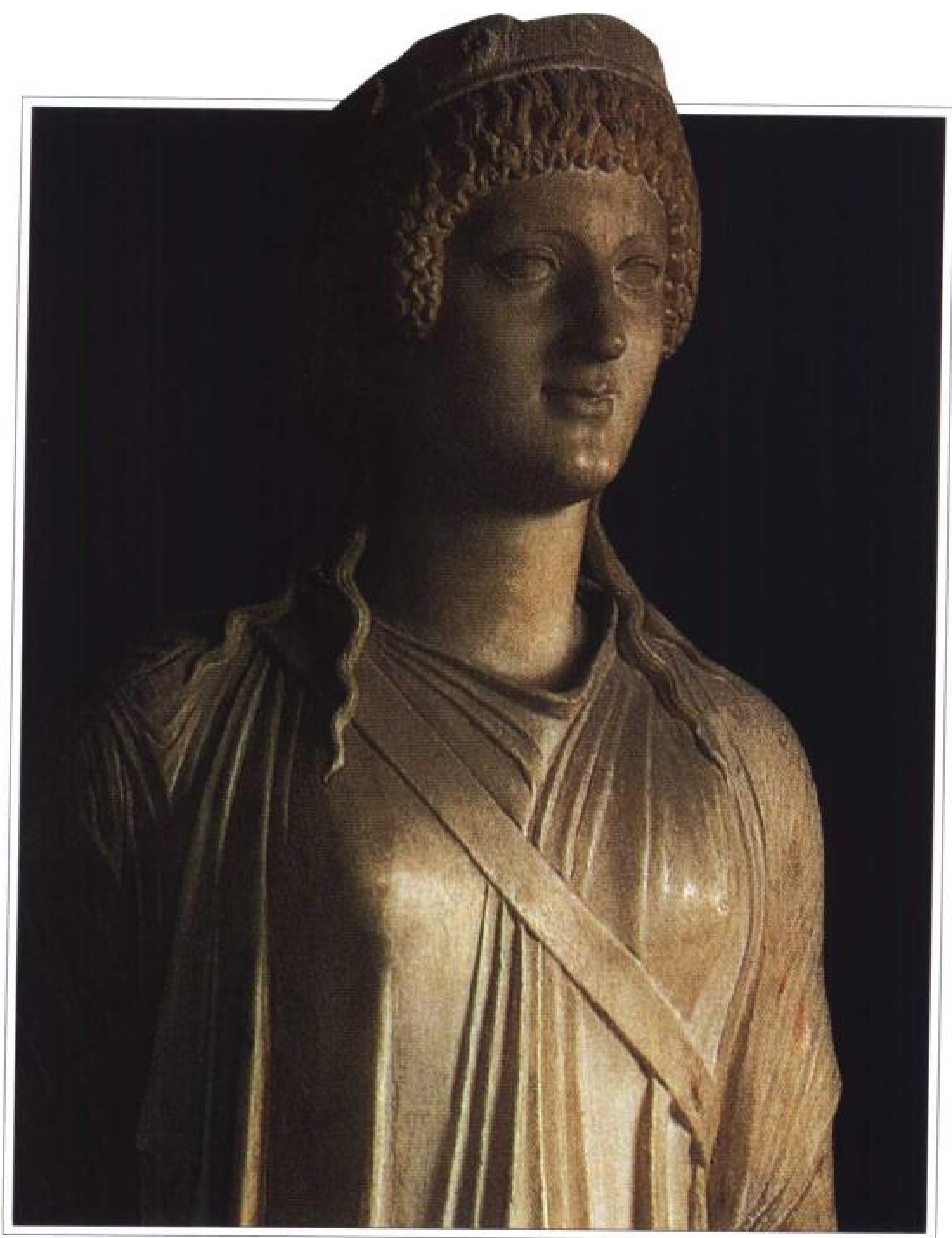
虽然格斗的场面既凶猛又激动人心，但是格斗的实质却是溅血。角斗士格斗的这种传统历史悠久，伊特刺斯坎人曾把它作为葬礼仪式。伊特刺斯坎人在罗马人之前曾主宰了意大利中部，他们相信供奉鲜血会赋予逝者在来世以能量。罗马人这样做却是为了自己的快感，死亡使他们着迷并激动不已，角斗士的格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

然而，罗马人也用很多礼仪荣耀死者。他们把死者的尸体焚化，并把他们安置在陵墓中。庞贝人选择通往城市的繁忙街道的两侧作为陵墓的地点，好像要让逝者和生者共处一样。城市内大量极赋表现力的铭文及涂鸦在路边的墓地也有它们的踪迹。陵墓上刻有表现布道和狩猎场景的浅浮雕，以及描述死者生平的篇幅很长的说明。至少在一处，上面的铭刻是给过往的路人看的：“这座纪念碑是为马克·凯瑟里而立的。陌生人，我很高兴你能在我安息的地方停留。祝你好运、身体健康。希望你做个好梦。”

对庞贝人来说，对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是哀伤，而是对丰富多彩的生命礼赞。所以，在公元79年大祸临头的那天，城市中或许会有少数人外出到陵墓扫墓。他们在那里燃起灯火以纪念死去的亲人，用花草给陵墓装饰一新，并在一览无余、骚动不安的维苏威火山脚下欢聚一堂。

无处不在的神祇

A GOD AT EVERY TURN



THE HISTORY OF THE VANITY OF CITY

1978年，挖掘者在庞贝城外一处古陵墓旁发现了一具裹着火山灰的女孩尸骨。她在逃离火山爆发现场时曾在陵墓中避难，含有硫磺的气体使她窒息，但她死时手里还紧握着从家里匆忙逃出时带出来的神像。她的不幸难以言状，但令人更为关注的是她临死前的这一举动：她在恐惧无助时向诸神求救。也许，她的最后一缕气息是向握在她手中的家神祈祷，许诺在她脱险之后供奉上花环和香料。或许，在注意到漆黑异样的天空和她身处的神圣园林后，她意识到也许触怒了狄安娜——这位罗马月亮女神即田野保护神(见左图)。

不管她临终时在祈祷什么，她祈祷的急迫感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在庞贝各处的悲剧场景中，其充满活力而又多样化的宗教生活依然持续着，在庙宇及圣道上不受时间的限制反复上演着。在丰收街一处喷泉旁矗立着献给城市保护者的祭坛，那里还留存着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留下的炭化了的祭品。在埃及女神伊西斯设施齐备的圣所内，祭司们痛苦的身躯记录下了他们最后的祈祷，他们在争先恐后地抢救庙宇里的珍贵物品。

纯属命运的安排，火山爆发之时，庞贝正处于宗教的伟大变革时期。作为通向分别位于其南部和东部的希腊和埃及以及距离更远的欧亚大陆的入口，这座城市处在各种信仰的影响之下。一些外来的神祇已经开始动摇古老的奥林匹斯山神以及罗马万神殿中伟大众神的地位。基督徒大概也已来到此地，尽管缺乏有关他们存在的足够证据。无疑，他们所持有的来世是美好的信仰(其他少数所谓的神秘邪教也持有同样的信仰)在火山灰降落时一定给他们带来少许慰藉。

对神祇的顶礼膜拜

HOMAGE TO THE IMPERIAL GREATS

自公元前1世纪初庞贝人被授予罗马公民以来，每年的1月1日，他们都会拥向广场的北端庆祝罗马新年。他们佩戴花环和月桂树枝聚集在朱庇特神殿周围，观看把一头公牛献给众神之神即罗马主神朱庇特·奥普提穆斯·马克西穆斯的场面。在罗马地方官员祈求国家安康时，虔诚的人们无疑会默默加上自己的祈祷。膜拜者在履行了对罗马的神圣职责后，便进行诸如运动、欢

宴和饮酒的狂欢活动。

像所有遵纪守法的罗马人一样，庞贝人定期向国家的官方神祇顶礼膜拜，特别是对朱庇特以及与皇帝(无论是在世或已去世)的神灵有关的神祇。然而，他们对这些神祇的崇敬好像至多是为了敷衍塞责。公元62年的地震摧毁了朱庇特神庙，庞贝人没有将之修复，而是把简陋的朱庇特·梅里奇斯(庞贝农夫的保护神)祭坛略作修缮搭成了一座临时神庙。

更受到人们崇拜的也许是国家的幸运女神——弗琼娜·奥古斯特，她是已故皇帝奥古斯都

的保护神。幸运女神也是丰收女神，所以和穷人密不可分，供奉她的祭司们均是从社会最底层挑选出来的，这就提供了在庞贝为数不多的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她的神龛虽然规模不大，但装饰精美，表层镶嵌着大理石，它位于距广场北端几码远的地方。尽管它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又被照原样修复一新，这表明对幸运女神的崇拜不仅仅是为了尽义务。

无论是对礼仪的钟爱还是社会良知都没有激起庞贝人对他们最新神祇的崇敬，这就是在位的皇帝韦斯巴芗。地震后，市民们为了赢得他的好感和获得捐助，建起了一座献给他的神庙。但是，玩世不恭的韦斯巴芗人们对他的赞誉无动于衷，对这座毁掉的城市并未提供任何帮助。几年后，他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对崇拜皇帝的做法嘲弄不已，说道：“哎呀！我觉得我正变成了神。”

■ 这个祭坛原矗立于韦斯巴芗神庙阶梯前，到它因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时只有不足17年的历史。上面的浅浮雕刻画的祭祀仪式可能是给神龛圣化时举行的。





■ 这个祭坛原矗立于韦斯巴芗神庙阶梯前，到它因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时只有不足17年的历史。上面的浅浮雕刻画的祭祀仪式可能是给神龛圣化时举行的。这座幸运女神的铜像(见右图)曾摆放在一个特别的壁龛内。幸运女神原被称为天神，但后来和奥古斯都皇帝联系起来。这尊6英尺高的朱庇特陶塑是从受公元62年地震严重破坏的朱庇特神庙中搬运出来的。

庞贝的特殊保护神

POMPEII'S SPECIAL PROTECTORS

彼时正在俯瞰玛利亚城门的峭壁上为新建的维纳斯神庙加工石料的石匠们，一定伤心地目睹了维苏威火山喷射出大量火山岩屑的可怕场面。无人能够确切知晓他们是恐慌而又无助地留在那里，还是加入了第一批逃亡的队伍，只有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大石块仍留在原处，成为劳动被中断的佐证。

火山爆发时，这座神庙的地基还未打好。在其左侧，挖掘者发现了几块还未切割的石头，似乎还在等待工人的归来。依据一尊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小型维纳斯雕像（也许是带到临时搭成的教堂的还愿物），这个地方得以被确认是这位女神的圣所。

如果建造者能够使这座神龛竣工的话，它将是自庞贝的罗马征服者——大获全胜的苏拉首次把这座城市献给她后的一个半世纪间建成的第三座维纳斯神庙。庞贝人自己把第一座神庙（这是一座由火山岩砌成的笨拙不堪的建筑）推翻在地，用大理石取而代之。当地震将它摧毁后，庞贝人意志坚定地为他们的女神又建起了一座更加辉煌的庙宇。这位爱情与自然女神赢得了这座田园诗般而又纵乐的城

市的崇敬。在庞贝，她无处不在，酒馆的招牌上、店铺中、别墅里、花园中，以及角斗士的营房里都能看到她的形象。

传统上，守护神维纳斯和所有文明的神祇阿波罗以及这座城市神话的奠基者海格立斯并驾齐驱。同样毁于地震中的阿波罗神庙（见背景图）是为数不多的被完全修复的神龛之一。为了迎合当时浮夸的品位，残存的柱子曾被粉饰成红、蓝、黄色，并饰以华美的古希腊科林斯式柱顶。至于能够证明这是一座献给海格立斯神庙的证据则所剩无几，但是，花园和壁龛中发现的无数这位古代英雄的雕像和绘画足以证明这座城市中的市民对他的钟爱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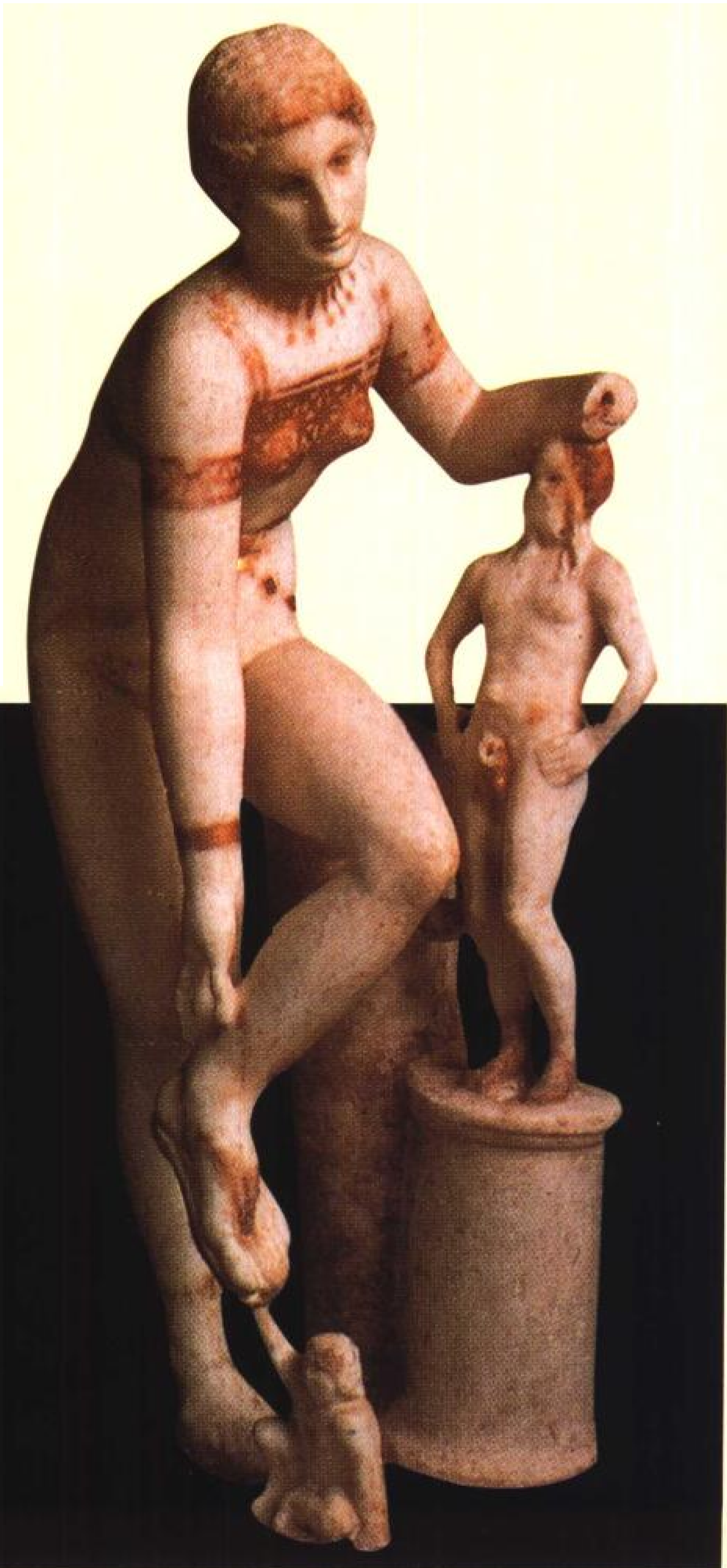
■ 这尊3英尺高、紧握棍棒（他亲选的武器）的海格立斯铜像曾摆放在庞贝西南部一座别墅中的大型周柱式花园中。由于他在完成著名的10件壮举的过程中周游过各地，所以人们相信海格立斯会为远征的人提供保护，他也因此受到商人和买卖人的崇拜。他还是庞贝最古老的特殊保护神，在许多家庭神龛中也有供奉他的位置。







■ 这尊维纳斯大理石雕像(见右图)的前胸由绘制的金色胸衣覆盖。她正一手撑在孕育之神普拉普斯的头上，一手解下她的凉鞋。弓箭手阿波罗(见左图)正在回拉现已丢失的弓箭。这座雕像原矗立于阿波罗神庙前，如今一件复制品占据着那里的位置。



家神的愤怒

ANGER OF THE LITTLE GODS

在晚餐即将结束之时，无论是在富庶还是在贫寒的人家，虔诚的市民都会举行同一种取悦于家神的供奉仪式。父亲会从餐桌旁起身，披上宽宽的外袍，手中端着一个上面或许盛着一把粮食、一撮盐、浸过葡萄酒的干面包片、少许桂皮的小盘走向家庭神龛。他会把这些供品摆放在祭坛上，然后双手手心朝上，祈祷保佑家人的安康，其他人则会把酒水泼在地上以示他们对“小家神”的崇敬。

仪式结束后，所有人才能安歇。像各地的罗马人一样，庞贝人极其虔诚地供奉这些被称为莱爱斯和比纳斯的家神。这些要求苛刻的家神和家中供奉的被称为吉涅斯的告诫神一道需要人们举行供奉仪式以换取它们对家人及其财产的保护。这些被称为“拉拉利亚”的神龛形式多样，有简陋的壁龛，也有绘有家神形象的绘画以及安放着雕像、形似神庙的一小块墙壁。在一些府邸中，如在米南德邸，祖先的形象和莱爱斯以及比纳斯家神的塑像并排摆放在祭坛上，而在其他人家里，传家宝以及个人纪念物品，如首次剪下来的胡须，也被放置在那里。

对家神不恭会遭到报应。事实上，庞贝人担心正是由于对宗教仪式的普遍疏忽才招致了那场大地震的发生。也许是为了取悦于家神，悔过的居民在那场灾难过后不久便在广场上建起了莱爱斯神庙。

但是，人们对这些神灵虔诚之心的最好证据却在别处。在维苏威火山爆发之时，恐慌的庞贝人在逃离家园时，至少有一部分人没有忘记带上他们的保护神。考古学家已发现了9尊躺卧在街道上的小型家神雕像。

■ 通常在家庭祭坛的家神塑像旁会并排摆放着一尊传统罗马神祇的塑像。墨丘利(如图所示)，这位有“飞毛腿”之称的商业之神是保护富商宅院的很好选择。





■ 这座神龛出自维蒂邸(见上图), 家庭保护神的两侧是两位翩翩起舞的莱爱斯。蛇则象征地神以及房屋主人的生殖力。



■ 这位身体重量全维系于脚指的守护神塑像高11英寸, 他正把祭酒从一个饮水用的牛角内倒入盘中。莱爱斯一直被认为是住宅和家人的守护神, 与之类似的比纳斯家神最初曾是仓储的保护神。

充满神秘色彩的信仰

A FAITH STEEPED IN MYSTERY

仅离广场几步之遥,布局整齐的庞贝街道便变成了狭窄而又弯曲的小巷,那里矗立着伊西斯神庙。通常,这位埃及女神的崇拜者隐蔽在神庙高大的院墙后面举行充满异国情调的膜拜仪式。但每至3月,当冬季的雷雨不再滋扰大海时,伊西斯的秘密供奉者就从他们的秘密隐身之处倾巢出动,向大海走去,这个壮观的场面被称为“船之列队”。走在队伍前面的是身着白袍的祭司们,他们的头上顶着一只古老的三桅帆船。信徒们身着稀奇古怪

的埃及服饰跟随在他们身后。到达水边后,祭司们便把这只神圣的船放入水中使之起航。在埃及神话中这只船载着太阳在阴间的黑暗中驶向黎明,即重生。

大概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期,来自世界各陌生角落的水手、奴隶和商人给庞贝带来了此类极具神秘色彩的宗教信仰,其中伊西斯的追随者最多。“船之列队”只是源于女天神伊西斯及其伴侣太阳神俄赛里斯复活的寓言而举行的圣礼的一部分。根据这个神话,俄赛里斯在被黑暗之神肢解之后,伊西斯四处寻找他的遗骸。后来他的四肢被重新拼合,并复活了。膜拜者通过复杂的仪式重现这一过程,并试图为自己获得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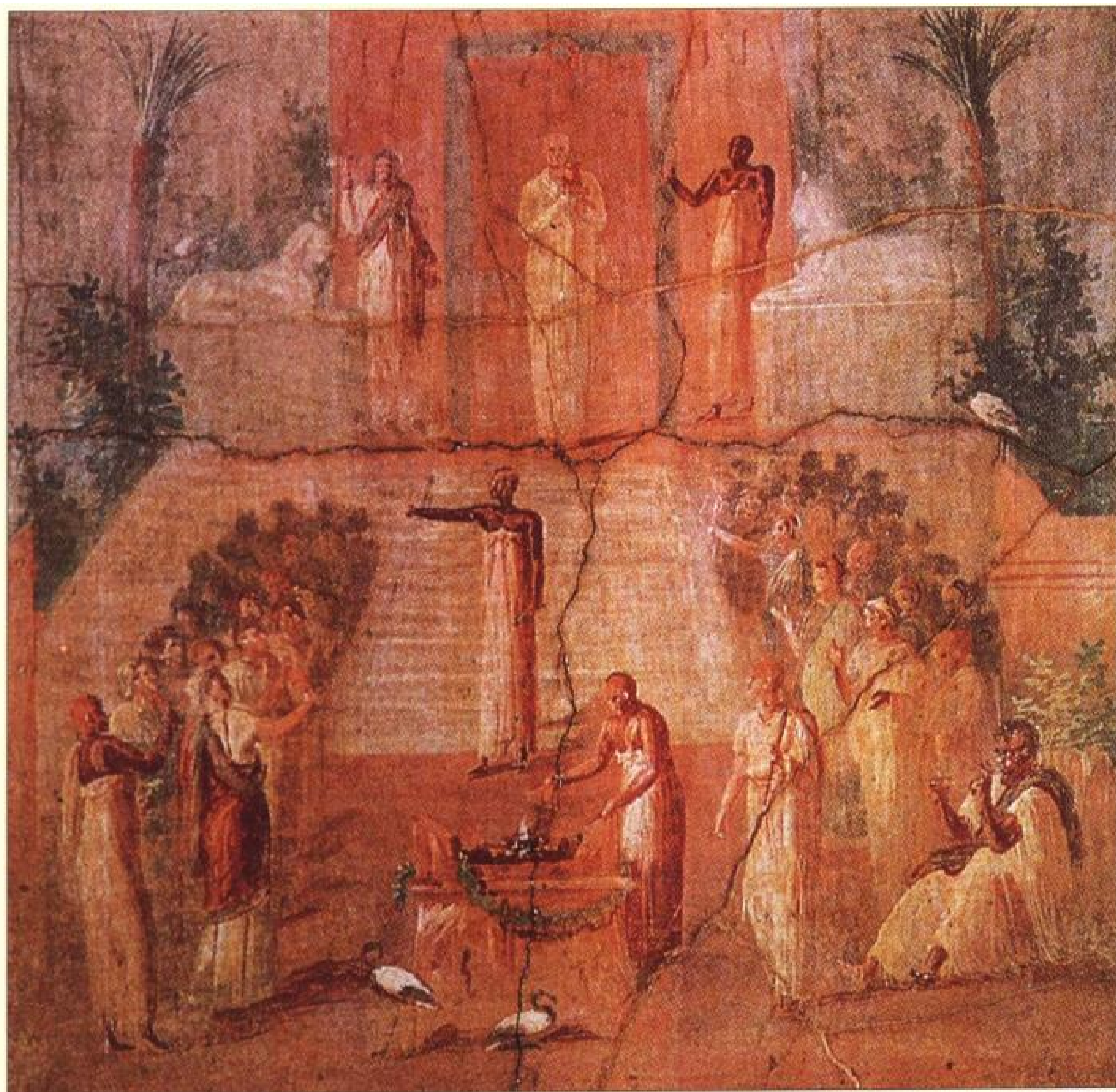
每日,祭司们要举行两次仪式。一次在日出时分,赞美升腾而起的俄赛里斯。另外一次是在下午2时举行,供奉生命之水(见92页图)。尽管我们对有关崇拜伊西斯仪式诸多方面的认识大多靠主观猜测,但有一点可肯定的是神庙的最终一刻是悲剧性的。当维苏威火山大发淫威之时,祭司们舍弃了还留在炉子上的膳食——蛋和鱼,匆忙从庙宇撤离。他们在逃亡时抓起仪式用的贵重物品,如银壶、伊西斯雕像、仪式上用的器皿。在神庙的地面上发现了这些人的遗骸,一些人被柱子压倒在地上,另一些人则因窒息而死,他们手中还紧握着抢救出来的贵重物品。



■ 这只古埃及人心目中的灵鸟(右图所示)曾使伊西斯神庙中的一面墙壁变得圣洁。这座神庙虽然遭到地震的毁坏,但很快又被修缮一新。里面有一座中央神龛,四周依次是一个举行入会仪式的大厅、祭司们的住所以及盛放尼罗河圣水的圣坛。

■ 这个埃及式的叉铃(见左图的右边)摇晃时还发出格格声。它和钹(见最左图)发出的声响一起组成崇拜伊西斯仪式上的音乐。





■ 这幅庞贝壁画表现的是神庙中每日举行的尼罗河圣水赐福仪式。站立在阶梯最上端的祭司两边是侍僧和斯芬克斯，他手捧一小瓶象征伊西斯生殖力和重生的圣水供人们朝拜。立在阶梯两边的信徒在集体膜拜。另一位祭司正在扇动祭坛中的祭火，祭坛前有古埃及人心目中的灵鸟在漫步。位于壁画右下角的一位吹笛人正为集会上挥动叉铃的祭司们伴奏。

■ 这尊伊西斯大理石雕像出土于伊西斯神庙的柱廊中，它是火山爆发后惟一完整无损的女神形象，它是按照古希腊风格塑造而成的。女神右手握着现已丢失的叉铃，左手悬挂着上饰圆环的T字形符号（在埃及以此象征生命）。



对美酒和爱情的心醉神迷

ECSTASIES OF WINE AND LOVE

1943年，当盟军的炸弹在庞贝附近落下时，城市中一些最有价值的建筑遭到了毁坏。但幸运的是，爆炸也使迷失已久的酒神巴库斯神庙废墟得以重见天日。这是惟一一个能与信奉伊西斯相提并论的神秘信仰。酒神的追随者沉迷于追求感官上的享受，甚至有时令最具宽恕容忍之心的罗马人震惊。

神庙建筑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信徒崇拜方式的一些细节。考古学家在祭坛旁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石头躺椅，信徒们在经过长时间的禁食后聚集在此开怀畅饮。当穿着山羊皮衣的侍僧为仰卧着的欢宴者斟酒时，一位身上仅缠着葡萄藤、几乎全身裸露的祭司开始献祭。接着便是饮酒和盛宴，中间还穿插仪式舞蹈。随着圣酒越来越使人飘然若仙，仪式舞蹈也变得越来越狂放。欢宴者最终进入一个亢奋的状态，相信自己已摆脱了死亡，获得

了永生。

信徒们试图通过参加这样的酒神节以感应神秘的繁殖力以及季节性的死亡与再生。在意大利南部，巴库斯与当地的里波神即清规戒律的废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的欢庆活动可能非常放荡不羁。由于它被认为会引发骚乱，罗马元老院于公元前186年废除了对巴库斯的崇拜。然而，很显然，这对庞贝人未起任何作用。至火山爆发时，这种信仰还在盛行。显而易见的是其追随者人数众多，这不仅可以从庞贝花园中发现的大量的象征，如在常春藤树叶、酒神巴库斯的女祭司以及希腊神话中性好欢娱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雕像中不难看出。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在庞贝这样一个世俗和神圣并没有明显界限的地方，每座花园都是献给巴库斯的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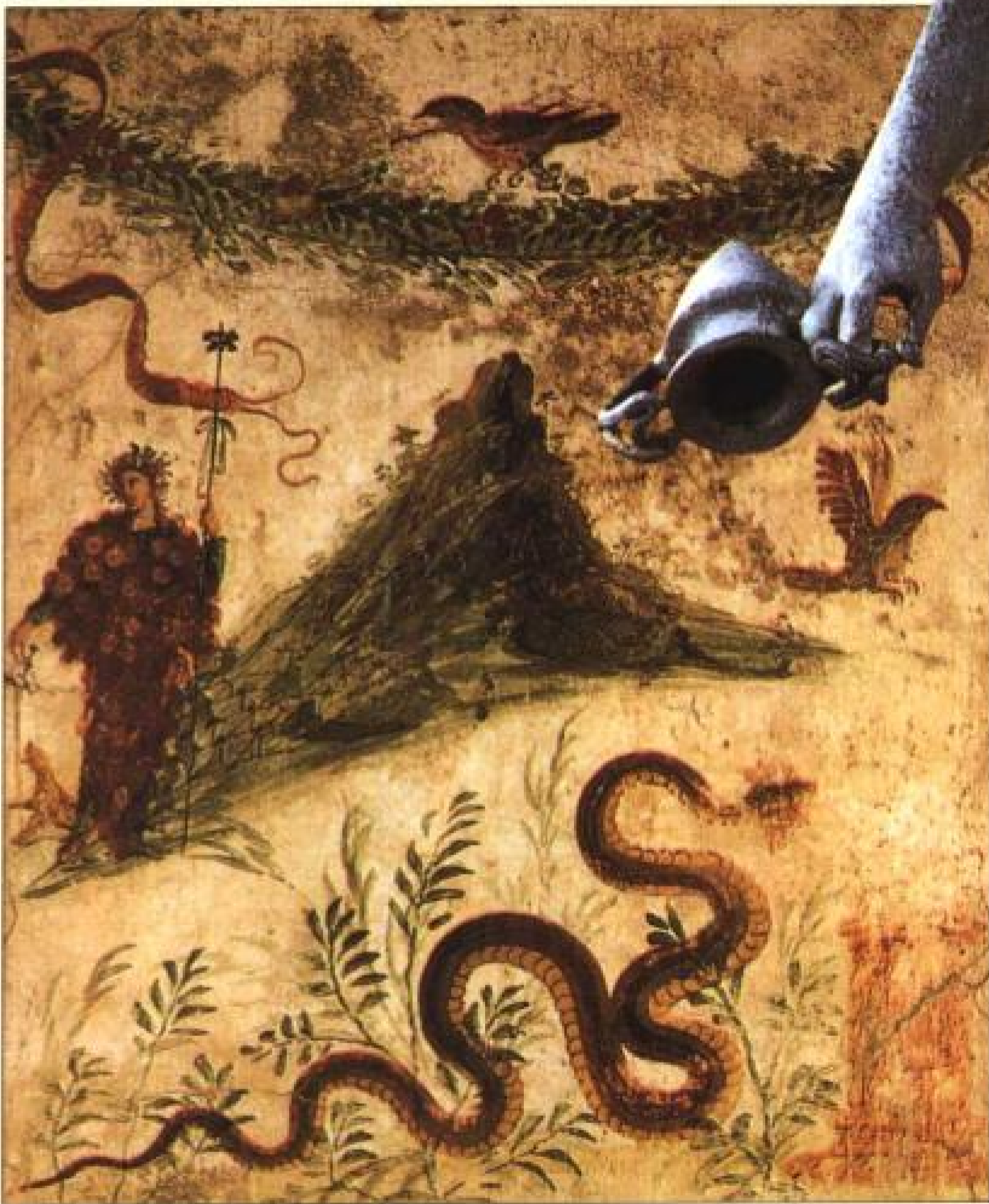


■ 这个女祭司——酒神巴库斯的追随者的面具虽已破损但仍表露出万分狂喜的神情，它出土于庞贝，曾装饰于仪式上用的柜子或箱子的一端。这个信仰在妇女中极为盛行。据说，这些女人沉醉于这种耽于酒色的崇拜。

■ 两位酒神节上的狂欢者，一位是手拿拐杖和山羊皮衣的森林之神，另一位是挥动火把和鼓的女祭司。他们在神龛周围纵情欢舞，沉醉于仪式舞蹈之中。



■ 这尊出自庞贝的小型雕像刻画了一位已经微醉、不能自持的酒神巴库斯的形象(见右图)，他正仔细地倒空陶罐饮具。下面的这幅画中的酒神形象则要庄重得多，他身上缠绕着紫色葡萄织成的外衣，正把守着维苏威火山上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家神龛上油画的局部，他的形象可能是用来保护主人的财富，也许这个主人是因制酒而致富的。



外来的神祇

A PANOPLY OF IMPORTED GODS

1938年，考古学家阿米蒂奥·梅于里在丰收街附近的四风格邸挖掘时出土了惊人的发现——象征生育、美丽和富有的印度女神拉克西米的象牙雕像(见右图)。这尊从印度一路来到意大利的妖娆印度女神雕像使梅于里困惑不解，难道是一些云游四方的庞贝人在外出时接受了东方的维纳斯？或许可爱的拉克西米只是一位居住在庞贝的从事纺织贸易的印度人的崇拜偶像。

两种可能性都有，渐渐地，庞贝人开始接受外来的宗教信仰。在罗马比较宽松的统治下，城市人口中的商人和外来的奴隶可以自由地信奉他们本国的宗教而不受任何惩罚。这些外来的信仰充满异国情调并使人堕落，如对来自近东地区象征生育的自然女神的信奉要求新人会的祭司给自己施行阉割术，而信奉来自伊朗的太阳神米斯拉斯宗派教规则非常严厉。

在这些奇异的宗教信仰中最受欢迎之一的是对来自近东的沙巴兹斯的信奉。1954年，挖掘者发现了一个设有柱廊的花园。里面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祭坛，旁边立着两个赤陶瓦罐

和几间储藏室，里面存有被用来辟邪的手的雕刻造型和不少铜灯。从手和陶罐上的造型判断，调查者确认这个花园是献给沙巴兹斯的神龛。

学者们已经重建了这座遗址。或许，他们还依据克莱门特·亚历山德拉(一位公元2世纪时沙巴兹斯的信奉者，后转为基督徒)所撰写的书里的描述在那里重现了崇拜仪式。仪式是这样的：信徒们头戴茴香扎成的头冠，当他们翩翩起舞时，一位身体裸露的祭司用蛇点击他们。然后，他用象征死亡的动作即用泥和麸糠冲洗他们，并带领他们吟唱能使他们在精神上与沙巴兹斯合二为一的歌曲，仪式在晚间铜灯飘忽不定的灯光下举行。

■ 这尊出土于庞贝的印度生育女神拉克西米的象牙雕像证实了这座城市中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作为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庞贝处在异国的影响之下。





■ 这尊近东生育之神沙巴兹斯的铜像的头冠上缠绕着葡萄，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他和酒神巴库斯的某种关联。



■ 在这个铜制手掌造型的手心上坐着沙巴兹斯之神，他的周围有不少神秘的象征。它出土于一个现称为神秘仪式邸的住所，或许是作入会式上抽签用的，或许用来盛放祭品。



庞贝人的日常生活

THE POMPEIANS AT HOME

一群生长在废墟上的小蜥蜴受到了挖掘者铁锹和镐头的惊扰，四散开来。转瞬间，有几只便在缝隙中隐身而去，另外几只则又一次找到栖身之处，沐浴在地中海的阳光下。但是，还有一只与之不同的爬行动物却滞留在了原处，它那呈鳞片状的身体泛着金光，猩红的双目在近1800年后第一束光线的照射下发出火焰般的光亮。这是一条镶嵌着黄金和红宝石盘绕着的蛇，是女士臂膀上的装饰物，制作它的工匠早已作古。其主人对它一定非常珍爱，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即将把她的世界摧毁之时，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竭力将其带往安全地带。

她的名字叫卡西亚，刻有她的名字的金戒指仍然悬挂在她只剩下骷髅的手指上。发现她的人在她那已成废墟的宅第中庭里这样探知了她的芳名。几件财物——另外一些装饰品、一枚家庭印章在附近被发现。她是一位贵妇，身份显赫，出身高贵。她栖身的住屋在庞贝毁灭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卡西亚和其邻居的遗骸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诸多财

■ 庞贝的律师特兰特斯·纽和他妻子的目光穿越了19个世纪的时间鸿沟，他们好像在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是客人进入他们宅第时迎面看到的壁画的局部，画中的他把下巴放在纸卷上，而他的妻子展示的是蜡板及一杆尖头笔。



产的出土翔实地揭示出有关这座城市私人家庭生活的细节。在他们家园的断垣残壁中留存着有关这个城市市民的个人品位、日常生活以及家中亲昵行为的遗迹。考古学家马蒂奥·戴拉·考特，这位20世纪上半叶挖掘探索的领头人物，尤其以其融合博学多识和极有感悟的推断建立起庞贝个人的详细档案而著称。通过诸如墙壁上的涂鸦、选举时的通告、酒罐上的商标、墓碑和雕像上的铭文以及在死者身边发现的印章、珠宝这样的线索，他得以建立起庞贝人和他们的居所之间的联系。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总是十分明了。在一处发现的名字会出乎意料地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书信中难以辨认的字迹、当地的俗语，以及公元1世纪时期含义模棱两可的拉丁语在提供了答案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比如，一位名叫普里米吉尼亚的女士好像是诸多人的关注对象：“献给最甜美、最可爱的普里米吉尼亚！欢呼！”“普里米吉尼亚，我们最倾心的人！”由于这个名字较为普通，它的意思是“长女”，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颂词极有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女人，但这些赞美之词如出一辙，这确实让人充满好奇。

1932年，戴拉·考特发现一处被称为米南德邸的贵族宅院的入口处的涂鸦中提及了普里米吉尼亚。这个宅院的拥有者是皇帝尼禄的皇后波培娅的亲戚。虽然有些词句含糊不清，但其大意是：任何一位想要寻找一位名叫诺里亚·普里米吉尼亚的人都可在附近的诺卡拉城中她的住处找到她。23年后，戴拉·考特发现了另外一处铭文，这使他消除了对普里米吉尼亚这个人物的怀疑。在诺卡拉城门附近的一处陵墓，他破解了一首献给她的小诗。像以往一样，诗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很显然它所表达的是一位心仪于这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士的人失恋后的忧伤。词作者希望自己变做“你戒指上镶嵌的宝石，在你用它密封信件时，我可在你的唇上留下亲吻”。可以说，只有一位名誉极佳、品行无可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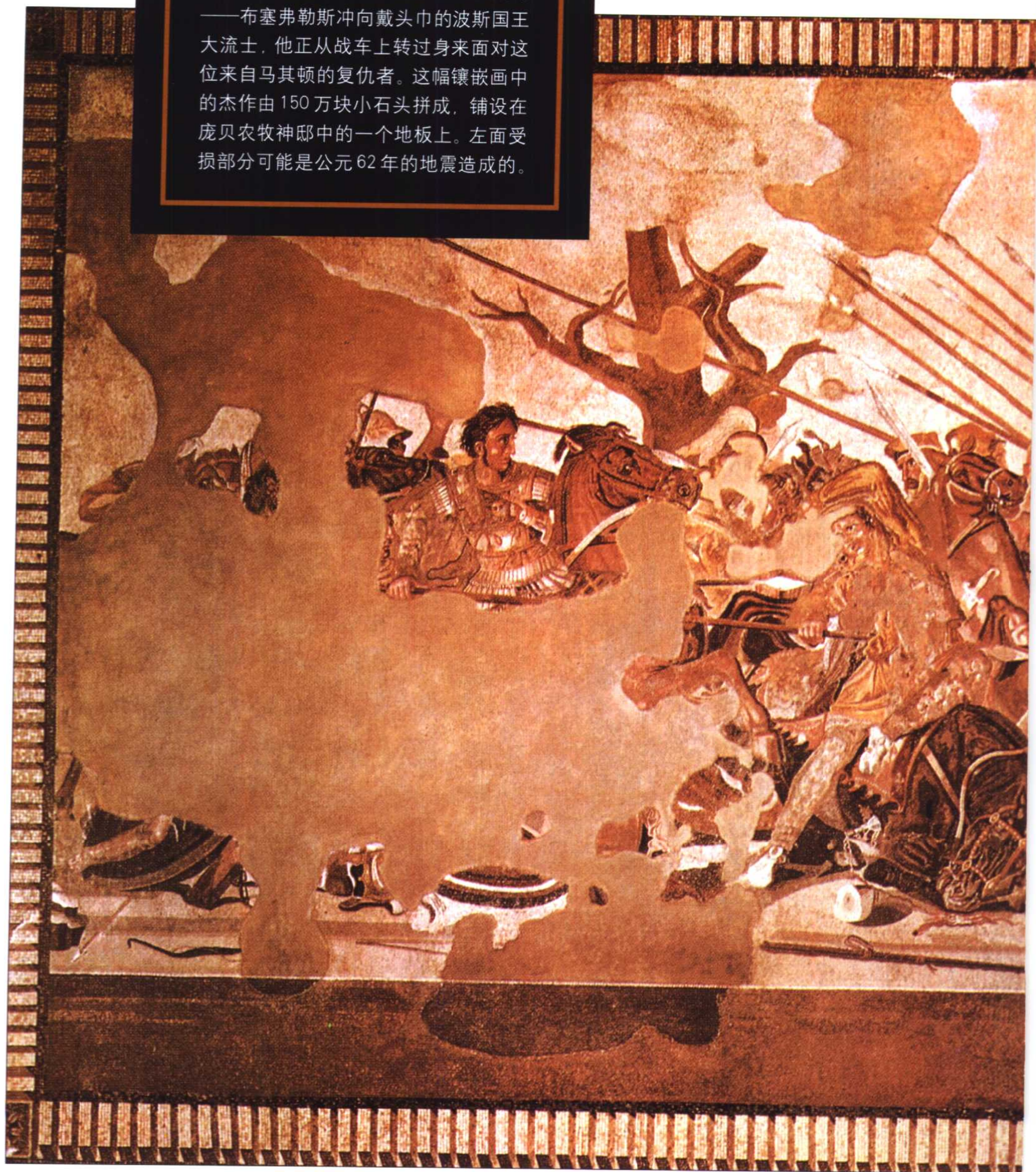
■ 这座庞贝的房屋正处在挖掘和修复之中，如图中所示，列柱中庭及与之相连的、饰有壁画的房间被摄影师的灯光照得通明。原先布局整齐的花园在庭院的泥土中留下了印记，上面的网状标记使考古学家得以记录物品或植物的发现地点。

别的美人才能让人感到如此遥不可及。

无论有关普里米吉尼亚的真相如何，卡西亚女士的道德观及社会地位却毋庸置疑。她的遗骸是由德国考古学院的学者们发现的，他们于1830年10月起开始挖掘这个住宅。彼时，著名诗人的儿子——奥古斯特·歌德来到了现场，为了表示对客人及其父亲的尊敬，他们把这座遗址命名为歌德邸。后来在中庭中发现了一尊有着突兀的耳朵、翩翩起舞的人物(后被认为是森林之神)的雕像后，它又被重新(十分不正确地)命名为农牧神邸。

农牧神邸是庞贝城中最庄严的府邸之一，它占据了一整条狭长的街区，其居住面积达3600平方米。德国考古学家从位于较狭窄南端的入口处(那里的便道上

■ 没戴头盔的亚历山大大帝在长矛、剑和马蹄的碰撞声中骑着他那匹强壮的马——布塞弗勒斯冲向戴头巾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他正从战车上转过身来面对这位来自马其顿的复仇者。这幅镶嵌画中的杰作由150万块小石头拼成，铺设在庞贝农牧神邸中的一个地板上。左面受损部分可能是公元62年的地震造成的。







镶嵌着由红、白、绿、黄色小块大理石拼成的拉丁字“欢迎”)开始,循序渐进地往里推进。两年后,他们终于抵达府邸的后半部分。但是,一部分房屋仍继续埋藏在地下近70年之久。1900年,挖掘者发现了4个人和簇拥在畜舍里的2头母牛的尸骨,它们离卡西亚躺卧的地方相隔只有一两个房间。

多年来,这座府邸一直不断地向人们展露它的宝藏。很显然,卡西亚和她的家族以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风格高雅的府邸为荣。历史上这座宅院曾从属于古老的萨特利家族,这个家族的年代甚至比罗马开始统治庞贝的时间还要早。(卡西亚一家可能不是萨特利家族的后裔,有证据表明苏拉的外甥于公元前80年前后曾接管过这份财产,这无疑打断了悠久的继承链。)这座宅院建于公元前2世纪初,尽管内部做过一些改动和装修,然而每一代人都十分慎重地保存了最初的建造者所设定的建筑和装饰风格。其他富有的房主可能会随意改动建筑风格,但是农牧神邸的主人们显然视自己为历史性建筑的守护者,甚至在公元62年的地震损坏了大部分城市之后,大量的建筑按更为现代的风格重建之时,农牧神邸的主人仍然拒绝变化。他们可能修缮了某个屋顶,修复了某幅斑驳的壁画,但是他们仍忠实于过去,忠实于建造这座辉煌建筑时所贯彻的美学标准。

城市中没有任何其他府邸如此完美地表现出古希腊人的影响。古希腊人在罗马仍较为落后时就已对这一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农牧神邸的布局非常合理、紧凑,房间宽敞,外观令人赏心悦目。

农牧神邸的内部结构十分适合庞贝当地的气候及生活方式。房间门朝里而建,这使他们在充分享用温和气候的同时又保证了隐私性和安全性。庞贝大多数房屋临街的门都通向一个狭小的门厅,然后是成直线排列的侧房及露天庭院、门廊、小型内室及走廊。一些建筑的局部由两层构成,其他部分则是露天设计。通往一个典型房屋的入口处建有一个中庭,这是一个设有半封闭屋顶

的庭院，内有一个蓄雨水用的池塘，四周是各式小房间。(农牧神邸中最大的中庭长度为50英尺。)中庭往后，如果还有空间，许多主人则按照传统的希腊风格建有一个列柱中庭。在这方面，庞贝人与古希腊人的做法略有不同，他们不是在中间的地面上铺上石头，而是将之变成了花园，中间大多还饰有鱼塘或喷泉。富裕的人家拥有不只一个中庭或列柱中庭，他们拥有两个或更多。

在房屋墙壁的装饰风格上，萨特利家族始终是保守的。考古学家奥古斯特·莫在对城市艺术流派的分析中将这种风格称之为“第一风格”，它给人以庄重但十分美观的印象。拉毛粉饰的墙壁被分隔成几块凸起的镶板，并饰以绘画。图案的着色细致入微、出神入化。透过门框和屋顶的缝隙射进来的光亮变化加强了这种效果，给人以大理石的错觉。其他装饰中，有些也许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更显示出超凡的品位。没有其他宅院拥有如此大量绚丽多姿的镶嵌画——葱绿的树木衬托下的一组悲剧面具、不同场景下的动物(从猫、鸽子到海洋生物应有尽有)、耳朵突兀的森林之神，以及忠实于酒神巴库斯的女祭司与之紧紧相拥的形象。

但是，在庞贝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像这幅地板镶嵌画(见102-103页)那样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在农牧神邸开始挖掘后的第二年初被发现的。1831年10月24日，挖掘者抵达一间硕大的聊天室。它是敞开式的，位于两个周柱中庭之间，在那里他们出土了一幅战争场景画。这幅作品细节严谨，非常戏剧化，完全由一种被称为“特塞拉”的切割而成的微型彩石拼凑而成。它的感染力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虽然也有同一题材的古典镶嵌画得以留存至今，但没有一件在力度和技巧方面能与新发现的这件作品相媲美。

最初，这幅作品的真实面目并未被人所知，它仅被认为是两位未知国王间的交战场面。其中一位可能是野蛮人的国王，另一位则可能是希腊国王。第一位国王俯身于战车的一侧，第二位国

乡村别墅中的 银器收藏

A TROVE OF SILVER IN A COUNTRY VILLA

“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一个出土于庞贝一座乡村别墅中的银制饮杯(见右图)上的铭文这样写道。这个器皿的外层是栩栩如生的骷髅形象，他们正演绎着这个赋有预见性的劝告。这样的饮杯有一对，是一套由109件银器组成的收藏品的一部分。在1895年的挖掘中，它们在位于庞贝大约2英里以外、被称为波斯克尼拉郊外的比萨尼拉别墅中被发现。这套银具不仅包括一整套餐具，而且还包括几件展示品。它们被藏在别

墅中一个放置在榨葡萄酒房间中的大缸内，旁边横躺着一具女人的尸骨。也许是她把银具藏了起来，打算以后再取出来。

如同在罗马一样，在庞贝银是打造华丽餐具的首选金属。在军事东征掠夺回来的银器以及富有的市民不惜重金购买这些银器的带动下，罗马的银匠开设了铺子以满足这种需求。他们制作出精美的杯具、碗、水罐、花瓶、长柄勺、盘子和浅碗，以及梳妆用具如长柄镜子。越来越多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人家把它们购置下

来，并作为传家宝流传给后代。比如，比萨尼拉别墅收藏品中的一个餐盘在使用时已有300年的历史。终于，银匠大量的制作意味着普通人家也可拥有一两件银器。但是，像波斯克尼拉别墅中发现的数量如此之多的银器收藏只能属于非常富有的人家。在它们被发现后不久，埃德蒙·德·罗斯查里德伯爵就以相当于现在15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这套餐具。两年之后，他把整套收藏，包括这里展示的几件，捐献给了罗浮宫。

■ 罗马艺术中十分常见的图案——结着果实的橄榄枝装饰着这只双把饮杯。细腻的刻画和精美的造型充分展示出非凡的工艺水准。





■ 这个饮杯不乏幽默的色彩，上面的每个骷髅都被刻上了著名哲学家的名字。它们呈现的是生活中的场景，左上方是一个标着享乐主义者头衔的骷髅正贪婪地抓住一个蛋糕。



■ 这个酒罐也许在举行特殊宴会时会摆放在别墅的餐桌上。上面装饰着丘比特以及正以一头鹿为祭品、带翅膀的胜利女神形象。

■ 这只仅作展示用的金银碗突出表现的是一个象征罗马非洲行省的人物形象(见碗中图和右图)。她戴的头饰由大象鼻子、长牙和耳朵组成，羊角则表示这一地区的富庶。



■ 一把风格典雅的带手柄的镜子(见下图)是这个收藏中为数不多的梳妆用具之一。它的背面是出自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勒达和天鹅的形象。



王则骑在马上，他们四周的部下正在拼杀混战。但是，这件镶嵌画作品并非是对战争简单的赞美，而是洋溢着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他们敢于面对自己的死亡并竭力保全战友们的生命。

在镶嵌画出土后的几个月之内，3位意大利学者作出了更为精确的诠释。这幅镶嵌画所呈现的是一场决定古时大地上人们命运的重要战役，即由大流士率领的波斯人和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之间的战争。在这幅画中，亚历山大大帝骑着的正是他那匹带有传奇色彩的战马——布塞弗勒斯。歌德在听到这一结论后，仔细研究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这幅镶嵌画的临摹，随即同意了意大利学者的分析。“毋庸置疑的是，”他于1832年3月写道，“这幅镶嵌画表现的是亚历山大征服者的形象，以及由军队簇拥着的大流士在败下阵后被迫出逃时的情景。”“这是世界上登峰造极的杰作。”德国学者路德维格·库尔提乌斯如此断言道。

尽管农牧神邸收藏了大量的艺术珍品，但它绝非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处供富有家族享受其舒适的宅院。庞贝的住宅大多十分宽敞，然而，在这所宅院内，即使仆人也享有足够的空间。厕所、作坊、园艺工人的小屋及储藏室均设在一个独立的走廊上或沿着住宅的后半部分而建。农牧神邸除了其他舒适设施之外，还备有在庞贝发现的历史最早的私人浴室(地板下装有加热系统)，以及一个特别宽敞的厨房。厨房的屋顶非常高，窗户的位置也十分合理，以排出炊烟和烹饪异味。

在卡西亚一家宴请宾客的日子里，这些区域便显得异常忙碌。一大群家奴(这个家族可能会拥有几十个家奴)俯首待命为盛宴做准备，打扫装饰客厅，总之要使主人和客人感觉舒适。对庞贝享有闲暇的上层阶层来说，这类娱乐活动实际上是一项重要的义务。晚宴于下午三四时在客人们例行去过浴场之后举行，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喜爱交际的庞贝人常把他们四分之一醒着的时间花在宴席上，中间还穿插赌资不大的赌博、棋盘游戏或观赏特地为



■ 这是庞贝一个典型的小厨房。烧炭的炉火设在石头砌成的炉灶上，饭菜的烹饪主要在这里进行。带有椭圆底的铜锅可以安放在炭火中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热量。炉灶上方的窗户可以排烟，有些厨房的屋顶上还开有天窗。

■ 图中所示的是庞贝的厨师用于烹饪的炊具——一只平底铜锅，一只带盖的赤陶碗，架在铁制三角桌上用来烤肉或鱼的铁炉，装香料、香草或油的长颈陶罐以及烤制小蛋糕的铜制烤盘。



晚宴而雇用的奴隶出身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的表演，在一些圈子内还时常进行文学讨论。

农牧神邸拥有4间餐室，它们的使用要根据不同季节、天气状况以及客人的数量而定。在炎热夏季的日子里，客人们可能会喜欢通风的那间，它的一面是敞开式的，面朝周柱中庭。在较冷的季节里，聚会可能会在遮挡较为严实的餐室里进行，那里有采光较好的大窗户，地板上的镶嵌画的主题——秋天的风韵与季节也十分适宜。在这幅画中，秋天被拟人化地描绘成一位头戴藤蔓编成的头冠的小天使，他骑在狮子身上，正端起金碗痛饮。

在晚宴和宴会上，男人和女人并排躺卧在带有坡度、宽敞的躺椅上，躺椅呈U字形摆放在一张低矮的中央餐桌周围。他们可能也从摆放在三脚小圆桌上的餐盘中拿取食物。要严格地遵守礼节，尽管农牧神邸的主人（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卡西亚的父亲还是她的丈夫）无须像一位同代人一样提醒大家。这或许是一位缺乏社会地位安全感的人，他在自己餐室的墙壁上刻上了举止规范的条文。“勿要在谈话时言语猥亵。”这位主人告诫道。他的府邸因此而被命名为道德家邸。“勿要以贪欲的眼光看人，或向别人的妻子暗送秋波。”“控制自己不要发怒，或使用冒犯他人的语言。否则，敬请打道回府。”

无疑，赶赴卡西亚家宴的客人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像其他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一样，农牧神邸的主人也会很乐意把同一阶层的朋友介绍给商人和买卖人，以及那些恢复了自由并被帮助扶植起生意的奴隶、获得了自由的奴隶的雄心勃勃的儿子们，还有其他一些出身卑微、视主人为庇护者和捐助人的所谓受人庇护者。不管这群人的出身多么参差不齐，但在正式场合可能有严格的人数规定。罗马人认为九是最理想的客人人数，这使每个躺椅上有3位客人。尽管如此，由于奴隶们的进进出出，再加上不少客人带有照顾个人特殊需求的奴隶来，餐室可能很容易显得十分拥挤。





如果说这座府邸的外观不容忽视的话，那么农牧神邸的主人更可称得上是一位情趣高雅、循规蹈矩之人。他按照惯例行事，招待给客人的菜肴精致但不过量，所有食物均可轻易用勺或手拿取。客人无须费力切割肉块，因为奴隶们事先已经代劳了。从厨房一路送来的食物不会很烫口，餐室内还有轻便的火盆可再加热，或者在客人面前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第一道菜通常是芳香开胃的拼盘，与现代意大利餐前小吃极为相似。传统上，这道菜包括鸡蛋和橄榄。如果卡西亚和她的家人欣赏埃皮瑟斯——这位与他们同时代的罗马美食家的话(他所收集的菜谱已流传到现代)，他们或许会要求厨师准备一道他的特色菜作为主菜。这或许是鲜美的火腿，它先是用干无花果、蜂蜜和塞进火腿切口内的月桂树叶调味，然后涂上面包屑烤制而成。比起猪肉和羊肉，牛肉的食用量则要少得多。鹅和飞禽非常受欢迎。由于那不勒斯海湾近在咫尺，庞贝人还可选择各种各样的鱼类，并佐以大量的辛辣调料。

罗马人的口味很重，他们的菜肴常佐以大量的胡椒和香料，如枯茗，以及浓郁的香草如独活草、月桂树叶和麝香草。许多菜肴的味道是酸甜式的，烹饪家禽和飞禽的调味品通常有胡椒、烤制的枯茗、西洋李子、蜂蜜、醋及爱神木酒。如果缺少了大量的“佳罗姆”或“利卡门”，很少主菜会味道好，这是一种味道十分强烈的咸味作料，它是混合发酵的小鱼如和西鲱，再加上鲐鱼和其他较大型鱼类的内脏调配而成。“佳罗姆”较稠，味道也较重，而“利卡门”则味道较轻，经过滤处理过。在近代拉丁语中被叫做“第二餐桌”的饭后甜点通常包



■ 庞贝人喜欢饮用稀释的葡萄酒。他们在用餐时身边随时放着盛水的保温器皿。这个形似俄国式茶饮的铜制茶壶做工精湛，可做多种用途。它既可由拴在有3个女性头像上的链子挂起来，也可立在3只狮子爪上，里面还有可用煤炭加热的装置。残存在器皿中的炭表明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它正在使用之中。

■ 纵身跳跃向胡子海神致敬的海豚是这个装饰华丽的铜制食物加热器封盖的把手。极似神庙门的两扇门后是燃烧室。冬季食物加热器还有助于驱除庞贝四处通风的餐室里的寒冷。边上造型为手状把手，使移动起来非常容易。



括水果，或是上面饰有罌粟籽的甜味奶酪蛋糕，或是打碎的蛋和橄榄油烹制而成、吃时再在上面配上胡椒粉和蜂蜜的蜂蜜蛋，这道美食像煎蛋卷一样只在称谓上流传至今。

只有在餐后客人们才会开怀畅饮，他们可能会移到另外一间餐室，那里有几盏铜制或泥塑油灯照明。奴隶们斟上最新送来的葡萄酒，不会让酒杯长时间空着。农牧神邸的厨房旁边即是一间规模很大的储藏室，据说里面储存着大量的装满了主人最喜爱的葡萄酒的两耳细颈酒罐，也许会有一种当地产的、被称为“维苏威奈姆”的佳酿。很少有人饮用不加稀释的葡萄酒。在寒冷的天气里，他们会用一勺热水来温酒。而在夏季，他们则爱用清澈的泉水冰镇和稀释。

比卡西亚一家更热衷于大肆炫耀华而不实的奇珍异宝——如来自世界最遥远角落的价格不菲的精美食物，以及挖空心思把各种食物摆放成与其真实面目大相径庭的拼盘来招待客人，拉丁讽刺作家佩特罗尼乌斯虚构了一位名叫特里姆契罗的贪吃鬼。他在一个与庞贝极其相似的海边城镇用各种奇形怪状的食物宴请宾客，如腹内塞着一群活歌鸪的野猪、一只扮做神话中带翅膀的马、珀伽索斯的野兔以及上面饰有鱼鸟并精心拼成肥鹅状的猪肉。佩特罗尼乌斯对特里姆契罗及其朋友略带夸张的描述一定使颇有鉴赏力的庞贝读者发出了会意的微笑，他们太熟知他所指的那些人了。

庞贝也有暴发户。与萨特利这样的家族不同的是他们是在贸易中发了财，而不是靠世代对土地的拥有权发财。他们试图在当地的的上层社会中寻求一个立足点。一位来自这个社会阶层的重要人物以其独特方式为农牧神邸举办的盛宴所取得的成功尽了微薄之力。他的名字叫阿勒斯·翁布里西·斯科罗斯，是庞贝发酵鱼酱制造业以及贸易界的重要人物。有关其私人生活以及事业的诸多细节已由美国古典学者罗伯特·库尔提斯根据各种线索整理汇



集呈现在人们眼前。罗伯特·库尔提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也许是得益于毗邻理想捕鱼地点这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庞贝当时是罗马帝国内“佳罗姆”和“利卡门”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老普林尼把它列在以鱼酱而闻名的城市名单上。鱼酱作为罗马厨房中最重要的常用品之一，其生产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产业。通常它们被分装在体积较小的赤陶罐中，这在罗马帝国各地都有发现，并被古罗马军团出征时随身携带。附在这些陶罐上绘制的商标不仅表明其成分，而且还标出了制造商、运输商以及货物最后验收者的名字。它们大多标的是阿勒斯·翁布里西·斯科罗斯及其家族的名字。带有斯科罗斯商标的陶罐在庞贝各处商店及不同家中均有发现，甚至在赫库兰尼姆及法国南端的弗苏麦也有发现。

为了满足顾客不同的口味，斯科罗斯不仅在本地生产种类不同的鱼酱，而且还进口外国鱼酱在当地销售。一些罐子上的商标表明它们是从一个西班牙生产者那里邮寄给斯科罗斯的。斯科罗斯不仅拥有自己的店铺，而且至少还在城市别处的五六个从事批发的店铺中拥有股份，也许是控股。在庞贝及其周围发现的罐子上的商标表明这些店铺是由斯科罗斯家族的其他成员经营的，不同货物上标有他的姊妹或妻子的名字，以及至少两位获得了自由并已改姓这个家族姓的奴隶的名字。

对于自己的后代，老斯科罗斯则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他一定花费了不少钱财来资助儿子的政治生涯。因为这位和父亲同名的年轻人被选举为执政官，这是一个如果没有财力的投入无论如何也获取不到的职位。小斯科罗斯没能享受其选举的成功，不久便去世了。位于赫库兰尼姆城门外的这个家族的陵墓上有一段铭文是专为纪念他而写的。尽管小斯科罗斯的政治生涯非常短暂，他却好像备受市民的爱戴。他的父亲在铭文中特别提到市政府为他

在这个资源丰富城市中的饮食

EATING AND DRINKING IN A CITY OF PLENTY

庞贝人喜爱美食。来自田地、小溪和大海的新鲜美味以及产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异乎寻常的水果、蔬菜使庞贝人一饱口福。早餐是面包和蜂蜜，还有用来蘸干面包片的葡萄酒，也许还佐以橄榄和海枣。午餐要清淡些，一般是鸡蛋、面包和奶酪。晚餐则要丰盛得多。按季节的不同，晚餐一般始于后半晌或傍晚，内容也要视食物的供应情况和场合的不同而定。尽管条件差的人家不得不满足于小麦、豌豆或蚕豆煮成的粥，但是富裕的人家则可以尽情享受香气扑鼻的盛宴，如果家中有客人来更是如此。

按照当时的习俗，每位客人来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牙签和餐巾，以使用餐时使用。用餐结束后，用过的餐巾也许会作为小费送给侍奉在左右的



的葬礼捐献了2000塞斯特斯，并为了纪念他在广场上竖立起一尊骑马者雕像，如今已不复存在。

无论老斯科罗斯多么富有，取得了多么高的社会地位，他对自己的致富途径感到骄傲。他的府邸位于庞贝的老城区，毗邻马林城门，是一座极其美观的错层式大建筑。它的里面设有3个中庭，其列柱中庭内设有鱼塘，低层还设有一座私人浴场。据估计，这座建筑中的局部部分在火山爆发时已有200年的历史。但是，老斯科罗斯或是其前辈们对它进行了改造以迎合当时的流行风格。老斯科罗斯喜爱炫耀和夸张，他所做的最显著改动之一就是中庭内极具个性的镶嵌地板，它紧靠新建的主入口处，是由装饰性极强的黑白两色“特塞拉”镶嵌而成。它尤其以4只逼真的鱼酱罐的造型而著称，每只罐子的刻画极为细致，甚至包括手写的标有成分、来源和高质量的独特商标。除了一个罐子外，其余皆标着阿勒斯·翁布里西·斯科罗斯的名字。

镶嵌画中这些陶罐的位置是为了吸引人们的视线而精心设计的。老斯科罗斯明白无误地希望他的客人注意到这些陶罐，并走上前去，轮流细细查看每个商标，然后发出惊奇和赞叹声。如此的炫耀对贵族来说会丝毫不为所动，罗伯特·库尔提斯认为“无疑斯科罗斯和特里姆契罗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老斯科罗斯只是如此象征性地并以品位不佳的方式把他的工作带到家中，他的加工厂和仓储均设在别处。他把自己的豪华宅院看成是一个花费和展示其财富的场所，而不是获取财富的地方。然而，其他庞贝人，无论是出身卑微的工匠，还是地位比斯科罗斯还要高的人在工作地点和居所之间并没有划定清楚的界线，





奴隶。由于那时没有叉子，意味着必须用手指把食物送到嘴里，餐巾便变得十分有必要。

由三道菜组成的晚宴时间可以很长。第一道菜可能会是水生贝壳类动物和沙拉。接着是肉食，宴会上可以有多种禽肉供选择，从鸽子、斑鸡、野鸡到孔雀、鸵鸟、火烈鸟应有尽有(一个菜谱介绍说如果没有火烈鸟，用鸚鵡代替也可)。鱼大概也会在菜单上出现。厨师有近百种的鱼类可选择。接下来是水果，然后是畅怀痛饮。美酒上标有酒商以及榨葡萄时在任的执政官的名字。(最受人喜爱的一种葡萄酒已存放了100年之久。)

有大量的菜谱可供厨师选择。有的是埃皮瑟斯记录下来的，他是世界上第一批撰写菜谱书籍的作家之一。这些书中记录了如八宝睡鼠、松鼠以及用牛奶喂肥的蜗牛等美食。埃皮瑟斯最著名的菜谱之一是用火烈鸟的舌头和鲑鱼的肝制成的菜肴。弄糟这道如此奢侈菜肴的厨师将会被带到主人面前接受体罚。

甚至连住在农牧神邸的一些人也从事一些零售活动。农牧神邸的正面并排开有四家店铺，其中两家设有可通往宅院的内门。如果这些店铺是租给没有血缘关系的承租人的话就大可不必这样设计了。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中的银行巨头之一卢塞斯·恺斯里斯·路肯德斯也是把他的家当成了办公室。他位于斯塔比大街上的豪华住宅留存着复杂的金融交易的记录。挖掘者于1875年在清理瓦砾时发现了一个包铜的箱子，里面放有154块历经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磨难后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的蜡板。这些蜡板记载了许多名声显赫的庞贝市民的金融秘密——贷款及还款的情况，其中包括斯科罗斯鱼酱生意中的成员。这为历史学家研究罗马的银行业务提供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参考资料。

路肯德斯是一位恢复了自由的奴隶的儿子，这位前辈为家族事业日后的兴隆奠定了基础。这对父子或两人中的一位觉得应该把自由这份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一个奴隶。这位得到自由的奴隶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令人建造了其前主人的半身雕像，并把它复制品送给了他，以便在府邸的中庭内展示。留存至今的复制品的底座上的铭文标有出资建造者的名字，并表明这件作品是献给他的恩人的。“自由人费里克斯向我们的卢塞斯致敬。”

无论这尊半身塑像塑造的是路肯德斯还是其父亲，可称得上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充分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罗马雕刻家通常擅长写实，但有时也会美化某些特征，而这件作品的创作者却实事求是地刻画出这位精


明商人的面容。他既没有忽略他低矮的前额和皱纹，也毫不掩饰他那硕大而且突出、上学时一定曾遭人耻笑的耳朵。但是，他同时也通过眼神刻画了这位商人的睿智和精明。单从外表上看，在金融交易方面不太容易找到一位比他更精明的人。

斯塔比街上的豪华宅院足以证明路肯德斯在商场上的卓越才干。尽管他出身低微，但是他在事业有成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对艺术的鉴赏力。他令人制作了不少精美的壁画，其中一幅表现的是特洛伊之战后普里阿摩斯国王找回惨遭杀害的英雄赫克托耳尸体的情景。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毁坏了这幅作品，它残存的部分表现的是虽然年事已高但风韵犹存的赫卡柏皇后从窗口俯视她那死去的儿子时的情景，脸上的痛苦表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对一些庞贝人来说，他们名下的地产即是他们收入的来源。一位以这样的方式谋生而且颇有经营头脑的人是一位名叫朱丽亚·费里克斯的女人，她是迄今为止在庞贝已出土的面积最大的房屋的主人。这座建筑的占地面积是农牧神邸的两倍，占据了城市中一整块方形街区。它位于竞技场和大体育场的街对面，北端毗邻丰收街。尽管它处于闹市之中，但是学者们仍将它称为别墅，主要是因为其面积巨大，这块空旷的地产一定给人以郊外度假胜地之感。它内设一个风格幽雅的居住区、一个大型花园(里面建有鱼塘，还有由细细的长方形大理石柱子支撑的美观的门廊)、食屋、浴室、商店以及不少设有单独入口以供出租的房屋。在火山爆发的当天，这样的一个人

■ 这张三角桌摆放于边缘饰以动物形象的精美大理石地板上。这张餐桌是在一个用做客厅的房间内发现的，它放在中庭和带有柱廊的花园或庭院之间。为客人们准备的美食就摆放于这样的餐桌上。





■ 细长支柱上的油灯在庞贝的夜晚发出微弱而又烟气腾腾的光亮。这盏灯上只有一个插口和灯心，而有的油灯则多达14个插口，发出更强的光亮，但也散发更多的烟雾。



■ 这只铜凳的4条腿制作工艺精美。这种被称为“双人坐椅”的上面通常会放置垫子以便坐起来更舒服些。





口处附近的外墙上张贴着一幅大型告示，上面登载着这里的设施可供出租的广告，“斯普鲁斯之女朱丽亚·费里克斯的地产上可供出租的有：令维纳斯及达官贵人称心如意的浴室、商店、楼上房间以及单元。出租时间从8月13日起连续5年的时间。5年到期之日，租约可续签，手续简便”。

如果维苏威火山没有爆发的话，朱丽亚·费里克斯也许会兴致勃勃地引导将要成为她房客的人们参观她的宅院。但是，在近1700年后才有人光顾这里。那些于1755年来到此地的人是一群寻宝者，他们对不费吹灰之力地掠取财物更感兴趣，而对房屋的风格及装饰则提不起兴致。这群人在成堆的瓦砾中搜寻，用马车运走贵重的物品，其中包括一组精美的表现阿波罗和缪斯的壁画，后来这幅壁画在巴黎的罗浮宫找到了安身之处。首批挖掘者疯狂地寻找一切可兜售的纪念品，在他们洗劫过后，这块地方处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糟糕的境地。

在此后近200年间，这片废墟又一次被掩埋在瓦砾之中。由于人们对其所知甚少，就其营业性质便有了诸多源于无知的谣传。一些早期观察家未能意识到那里出土的诸多物品实际上是生殖力的象征，其他一些在他们看来猥亵不堪的物件，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故作正经、过于敏感而已。他们依据诸如“令维纳斯称心如意的浴室”这样的广告、一件巨型男性生殖器石雕以及几十处来往房客留下的涂鸦(包括一位名叫弗布斯的，自称其职业为男妓)提出一个荒诞的说法。

1952年，阿米蒂奥·梅于里，这位在20世纪中叶大部分岁月里负责挖掘的意大利考古学家，对这片遗址又做了一次更为细致的调查。他无论是对这片地产还是对其房主都表现出比其18世纪的前辈们更多的尊敬。尽管我们对朱丽亚·费里克斯的其他方面所知甚少，除了通过其雅致的房屋所表现出来的不俗品位之外，但毫无疑问的是她是一位商人，一位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人。一些

学者猜测她可能是一位家道中落、处境困难的女继承人，被迫出租家里的祖屋。从名字上看她的父亲斯普鲁斯似乎出身卑微，但这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不是十分确切。无论是她继承了这所别墅，还是亲自购置了它，她很明确地把它视做一个有价值的投资。

直至今日，学者们还在为这块地产的用途争执不已。梅于里的研究表明那个“令维纳斯称心如意的浴室”并非是为这位爱神的信徒们嬉戏而建造的，而是朱丽亚基于充分的商业理由建造的一座小型公共浴室。他相信公元62年的地震毁坏了城市中大多数大型浴场，朱丽亚觉察到市场上的这一空缺，并弥补了它。她提供了所有应有的设备，从更衣室到冷水浴池和蒸汽室。

与梅于里观点截然不同的是麦狄奥·戴勒·科特。他认为这块地方是一个名为“庞贝青年会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他们在这块地上修建了健身房，里面的健身设施一应俱全。美国杜克大学的古典学家劳伦斯·里查森于1988年指出，此处房屋原本是专为商人净身和用餐而建的俱乐部。无论哪种情况更为属实，这里的常客以典型的庞贝方式在任何空白之处无拘无束地留下了他们的签名。戴勒·科特对古代的涂鸦有着特别的兴趣，他调查了这些留言者的姓名，又对照在别处发现的名字作了反复核对，终于梳理出一些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情况。一些人明确地标上了他们家族的名称及从事的职业，另一些则仅留下了绰号。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否是在同一时间在那里逗留过，但是在这些乱涂者中显然有一些是年轻的绅士、工匠，还有一些出身更为卑微的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坎帕奴斯的珠宝商，还有一位名叫奥罗斯·维狄斯的，他可能是拥有城市中最大宅院之一的富商之家的后裔，还有以雕刻为生的普里斯克斯，以及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朋友们炫耀他于4月21号(年份不详)在诺卡拉举办的运动会上取得辉煌战绩的哈比特斯。

在别墅的别处，人们确实租用房屋作短暂停留。相好的留下



怡人的庞贝花园

POMPEII'S GARDENS OF DELIGHT

罗马帝国时期的公民十分珍爱他们的花园，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或是商业性的。他们认为花园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庞贝人，诗人弗劳罗斯认为他们拥有“所有地区，不仅是意大利，而且是整个世界最好的”花园。他们最大可能地把每分钟都消磨在位于居所中心的绿色王国里。

规模很大的房屋会拥有几处设有柱廊的精巧花园。这是一片风格典雅、柱廊衬托下的露天绿洲。主人可在这里倾听喷泉发出的汩汩水声，欣赏矗立在灌木丛中的大理石和铜制雕像，从而得到身心的愉悦。规模很小的房屋也有自己的小天地。

在布局整齐的花园内主要种植着常青植物，其间点缀着盛开的鲜花。而在布局不十分规整

的花园内，水果树和坚果树撑开绿阴，蔬菜和香草也生长旺盛。这得益于温和的气候，一年可有三季收成。特殊场合时，由花朵和水果编制而成的造型复杂的花环便悬挂在柱子之间。这种装饰形式也常见于用于室内装饰的壁画中(见上图)。

在所有已被研究过的庞贝花园中，被调查得最彻底的莫过于位于城市的东南端一片长123英尺、宽115英尺的开阔地方了

(见下图)。在1953—1954年间进行的首次挖掘期间曾发现了一尊海格立斯大理石雕像。它后来便被命名为海格立斯花园。这尊雕像相对于这座规模不大的宅第来说好像过于庞大，它的用途随着后来挖掘的深入才变得清晰起来。采用巧妙的考古方法(详见后几页)在这里进行的挖掘向人们揭示出这里一年中(至少某些月份里)种植的植物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的基础。



■ 这是从空中拍摄的海格立斯花园照片。住宅区(右下角)同花园相比显得过于狭小。花园中星星点点的是考古学家根据土壤中留下的缝隙制作的水泥模型。



了他们曾到过此地的记录。如皮瑟·普里玛曾在此与一位自称为“斯潘力图狄奥罗斯”的人约会，戴勒·科特将此名译为“将要胀破的鱼”。

不管朱丽亚的房客们来到此地的目的如何，她把自己的宅院装饰得富丽堂皇。梅于里的挖掘表明她曾用华丽的大理石和赤陶雕塑，如出自古希腊哲学、历史和神话中的人物雕像，来装饰住房和花园。

并非庞贝所有的房屋都像朱丽亚·费里克斯别墅一样规模庞大，像农牧神邸一样装满艺术珍品。多数的住宅区中混居着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简陋的房屋与华丽的宅院为邻，诸多为早期贵族建造的大型庭院由于这些贵族已迁移至郊外而被分割成不同的单元，里面居住着出身卑微的人家。这在地震导致城市中的住房短缺后更是如此。

比如，被称为吉塞普二世邸(为纪念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多层建筑在公元62年地震前大概是某个富贵人家的豪华宅院。但是至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它已被分割成数家住宅和一个店铺。中庭内所有精美的灰泥图案被铲除干净，墙壁被摧毁，柱子被挪动了位置，房间被隔断，一个狭窄的楼梯被加了进来，旧的门用墙封上，一扇新门开在了建筑的正面。显而易见的是，一间里面设有壁龛、喷泉和圆形窗户的宽敞浴室，这样一个以前的主人曾经享受奢华和隐私的地方，也被改造成至少是半公共性质的洗浴设施。宅院的另一侧翼变成了一个商业性面包烤房，里面设有一个用来和面和揉面的工作间以及一个超出任何一户人家所需的大烤炉。当时曾目睹过这所宅院鼎盛时期的邻居在看到这些衰落的迹象后一定会摇头叹息。

但是，富有的上层社会并不是惟一懂得品位的人。即使非常简陋的房屋在设计上也体现出和谐的美。位于剧院东面，与之仅隔一个街区的一所房屋内虽然房间不多，但布局非常匀称、高雅。



昔日的芬芳

AROMAS OF THE PAST

世界著名的庞贝专家维尔米纳·詹史密斯基花费了35年的时间解读从维苏威火山地区的碎石瓦砾中搜集到的线索，并试图重塑这个城市的花园历史。经过研究她详细地描述了花园中生长的植物种类、养殖的方式，甚至种植它们的不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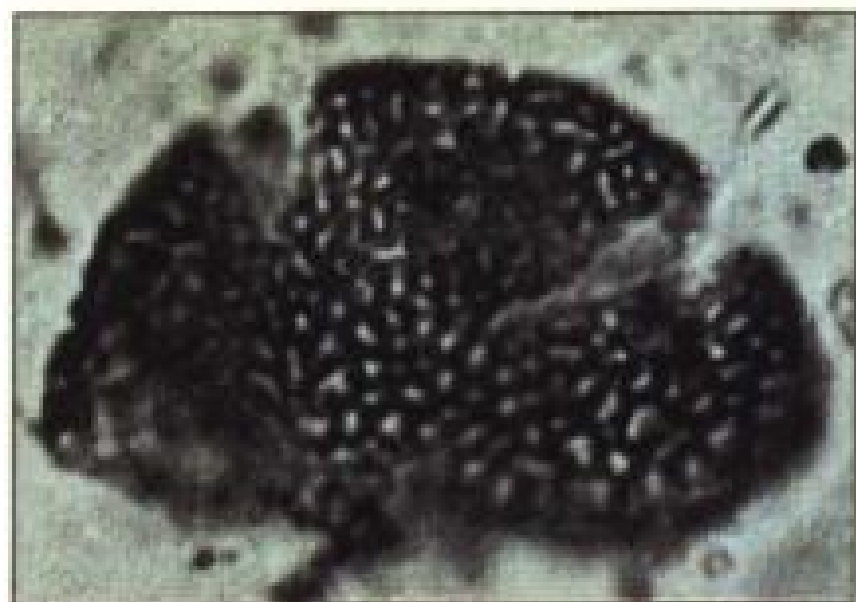
比如在解开海格立斯花园之谜的过程中，她的探寻工作主要是研究土壤的轮廓、已炭化的植物残余以及根据已腐烂的根和桩在土壤中留下的缝隙制作模型。这些模型几乎就像指纹一样，显出海格立斯花园的围墙内曾种植着几棵大树，包括一棵樱

桃树和一棵古老的橄榄树。在花园的其余大部分地方没有发现树或植物留下的缝隙，这说明上面曾种着花或蔬菜。这是因为花和蔬菜已分解的根茎由于体积太小不可能留下足够大的空间让火山灰渗入。这个结论由于发现了大量的为了保护幼苗搭建凉棚所用的树桩留下的缝隙而得到进一步证实。

在土壤的样品中发现古代的花粉颗粒后，詹史密斯基把它送到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G.W.丁勃利教授处做测试。尽管专家们认为由于火山爆发所产生的巨大热量，并且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不可能有任何花粉能够留存下来，但是丁勃利却找出了21种不同的花粉颗粒。杂草的花粉几乎没有，它和其他证据证明了花园得到了很好的照管。

表明花园有人悉心照顾的还有其它证据。如这里设有一个复杂的灌溉系统，苗圃被挖成不同高度以利于灌溉（见右页上图）。事实上，从苗圃的设计、花园的巨大面积以及从根和桩的模

型中得出的结论使詹史密斯基相信这里曾种植着大量花卉，其目的不像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从房屋内发现的完整的玻璃瓶和在花园中发现的玻璃瓶的残片使我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詹史密斯基推断海格立斯花园的主人种植各种各样的花卉，为的是提炼香精。再加上橄榄油和其他重要成分后便制成了香水和软膏，待装瓶后出售。



■ 从海格立斯花园中发现的橄榄树的花粉，如图中的颗粒所示，进一步证实了那里曾生长着产油的果子。



■ 这把短柄斧头曾掩埋在火山瓦砾中。图中所示的柄手是后加上去的，可能是用于铲除花园中花床里的杂草。



■ 这些香水瓶因为年代久远而熠熠生辉，它们的发现使詹史密斯基教授断定花园以及与之相连的建筑曾是一个香料制造厂。在挖掘灌溉渠道以及花床的过程中，还出土了玻璃瓶以及盛放软膏的陶器残片。花园中还发现了一个锄头的刀身，它和当地如今使用的极为相似。花园的一角还设有一间狗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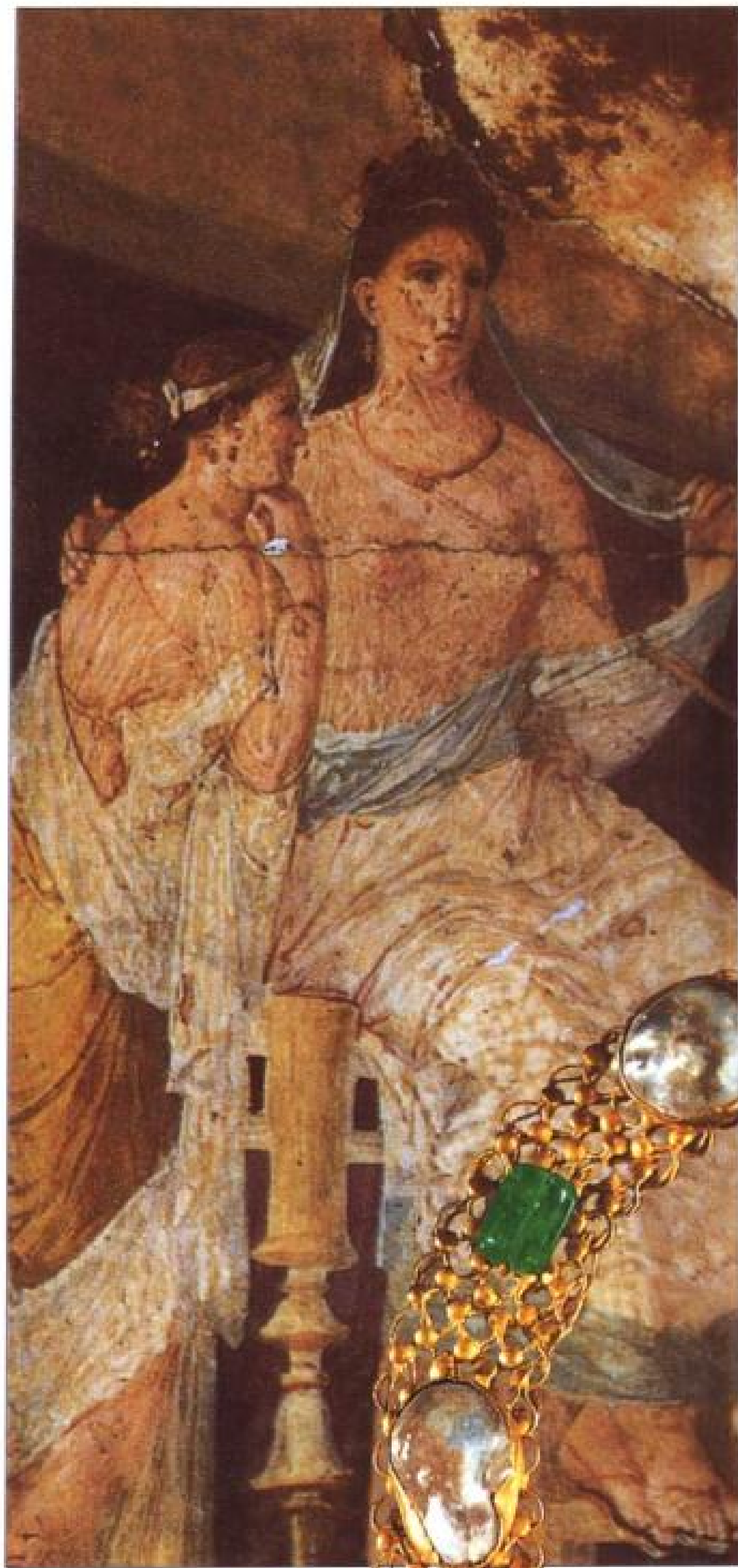


■ 维尔米纳·詹史密斯基为了辨别曾生长在海格立斯花园中的树木，她和助手们试图从土壤中寻找答案。首先，他们剔除掉堆积在里面的火山岩屑，并保存好已分解的树根留下的缝隙。然后，他们往里加入起加固作用的金属丝。接下来便往空洞中注入水泥（见左页三幅图）。几天后，模塑变硬，待工人们把周围的土除掉后，就露出正如左边这幅图中所示的一个古代根茎忠实的复制品。

整座建筑至今仍散发出亲切、暖人的气息。花园的四周是双层式列柱中庭，当时一定是宛若世外桃源。环绕中庭列柱的低矮墙壁呈现出优美的曲线，上面还种植了葱郁青绿的植物。有人(也许是房屋的主人或一位前来分享快乐的朋友)在门廊的墙壁上写下了“情侣似蜜蜂般渴望甜蜜生活”这样的诗句。故此，这所宅院被命名为情侣邸。城市的花园中不乏类似表示感激之情的涂鸦，客人们知道像“谢谢你”这样的留言会使主人感到非常高兴。

庞贝人热爱花园，并在那里消磨许多时光。夏日，他们在桃棚或乔木的阴凉底下的露天长椅上进食，查看日晷，用小狗和宠物龟逗乐孩子，教授笼子里的黑鸟唱歌。为了供奉莱爱斯和比纳斯即古代的家神，他们在屋内和花园里营建了神龛。有的是简单的壁龛，有的则是完整的小型庙宇。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在这些地方奉上焚烧过的祭品。

那些手头窘迫的市民虽然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置办藤蔓盘绕的凉亭、鲜花盛开的草丛、两边铺有黄杨木围篱的小径以及溅着水花的喷泉，但是他们也是尽其所能、不甘示弱。如阿曼德斯牧师十分珍爱一棵巨树，



■ 呈螺旋状的金蛇曾环绕在庞贝一位贵夫人的臂膀上。制造它的珠宝匠赋予它的表面以蛇皮的质感。





■ 梳妆的女人是这幅赫库兰尼姆壁画的主题。这位由其女儿和奴隶陪伴着的主妇佩戴的项链与图中所示镶嵌着黄金、绿宝石、珍珠母的短项链极为相似，是珠宝中的上乘之作。

它的树阴完全罩住了他的小院。他一定从来访的歌鸪、刺嘴莺、斑鸠、知鸱以及燕子中得到不少乐趣。比他更为富庶的邻居则在他们宽敞的中庭内种上各种可结果的树木——橄榄树、胡桃树、杏仁树、梨树、苹果树、无花果树和樱桃树。一些园艺工人还种植供人们食用的香草和蔬菜。有些花园布置得非常整齐，种植着修剪一新、低矮的黄杨木、迷迭香、老鼠属植物、常春藤，或是月桂树、夹竹桃。

大约在千年之交时由奥古斯都兴建的沟渠使城市的淡水供应量有了增加，这使一些房主得以修建观赏性鱼塘、喷泉和微型小溪。如在阿克塔瓦斯·夸多郎里的一条沟渠，它沿着游廊而建，两边还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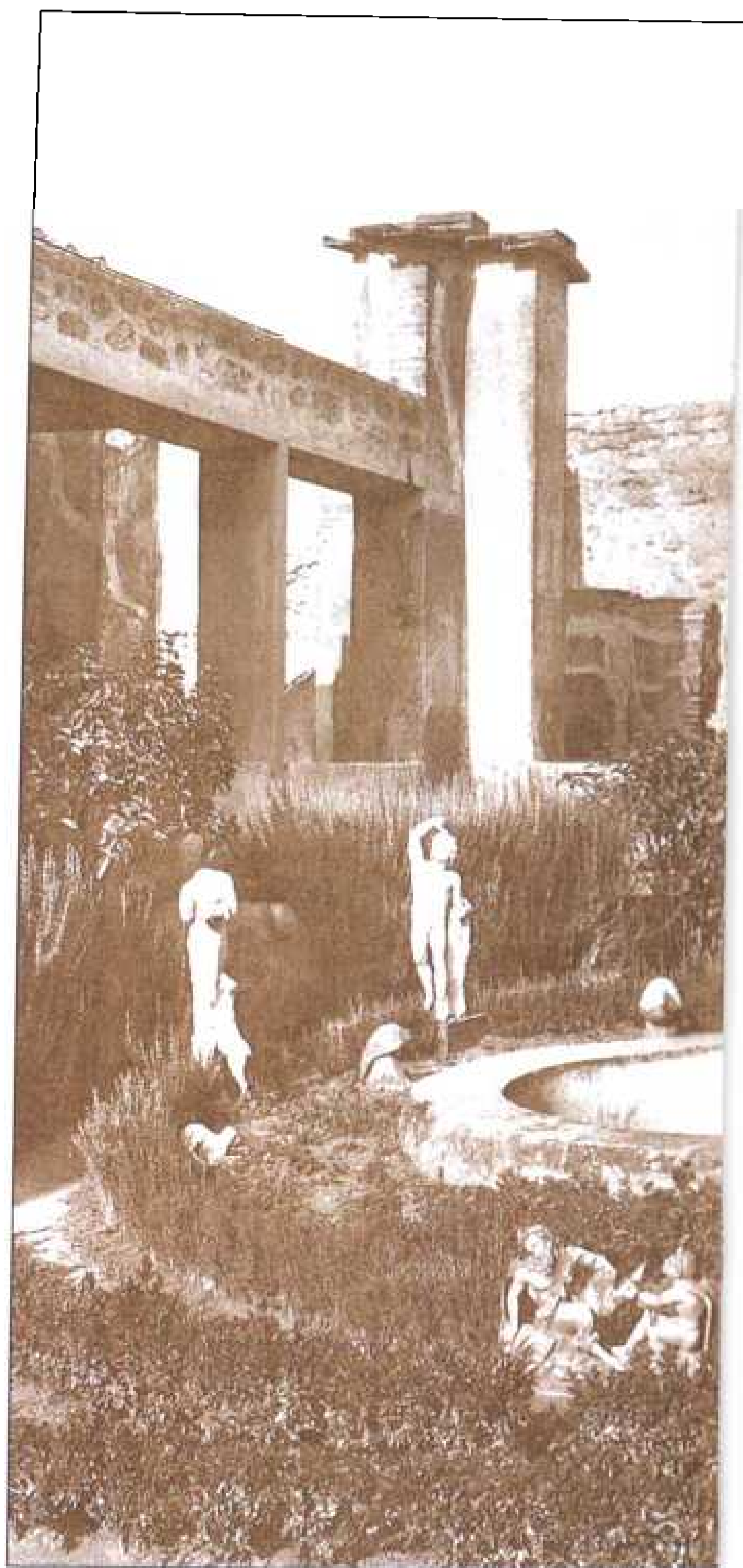
着小型雕像，其中的一尊是小型狮身人面像。沟渠流往低处的花园，让人联想起尼罗河的景象，诙谐有趣。在别处的花园内，雕像被改造成喷泉，喷射出来的水柱流入大理石水池。维蒂兄弟宏伟壮观的府邸内有一个列柱中庭，那里共建有14处这样的喷泉，为其提供动力的复杂的水利系统直至今日仍可运作，完好如初。

美国考古学家、古代历史学家维尔米纳·詹史密斯基花费了35年之久的时间对城市的花园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美国考古学家、古代历史学家维尔米纳·詹史密斯基花费了35年之久的时间对城市的花园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美国考古学家、古代历史学家维尔米纳·詹史密斯基花费了35年之久的时间对城市的花园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这是她实现其宏伟目标即恢复废墟本来面目的一部分。通过仔细地找寻留存的花粉颗粒和已炭化的种子、果实、蔬菜、茎以及根组织留下的痕迹，她使植物学家得以辨认庞贝人为了获取乐趣、食物有时甚至为了利润而种植的各种植物。她拯救这些植物的方法与挖掘者重塑火山爆发受害者的脸部及身体的方法毫无二致，即利用腐烂的躯体在岩屑中留下的压痕。许多已失去生命的植物的根组织如同人的遗骸一样已腐烂分解，但它的形状及构造在土壤的深层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孔隙。每座花园遗址首先被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剥离，直至公元79年时的地层，此时，这些根的组织用肉眼便可观察到。孔洞中积聚的火山岩屑被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工具剔除干净，易碎的组织用坚韧的丝线加固后，再把水泥注入空隙，便制成了模子。几天过后，模子开始变硬，在周围的土壤被清除掉之后，便露出一个



■ 雕像是庞贝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园的主人经常展示色彩艳丽的雕塑作品，如左图和右图所示亚麻色头发男孩和海豚。上面的这幅照片展现的是M. 路克里特斯府邸中设有柱廊的花园被发现时的情景。在这里，站立在壁龛内的森林之神赛利纳斯正把酒囊中的水洒向通往圆形水池的阶梯。另外一位森林之神（见图中前景）正察看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潘的一只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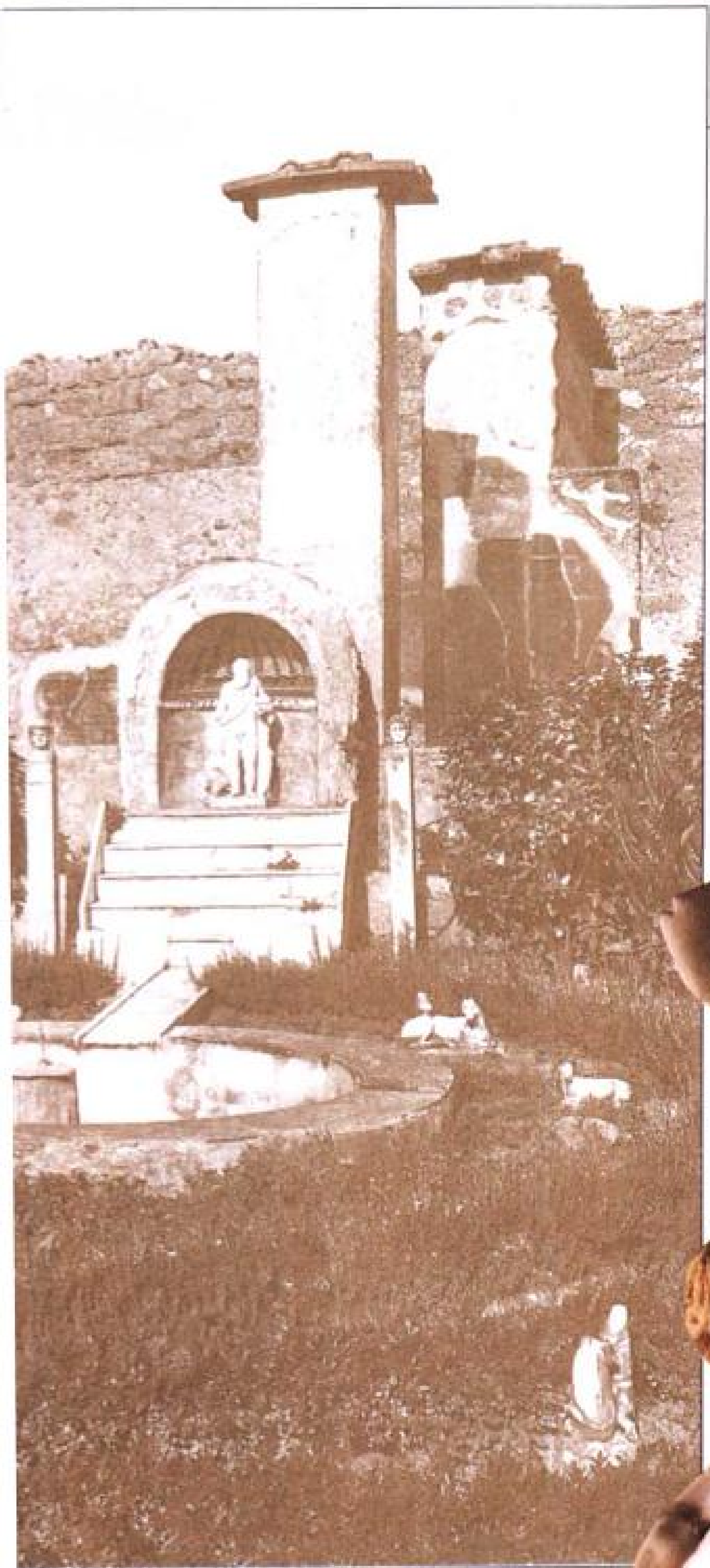


重塑后的古代根部的原始造型。学者们以这种方式得到所需信息之后，通常便可准确地辨认出生长的植物，并用火山爆发前生长在那里的植物再现古代花园的景色。玫瑰花又一次展露其芬芳，盛开在庞贝的花园中。

至于那些詹史密斯基无法从根及其他有形残余中得到的信息，她便从庞贝艺术中大量存在的植物形象中去探知。房主在他们的花园及室内饰有绘画作品。詹史密斯基仔细察看了几座封闭式小花园，它们因一面或更多墙壁上绘有花园的景象——相对于真实的花园

来说过于硕大的树木和雕像而魔术般地被放大许多。平面图中的孔雀有的在大摇大摆地走动，有的在梳理自己的羽毛，仙女们正把水洒在虚拟的水池中。画中的黄鹂在海枣树、玫瑰花苞和夹竹桃那细细长长的叶子上飞舞，所有这些景致皆以一丝不苟的准确性勾勒出来并呈现于人们眼前。

即使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艺术品也只是转瞬即逝，不能长久。每隔几年，庞贝人就会出资令人替换这些因风吹日晒而颜色脱落的壁画。火山灰在掩埋花园的同时也保护了那些还未来得及毁掉的壁画。但是，这些壁画在出土之后便不可挽回地开始脱落。无论怎样，它们在人们



猎取更为明显的宝藏过程中大多被忽略了。

在詹史密斯调查的过程中，她通常能够在这些绘画永远消失之前为后人记载下来，并通常能够找到那些考古前辈曾描述过或现场临摹、绘制、拍摄过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有时会在最后关头前功尽弃，如她在试图拍摄一位早期挖掘者临摹过的一幅作品时便是如此。这是一幅令人着迷的绘画作品：一棵果树上的鸟巢内有4只雏鸟正唧唧喳喳地迎接口中衔着食物归来的母鸟。“头一年，”詹史密斯追忆道，“我们清理出花园里丛生的幼树和树枝，并清除掉藤蔓以确认这件绘画作品还在原处。第二年，在我们返回时却被告知花园已被清理。我们赶忙前去拍摄这幅绘画，但是，当我们抵达墙壁时，却发现这幅不同寻常的绘画已经由于冬雨的冲刷而脱落，成为光秃秃的墙角下的一堆灰泥。”

室内装饰画由于避开了风吹日晒，留存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庞贝所有阶层的人家均在墙壁上绘制各种形象。尽管房间一般非常小(如有的卧室仅10平方英尺)，但壁画却驱除了任何幽闭恐怖之感，甚至较简陋的住所也显露出其主人对直观艺术的热爱。墙壁上很少没有饰以栩栩如生的色彩及装饰性极强的形象或戏剧化场面。在一些奴隶们幸运地拥有自己卧室的人家，那里的墙壁则因上面由线条勾勒而成的图案或简单的素描变得生气盎然。

当时与今日无异的是，风格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们的品位也不尽相同。一些贵族世家仍居住在祖传下来的房屋内，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他们祖先喜爱的装饰风格。但是，也有一些对过去没有依恋情怀的现代主义者，他们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还有紧盯左邻右舍的暴发户们，他们关注邻里是否有大规模的翻修，如有可能便紧跟其后，并极力把他们比下去。但除了这些出手大方的人家，也有许多户人家没有经济能力来赶这个时髦。在地震爆发之后和火山爆发之前的年月里，庞贝好像陷入了经济衰落。





■ 巧妙的手法把外面的世界搬到普布勒斯·凡纳斯·森斯特位于庞贝郊外的波斯克尼拉别墅中的卧室内。这些保存完好的壁画是庞贝富人极力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好证明，它们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壁画中的细节刻画入微，使观众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感觉。镶板虽然矫饰做作，但让人忍俊不禁。



至庞贝被火山灰掩埋之时，它的建筑所呈现出的多种装饰风格跨越了200年。尽管风格变化无常，但有几点始终未被完全摒弃。样式虽然新潮，但建造方法却是古老的。一些图案和色彩先是被从别处汲取过来，而后被改动、废弃，随后又复兴。最古老的宅院，在最后的庞贝人的眼里也许被认为是颇为现代建造方法采用的是古老的墙壁涂抹方法，赋予镶板以石头的质感，甚至还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制造出实际并不存在的柱子和上楣。始于公元前1世纪初期，壁画作家全身心地沉迷于追求各种可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他们通过运用各种透视技巧拓展了人们对房间的视野。庭院看起来似幻似真，天空的一角若隐若现，墙壁可以完全隐去，代之以虚幻中的室外景象。他们的一些灵感来自于当地剧院以及罗马和那不勒斯剧院里常见的背景幕帷，上面绘制的是演员们在表现想像场景时所需的建筑轮廓。

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期，赶时髦的庞贝人厌倦了这些在视觉上玩弄的把戏，开始注意到最新出现于罗马皇宫内的一些流派。这些流派更加讲究匀称，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更为大胆奔放，并使用了抽象的几何和植物图案以包容微观景致。随着这个世纪不断向前延续，绘画则变得更为精细和奇特，这也许反映出都城内那些走在时尚前沿的王公贵族们在性情上的变化。在整个帝国时期，由奥古斯都所倡导的简洁高雅的古典主义渐渐地被尼禄华而不实的风格所代替。随后，在火山爆发前几年间，少数人带头开始使用一种崭新的装饰方法，即用马赛克或真正的大理石覆面装饰墙壁。他们的初衷可能是为了美观，但是，这也可能是为了掩盖地震造成的墙壁上的裂缝。诚然，如果维苏威火山没有给庞贝降下帷幕的话，城市中这些宝贵的绘画作品也许会随着那些极力向上爬的人和现代主义者把装饰者请进家门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逃脱了如此命运并得以留存至今的绘画揭示出庞贝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那些品位高雅的人视古希腊世界为一切艺术

和知识的源泉。受过教育的希腊奴隶辅导他们的后代学习，身为奴隶或为自由人的希腊医生在他们生病时为其治病。希腊神话和历史中的场景成为家居艺术中最受欢迎的主题。比如阿曼德斯牧师用于装饰其餐室的绘画是珀尔修斯英雄拯救安德洛墨达少女、金苹果院中的海格立斯以及从空中坠落的伊卡罗斯。城市各处的绘画中均有特洛伊战争中的场景，这是因为罗马人从被流放的特洛伊人的四处漂泊中为自己的初始寻找到了一个神话。

有时，赋予这些作品以生命的艺术家运用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大多是模仿原有的希腊模型或依据图案书籍，这样的作品与现代的复制品不相上下。在市场的南端，工匠们的活既快又便宜，他们向不甚讲究的顾客交付订做的艺术品，在他们的货色中最受欢迎的是身体呈波浪状的蛇的造型，它被用来守护供奉家神的神龛。许多市民喜欢以真实的方式反映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在自己家中饰以自己、后代、动物、鸟以及反映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艺术形象。

这些细小的东西以自己的方式为考古学家了解过去提供了最珍贵的依据，其重要性无异于任何被埋葬的庙宇或皇陵。由于生命的倏然而止，这里丝毫没有死亡的气息，更像是静止不动的动画场面。空旷的房间内墙壁上的留言好像还在等待着应答。在维蒂邸列柱中庭的柱子上，一位年轻人写下了这样的祝福：“阿克特斯祝他的母亲克斯尼亚身体安康！”也许，在8月间那个厄运降临的日子里，她看到了这段祝福的话语，并在火山灰飘落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从火山灰中重新屹立起来的庭院

HOUSES RAISED FROM THE ASHES



134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一位客人在庞贝一家装饰精美的府邸花园墙壁上刻上了这样的赞美之辞：“啊！奥卜西斯，你的家是多么的舒适怡人！”城市中其他风格高雅的宅院内可能也会不乏如此这般的恭维之词。这些宅院从层层火山岩屑和火山灰中被挖掘出来，有的竟然丝毫没有受到毁坏，使我们得以了解庞贝富人的家居生活。

由于这个城市里的建筑空间非常匮乏，所以这些宅第排列得非常紧凑，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住户独享隐私和安静。高大、一般不设窗户的墙壁隔开了街上的喧闹并制止住任何偷盗的企图。但是，由于砖瓦覆盖的屋顶上开有大小不一的天窗，所以即便是最小的住所光线也很充足。这些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洒满阳光的区域与舒适怡人的背阴处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临街的入口处远远望去便可依次看见宽敞明亮、顶篷高悬的中庭，光线柔和的主接待室，阳光普照的列柱中庭或设有柱廊的花园。这个惹人注目的效果又常常因色彩绚丽的壁画以及图案复杂的镶嵌画而得到加强。

下面几页所展示的房间里面陈设的家具非常简陋，这当然是因为很少有家具能够在那场浩劫后完整地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庞贝人的家中所备的家具原本就不多，不过是一些木制躺椅、橱柜、小茶几和屏风。冬日里，窗板、门和帷幕遮挡住室外的寒冷。晚上人们便点起脂烛或油灯，铜制、铁制或陶制的炭盆提供少许热量。但庞贝的房屋不是为冬天而设计的，它们只有在夏季来临时才显露出勃勃生机。

虽然宫殿般的农牧神邸(见左图)(因中庭水池中的雕像而命名)已成废墟，但仍不失宁静和宏伟。它表明庞贝的住宅实为躲避城市喧嚣的圣所。这就不奇怪在末日来临时，惊恐不安的庞贝人把家中阴凉的幽深处当成了避难所，它那厚厚的墙壁一直保护他们不受外界的伤害。





让顾客和客人心生敬畏的地方

A SPACE TO
AWE CLIENTS
AND GUESTS

在L. 奥卜西斯·塞勒塞斯别墅高大的中庭内，光线和暗影交相辉映。他是庞贝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这个硕大的内室是庞贝最大的中庭，壁画的庄重风格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它作为正式接待室的功用。所有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以使来访者对主人的权势和品位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头一条短短的走廊把中庭与街道相连，两边的门则通向卧室。沿着顶篷开口的边缘而设的赤陶喷管把向中间倾斜的三角形屋顶上积攒的雨水引入地板中央的浅蓄水池。水池里的水曾流往设在住宅下面的水池，为日常生活提供新鲜用水。

一些房屋的主人为了增加中庭的庄重气氛，会在壁龛里或沿着墙壁摆放家族成员的半身雕像和祖先的死亡面具。主人的铁制保险箱有时也会放置在中庭内，通常是固定在地板上，临近他谈生意的办公地点。

一个尽显主人高贵的地方

A SETTING FOR THE MASTER

从古狩猎邸的中庭望去，这位现已无名的贵族的客厅尽收眼底。这个客厅的墙壁上饰有壁画，通往别墅中的小列柱中庭。通常这样的房间是用来抬高主人的尊贵身份的，他每天站在这里接待簇拥在中庭内有求于他的顾客。

在多数房屋内，客厅是中庭四周最大的内室，也是人们环观室内的最佳地点。它的名字来自“餐室”一词，可能指的是这个房间早期曾作为夏日餐室。它可能也曾用做主人的卧房，用帘子或折叠的木制隔板与中庭隔开。随着房屋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家庭生活的中心逐渐转移至设在列柱中庭四周更加僻静的房间内，客厅便成为一个正式的接待室，专门接待那些不允许进入私人区域的客人。







风格典雅的 私人空间

SPACES OF ELEGANT PRIVACY

富有的庞贝人甚至在装饰最小的私人空间时也会不遗余力。如神秘邸的小卧室(如左图所示),它像庞贝其他卧室一样

不设窗户。在这里,带有建筑图案的壁画给人以空间上的错觉,马赛克拼成的地板上的白色部分标出了床的位置。在其他小卧室内,床可能会设在一个小型凹室内或墙壁中。多数小卧室里摆放的家具最多不过是一张床和一盏油灯,个人物品则摆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内。

在米南德邸,用做浴室的凹室的中楣上饰有浴女图。与多数庞贝人使用的公共浴场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别墅内的浴室仅够一人使用。如下图所展示的热水浴室,它是3个浴室组成的一套浴室的一部分,另外两个是冷水浴室与用来按摩及给身体抹油和擦拭的温水浴室。



品尝可移动的美食

A TASTE FOR MOVABLE FEASTS

富有的庞贝人延续着希腊人这样一个习俗，即躺卧在铺着垫子、被称为“可里奈”的、带有斜坡的石椅上从一个摆放在中间的餐桌上进食。每把石椅可躺卧3个人，所以“9”便成为理想的宴会人数。

许多人家拥有不止一个餐室，这使主人们得以不受天气的影响，或充分利用怡人的天气。下图所示的冬季餐室使主人及其客人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最冷的天气里，窗户就由窗板封上。但在右图所示的房屋内，夏

季时便可在室外用餐。客人们躺卧在躺椅上(图中没有表现出来)，从一个中间设有喷泉的餐桌上进食，还可欣赏图中所示的喷泉。这两处喷泉的淙淙水声为享受美食平添了轻柔的音乐。









府邸内的户外景致

AN OUTDOOR ROOM INSIDE THE HOUSE

这座设有鱼塘、阳光充足的花园为朱丽亚·费利克斯邸——这座庞贝最大的住宅之一的列柱中庭增添了不少附近坎巴尼安乡村的美景。尽管这个宅院的主人在公元62年的地震后便把房间连同她的私人浴室一同出租了出去，但是，她仍保留了这个宽敞的列柱中庭供个人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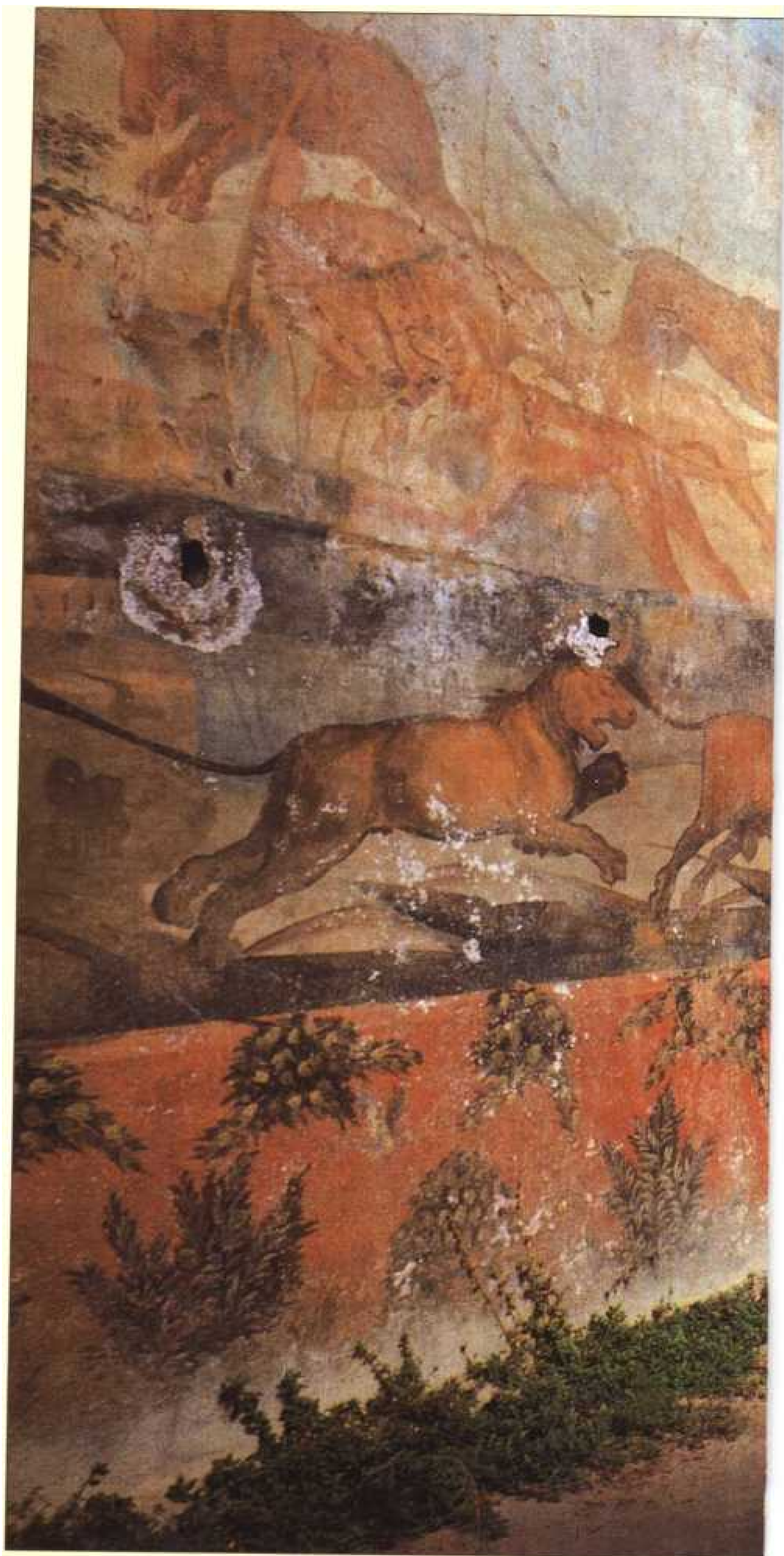
庞贝大型宅院内设有柱廊的庭院是从古希腊人那里借鉴而来的(“列柱中庭”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圆”和“柱”)。但是，希腊原版中铺设的地面到了意大利半岛上便成为上面种有葱郁植物的土质地面了。对喜爱户外活动的庞贝人来说，这样一个露天、四周还有遮挡日头的柱廊的地方，作为家庭活动的中心再好不过了。小孩在这里玩耍，还可阅读和纺毛线。

透视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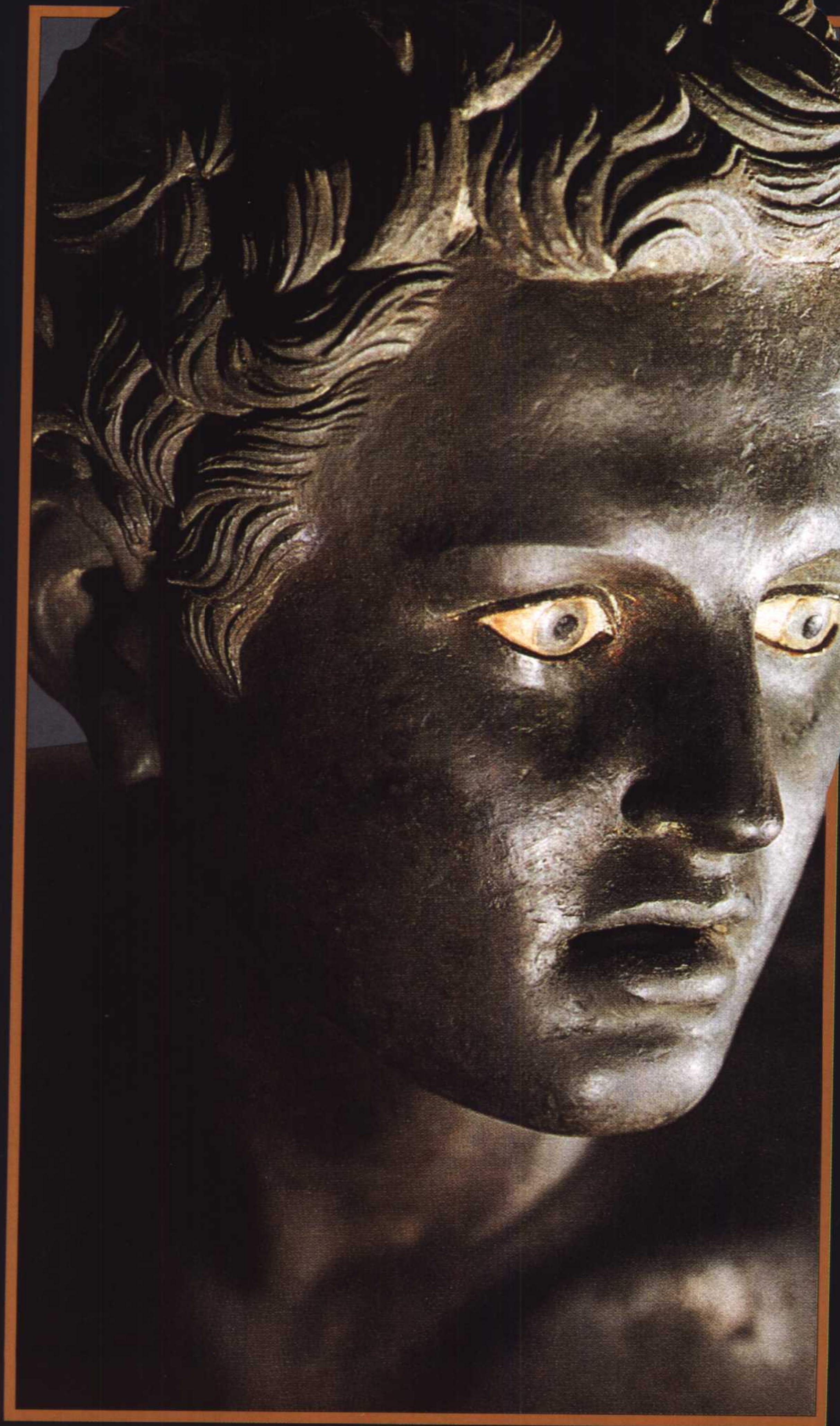
SEEING THROUGH THE WALLS

诸多庞贝人费尽心思把花园和列柱中庭变成人间的天堂。空间狭小的住宅的墙壁上通常绘有以逼真手法表现出来的风景和野生动物壁画，这使人们的视野延伸至墙壁以外的地方。如图中塞斯·斯坎德斯邸内这个僻静的场所，为了使花园与壁画中各种正在猎食的动物和被追赶的动物形象之间过渡自然，镶板的底边绘有常春藤和爱神木及在其间飞舞的小鸟，而墙角上绘制的喷泉又好似流入墙角下真实的水槽。

别处的住宅虽然不及这座府邸如此煞费苦心，但也会在墙壁上绘制大型花园，或绘有使人联想起皇帝乡村别墅中的狩猎场的有各种动物形象的景致。宽敞的宅第，特别是附近的乡下别墅，则不十分需要制造错觉以拓宽人们的视野。在那里，人们观赏到的是一幅真实的画面，其间点缀着雕像、水池、喷泉以及使园中充满鸟鸣声的鸟舍。







神奇的赫库兰尼姆

THE MIRACLES AND
MYSTERIES OF
HERCULANEUM



■ 他的神情专注，他的姿态似欲飞翔。这尊出土于赫库兰尼姆的运动员铜像生动地再现了所有试图逃离注定要灭亡的城市的人们心存的恐惧。

1 971年至1984年间负责赫库兰尼姆挖掘的意大利考古学家吉塞普·玛基和他的许多前任一样，认为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积极探索以发现新的出土物品。然而，当他于1980年5月下令在遗址东南角附近挖掘一条深沟时，却是迫于应付一个更为紧急的情况。从事这项工程的不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而是当地的民工。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郊外浴场”这座宏伟的建筑。它原本建在城市的海滩上，但如今由于维苏威火山的活动已向内陆移动了500码，并处在海平面13英尺以下。挖掘深沟是为了排除将要淹没它的地下水。由于玛基意识到在出土赫库兰尼姆诸多宝藏过程中的重要性，他督促挖掘者在工作时要倍加小心。

只几天的工夫他们便在浴场前挖开了一条大约3英尺宽、20英尺深的沟渠。工作还在继续当中，5月21日，玛基听到一位工人用那不勒斯语喊道：“死人！”但见烂泥中有一具人的骷髅，这是一个意外而又有趣的发现，但并非十分戏剧化。但是，很快又发现了另外两具尸骨。这使玛基意识到他确实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令

人兴奋的东西。

至此，在已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挖掘中，在赫库兰尼姆只发现了十几具骷髅。人类遗骸的稀少似乎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中几乎所有居民都逃离了火山爆发的现场，避开了火山带来的伤害。但是，现在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呈现于人们眼前。

在浴场的西面，挖掘者最终发现了一排建在海堤里、设有拱顶的内室，这里可能是渔民存放船只和渔具的地方。他们慢慢地凿开堆积在这些储藏室里已变得坚硬无比的火山碎石，随即看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景象——几十具惨不忍睹的尸骨，他们的四肢因临终一刻的痉挛而伸展着。在一间内室里发现了40具尸骨，另一间发现26具，第三间里有12具。显然，在他们涌往海滩试图通过海路逃走时，选择了在这些房间内暂时躲避一下，但却被席卷了整个城市、夹杂着火山灰的致命毒气夺去了生命。很快，他们便被周围堆积起来的烧焦了的厚厚火山砾埋葬在同一墓穴中。在这一地点总共发现了150位受害者。由于这场灾难显而易见的突发性，玛基甚至怀疑是否有任何赫库兰尼姆居民能够幸免于难。

在发现此不幸之前，庞贝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毕竟，它是一座规模更为庞大的城市，商业活动频繁，充满了生机。而赫

■ 这是已挖掘出来的赫库兰尼姆古城主街道的一部分。它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层层地被掩埋在地下，如今它处于后来在其上方建起的城市之下。房屋和店铺林立在没有车辙印的大道两侧，这是因为这里只供行人行走。远处带拱顶的入口通往长方形大会堂，再往远处仍深埋在令赫库兰尼姆的挖掘异常困难的坚硬火山岩石之下的也许是仍未被发现的广场。







库兰尼姆则好像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海边小镇。它那狭窄的街道上没有马车轮子压的车辙印，墙壁也是光秃秃的，没有喜欢大肆炫耀的庞贝市民用来做生意广告或发表政治见解或相互讥讽的涂鸦。尽管只挖掘出赫库兰尼姆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中得到的大致印象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描述是一致的。他曾经称赫库兰尼姆在火山爆发前的几十年为“一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地方”。大概，它曾是那些富有的罗马人急于逃避在首都的生活压力及钩心斗角的度假胜地。事实上，早期出土了一些建在海滩上的大型住宅的废墟。选择这样的位置无疑是为了欣赏美丽的风景和享受海风的吹拂。

在 赫库兰尼姆这些住宅及里面的工艺品于18世纪初偶然被发现时曾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然而，由于探宝者几乎不可能穿透60多英尺深的火山岩石，所以他们很快转移到挖掘相对容易一些的庞贝遗址上。考古学家同样选择了规模较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尽管赫库兰尼姆的挖掘不时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线索。在庞贝，炙热的火山浮石使整个地区融化，并在随后几个时辰的堆积过程中使许多建筑塌陷，物品遭到损坏。当火山渣从维苏威火山口汹涌而至时，赫库兰尼姆同样也受到了重创，墙壁倒塌、柱子脱离底座。但在遗址各处，这股奔腾的急流在穿过街道的过程中速度减缓了下来，并慢慢堆积起来，这就使物品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了火山渣堆积之处。许多木制品和食物由于高温已炭化，但也有一些只被轻微地烧焦。在一些气温最低的地方，一些绳子和皮革制品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在火山物质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空气隔绝的外壳，有效地密封住了所有的物品免受时间的侵蚀。

当出土后的庞贝废墟以其宏大的气势展现于世人面前时，赫库兰尼姆的挖掘却受到了阻挠。这不仅是由于地质条件所限，而

且还缘于建在遗址之上的城镇罗西纳居民的反对(该镇后来被命名为厄克兰纳)。至1980年,该遗址已出土的部分非常之小,而未有答案的疑团却非常之多。赫库兰尼姆好像命中注定要继续被埋没在一层帷幕之下。

但是,这些骷髅的出土已经掀起了这层帷幕的一角。对于那些通晓如何解读骨头神秘语言的专家来说,这里记载着罗马行省城市里的生活的诸多方面。对尸骨分析的结果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受害者本人的健康、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等情况,而且还呈现出引人入胜的传记性细节(见162—165页)。终于,赫库兰尼姆向人们展露出其普通人生活的一面。在这些发现之前,废墟本身以及废墟上出土的手工制品早已使人们对这一城市的特色产生了无限的遐想。比如,它的剧院证明了居民对表演艺术的热爱;精美绝伦的雕塑作品表现出市民非凡的鉴赏力;最豪华的别墅里藏书室内大量的哲学著作似乎说明城市中浓厚的文化氛围。所有这些对赫库兰尼姆生活方式的初探,再加上在废墟上搜寻多年的无耻之徒以及业余考古学家和学者的发现,使我们对这座城镇及其居民有了详尽的了解。

赫库兰尼姆是一座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这点早在1709年重新发现一个井穴深处时就已经十分明显。最初,看上去好像是井穴挖掘者意外地发现了某座古典时期装饰精美的公共建筑。在近30年之后,这座遗址才被确认为是赫库兰尼姆剧院。这是一个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地方。这座半圆形建筑是独立式的,而不像其他建筑一样倚山而建。它能容纳2500人左右,是庞贝两座剧院中较大一座所容纳人数的一半,可称得上是规模庞大,据估算这个城市的人口仅为5000人左右,所以无论其陈设还是装饰都极尽奢华,舞台是用从帝国遥远地区运来的黄色、深红色、紫色和黑色大理石抹盖而成;阶梯式座位则按不同的职位和等级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剧院顶层的边缘饰有皇帝和城市要人的铜像。整个建



■ 这是出土于赫库兰尼姆长方形大会堂内的三幅杰出壁画之一。这幅名为“泰勒弗斯的发现”的壁画表现的是浑身裸露的海格力斯认出其幼子时的

情景。在古典神话中，这个婴儿被丢弃在阿卡狄亚的荒野（在此幅壁画中是由头戴花环的妇女形象来象征的）中，并由一只雌鹿哺育。

筑及装饰除了几座脱离了底座被掀翻在地的雕像外都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火山爆发时，岩浆先是在这座半圆形建筑的边缘上积聚，然后倾泻在座位上、舞台上，直至最终把整个碗状剧院完全吞没。

然而，剧院在其发现者手中却没有那么走运。发现最早的一位便是奥地利戴尔波夫王子，他用马车运走了几乎所有可以从井穴中拉上来并可搬运的东西。他的后任罗库·德·阿尔库比雷骑士比他更有过之无不及，他的挖掘方式好像是在完成一个军事行动。为了便于移动剧院内的珍宝，他下令把原来的井穴扩大。为了搜寻更有价值的文物，他甚至雇用了犯人，并把挖掘的范围延伸至城市的住宅区，沿途毁坏了不少房屋。在某一地点，底座上的铜制字母被卸下后扔进筐里，无人顾及记载上面镌刻的铭文。德国历史艺术家约翰·温克尔曼在目睹了阿尔库比雷的工作方式后愤怒地给这位工程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对考古的了解只有虾对月亮的了解那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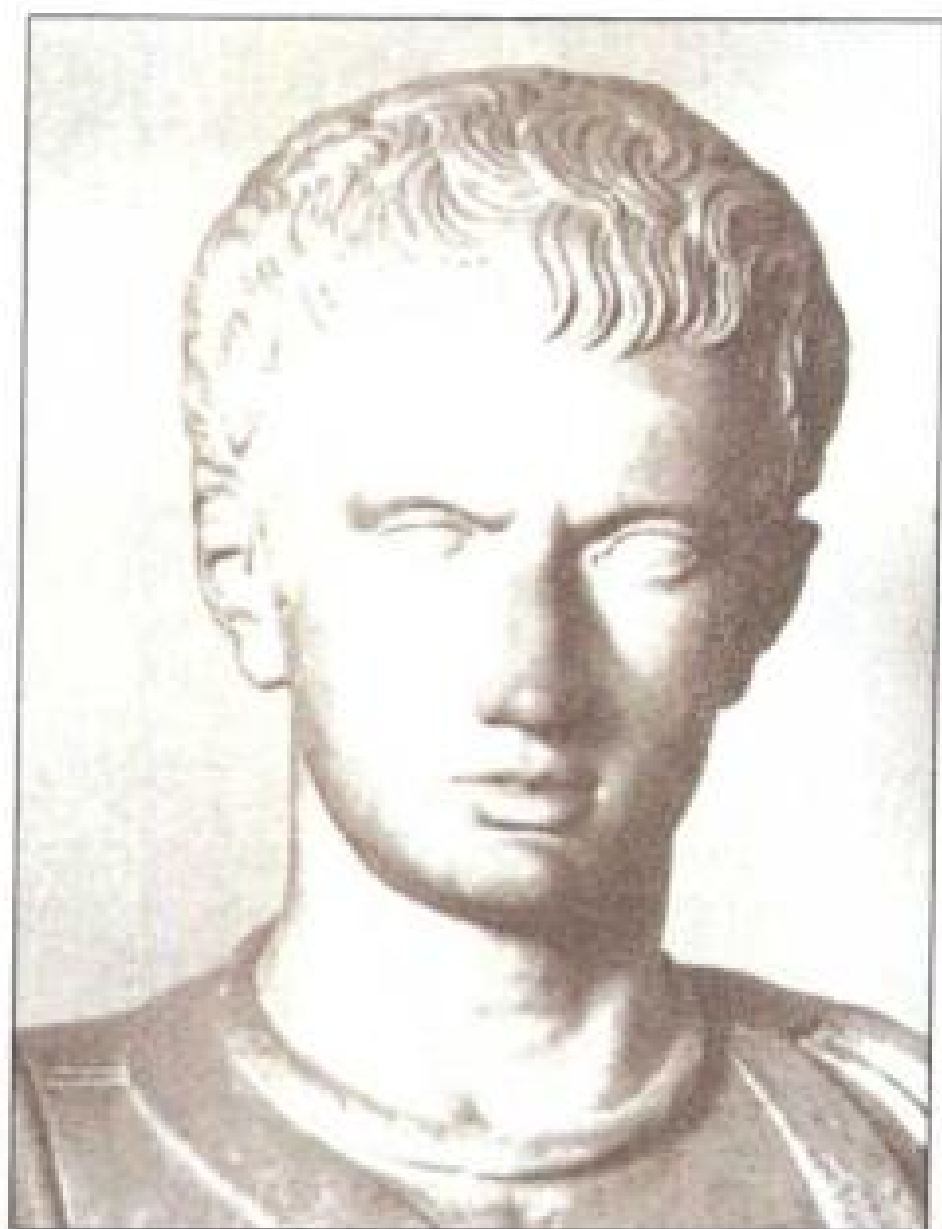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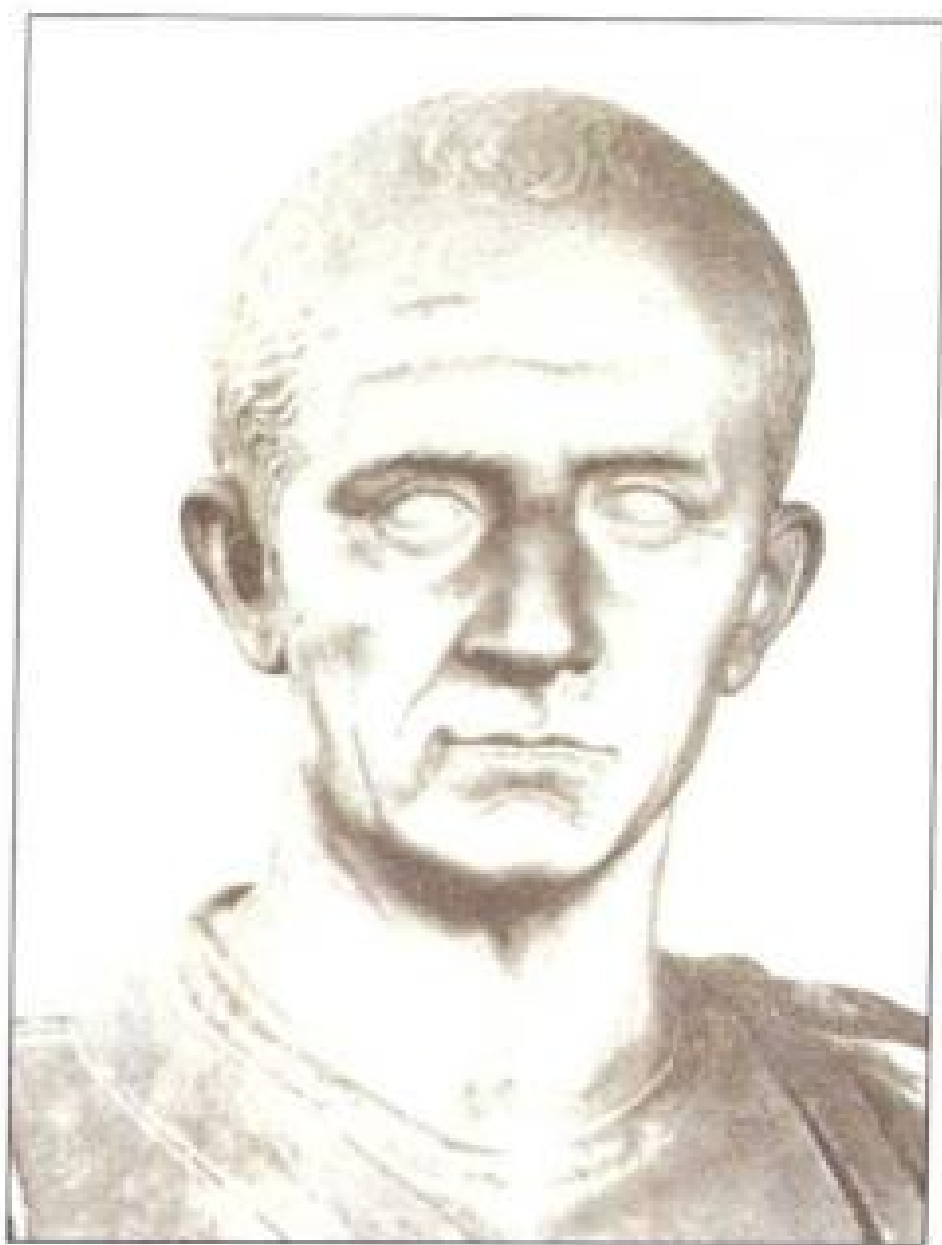
但是，即便是温克尔曼，这位对手工制品的系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了解的考古学家，对保存普通人的住宅以便更多地了解所居住的人也没有显露出任何兴趣。他和许多同代的学者一样一直被所看到的希腊雕像所蒙骗，认为古典世界中居住着体魄近乎完美、“像上帝一样的人”。当他面对摆放在剧院中的赫库兰尼姆顶尖人物麦克斯·卡拉特雷斯肖像时，不免吃了一惊。难道罗马人的外貌都像这位嘴巴严厉、满脸皱纹、眼下方还有赘肉的人吗？在很大程度上，温克尔曼把目光只放在已出土的更为理想化的东西上。

阿尔库比雷继续以掠夺为目的搜寻古物。他以缓慢的速度，随心所欲、毁灭性地把隧道向前推进。至1739年，他已经挖通另外两座公共建筑，即长方形大会堂和体育场。后来的研究人员断定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长方形大会堂大约只有20年的历史，换言

之，它是在地震之后重建的。那场地震给赫库兰尼姆造成了严重毁坏，就像对庞贝一样。阿尔库比雷在那里的挖掘由于受到罗西纳居民的反对而被迫中断，因为居民们担心隧道会塌陷而危及他们的住宅。但是，在隧道被填充之前，有两位法国旅游者成功地进入到这座建筑内，并汇报说建筑内部是一个长方形大厅，中间设有起衬托作用的立柱。这是传统的罗马建筑设计，曾被早期的基督教堂所效仿。后来这座建筑被称为长方形大会堂。长方形大厅的两端是半圆形后殿，上面装饰着壁画。其中最精美的一幅描绘的是海格立斯，即传说中这座城市的创始者生活中极具神话色彩的一幕（见154页）。另外一幅展现的是忒修斯在打败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弥诺陶洛斯后的欢庆场面，这幅作品表现出创作者非凡的艺术造诣。当阿尔库比雷首次见到它时不禁惊叹道，“此艺术家胜过拉斐尔”。还有一幅呈现的是半人半马的怪物客戎教诲还在孩提时代的阿基里斯的情景。为了免受敌人的伤害，阿基里斯一直男扮女装，在女性的陪伴下长大。

镌刻在柱上楣（立柱上端的一排大理石）上的铭文记载着长方形大会堂是由地方总督麦克斯·诺尼斯·巴勃斯捐资重新修建的。这位赫库兰尼姆的顶尖人物和主要捐助人、罗马行省执政官还捐资重建了遭到地震毁坏的城门和城墙。在城市各地的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证明巴勃斯的慷慨与重要的雕像和铭文，长方形大会堂内摆放着整个巴勃斯家族的雕像以示对他们的尊敬。

建筑内还摆放着这个家族女性成员的雕像，即巴勃斯的妻子、母亲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孩相貌平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们的母亲虽然相貌俊美，却好像忧



■ 在长方形大会堂的入口处矗立着执政官麦克斯·诺尼斯·巴勃斯（见上图）和其子形象逼真的雕像。这里所展现的是特写镜头。他们是赫库兰尼姆最有声望的家族，长方形大会堂本身即是他们献给城市的诸多慷慨捐赠之一。



心忡忡。祖母看上去既严厉又固执，她的性情或许令人生畏。从外貌看，她大概把这种禀性传给了儿子。巴勃斯和其子骑在马背上的雕像矗立在长方形大会堂的入口处。塑造者虽然将他们造成相同的仪态和姿势，但在面部处理上却力求表现截然不同的个性。双唇紧闭、神情威严的地方执政官表露出的与其说是身为显贵的傲气，倒不如说是作为执政官的自信。这种气质对于一个据我们现在所知出身低微的人来讲再恰当不过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子，只见他眉头微皱，下嘴唇微微撅起，似乎有点缺乏自信。

一些研究人员在如此生动的形象刻画基础上做出了更为具体的猜测。或许，巴勃斯家族在祖母的严厉管制下气氛十分紧张。它由一个铁腕式人物把持着，内部不乏不满的情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引用了镌刻在赫库兰尼姆规模最大的宅第(初步被确认为巴勃斯邸)墙壁上的箴言作为佐证。上面写道：“不知如何自卫者何谈如何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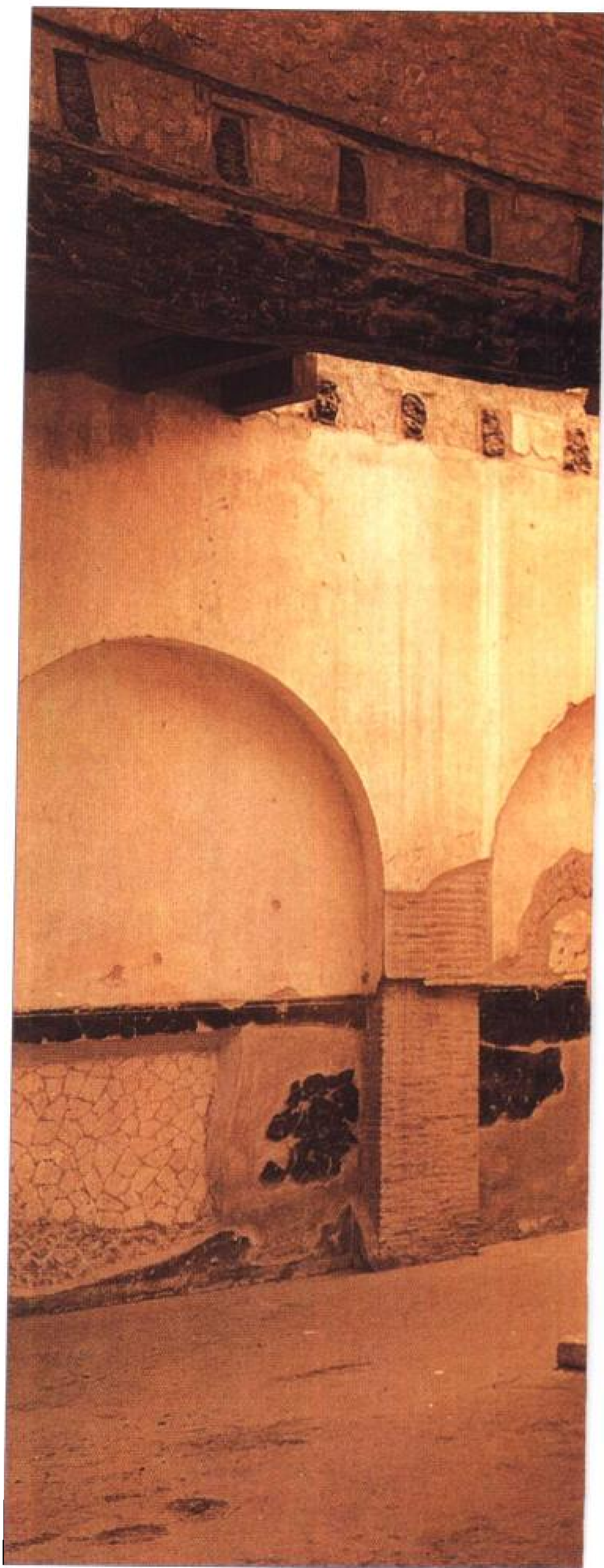
虽然阿尔库比雷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试图打通包裹赫库兰尼姆的火山岩石，但他对城市的规模仍所知甚少，对缓慢的挖掘进展速度也日渐感到沮丧。1748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很快被确认为是庞贝的遗址。尽管早期颇有收获，但他在那里同样感到十分灰心。一年之后，他又恢复了在赫库兰尼姆的挖掘。子孙后代应感到万分庆幸的是在他的破坏性挖掘造成更多的危害之前，他因军务被召回了那不勒斯。尽管他还是总负责人，但日常管理由一位工作更有条理、考虑也更周全的瑞士工程师卡尔·韦勃负责，他从1735年起受雇于西班牙人。

在韦勃接管工作后不久，挖井者在赫库兰尼姆西侧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圆形大理石地板，它是一座花园观景楼(一个类似于凉亭的观景台或沉思的地方)的一部分。这样的设计在罗马郊外别墅中非常典型，韦勃即将有幸调查在所有已出土的豪华乡村别墅中最杰出的建筑作品之一。

乡村别墅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所处的最后一个世纪里非常时尚和流行。比如，朱利叶斯·恺撒时常前往他在贝阿附近的庄园，贝阿是一个有矿泉、气候舒适的海边休闲胜地。斯特拉博称之为一个既适合病人疗养也适合健康人休闲的地方。虽然西塞罗经常表示他对铺张和奢华的憎恶，然而他在那不勒斯海湾同样拥有3处别墅。据他声称，他在那里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坐在海滩上，默数涌到海边的波浪。在出土了赫库兰尼姆后的几十年间，不少同类型别墅在海边和庞贝周围的郊区被挖掘出来。但是，没有一处能与将要出土的这座别墅相媲美。

韦勃花费了6年的时间在一个由房间、厅堂和庭院组成的错综复杂的迷宫上探索挖掘。有时他要同时进行六七条隧道的挖掘。尽管阿尔库比雷不断督促韦勃要集中精力寻找艺术品，但韦勃还是不辞辛苦地绘制出一张详尽的、已打通建筑部分的楼面布置图，上面注明的日期为1754年。不容置疑的是他发现了一处达官贵人的府邸，这是一座屋顶铺有红砖瓦、设有柱廊的建筑。它建在海边上，总长度达800英尺。建筑细节表明它建于公元前2世纪或前1世纪，最初只是一所规模不大、设有中庭的住

■ 这里是奥古斯特斯神殿，是上层社会供奉神化了的罗马皇帝的地方。在这里的一扇被锁住的门后发现了一具骷髅。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他被人遗忘在此。也许，他是一位蒙羞的罗马政治家，被驱逐出城市，并被奥古斯特斯关押起来。







宅，后来才被逐渐扩建，直至规模变得宏伟起来。位于其西侧的是一个列柱中庭，它长300英尺，宽120英尺。中间的水池长217英尺，宽23英尺，其规模相当于后来在罗马建造的皇家浴场。韦勃认为流往这座水池和其他池塘、喷泉以及别墅浴室里的水是由一个设计精巧的地下水利系统输送的，它的详细构造还深埋在地下。

这个大水池除了具有观赏性外，或许还为餐桌提供美味，除非其拥有者也像罗马人一样热衷于观赏鱼的喂养。评论家指出一些贵族终日沉迷于这个嗜好中，他们甚至还给这些带鳍的宠物起名，给它们佩戴珠宝，为它们的死亡痛哭流涕。西塞罗为这些“痴迷于鱼塘者”感到万分痛惜，认为他们把国家要事搁置一边，只有当带胡须的鲑鱼拒绝从他们的手中进食时才变得忧虑不安。

韦勃手下的探险队一英尺、一英尺循序渐进地挖掘着，一层层揭下了别墅神秘的面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阴湿、泥泞的隧道内挖掘，因为地下可能还残存着置人于死地的毒气。1755年8月4日，在赫库兰尼姆的一个隧道内，丁字镐头碰撞在岩石上产生的火花引起了爆炸，这使工人们惶恐不安。但是，别墅的挖掘者以其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至遗址被遗弃时，共出土了90尊铜制和大理石的雕像，从希腊哲学家、政治家到诸神、森林之神及动物，可谓是应有尽有。

在一座别墅列柱中庭的一端矗立着森林诸神的领袖赛利纳斯的铜像，两侧的铜制造型是一对生动活泼的鹿。赛利纳斯被塑造成昔日运动员的形象，他衣冠不

萨拉·比斯尔和 会说话的骨头

SARA BISEL AND
THE TALKING
BONES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把在赫库兰尼姆发现的尸骨数量很少作为大多数居民在火山爆发前已逃离的证据。后来，工人们于1982年在挖掘一条排水沟时（这里曾经是城市的海滩），意外地发现了数十具骷髅。当时，惊慌失措的赫库兰尼姆居民奔向大海，也许是想乘船逃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压来的火山灰、毒气和飞石。他们选择了沿海滩而建的石头储藏室为避难所。

他们此后便一直滞留在那里，直至美国考古学家萨拉·比斯尔首次看到他们的那天。当比斯尔于1982年接受邀请前往赫库兰尼姆分析那里发现的一些骨头时，她没预料到会在这项工作中投入这么多年的时间。同样，无人曾预料到会发现这数十具骷髅，更无人料想到这些尸骨将不仅使我们详细了解罗马人的饮食和健康情况，而且还将提供有关赫库兰尼姆居民个人生活的诸多细节。得到如此研究人类遗骸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比斯尔所写的那样，“古时候的罗马人将死者火化，而骨灰则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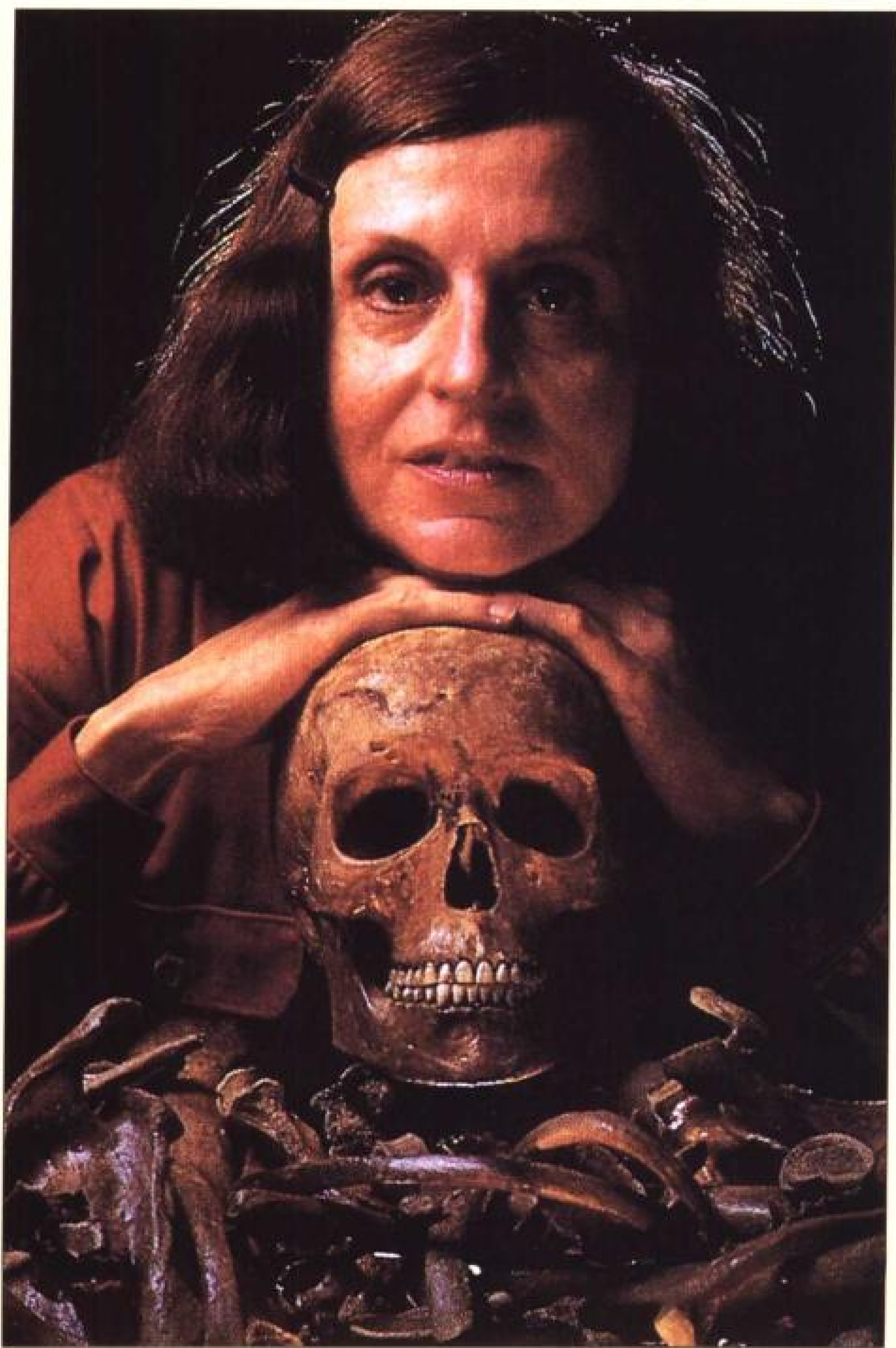
能告诉我们许多”。

虽然这些尸骨被掩埋在60多英尺深的火山喷射物之下已有许多年，其中一些由于高温已经炭化，但却受到地下水很好的保护，避免了氧化。但是，一旦它们受到气温和湿度变化的影响就会很快恶化，世界上最宝贵的考古奇迹就会永远地被丢失。

出于这个原因，比斯尔的工作要十分迅速。在她的亲自指导下，每一块骨头在从安息地取出之后，经喷射水流和牙刷的清洗，干却后被浸泡在一种含有丙烯酸的溶液中以变硬。通常情况下，比斯尔要花费两天的时间才能把一堆杂乱无章的骨头拼凑成一个骷髅头，并用胶水和丝线将碎片连接起来。

只有以上步骤都完成之后，她才开始对每具尸骨做进一步的分析。在随后的6年间（按每年10个月，每天10个小时计算），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她俯身端详这几十具骷髅，仔细倾听他们向她诉说隐藏已久的生命与死亡的故事。

■ 被称为“骨头女士”的萨拉·比斯尔把她的下颚和交叉的双手放在一个已有1900多年历史的骷髅头上。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她与赫库兰尼姆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她向人们揭示出这些人的生活细节。



隐藏在骨头堆里的故事

RECONSTRUCTING LIVES FROM HEAPS OF PATHETIC REMAINS



“骨头摸起来的感觉非常奇妙，”萨拉·比斯尔曾说过，“他们喜欢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向我诉说他们的故事。”比斯尔通过仔细研究这些骨头，推断出他们的年纪和性别。根据她的推算，赫库兰尼姆男性身高5英尺7英寸，女性身高5英尺1英寸。通过研究骨骼的平展及薄厚程度，可了解到他们生前的营养、劳作或锻炼等情况。一具尸骨是一个16岁的男孩，他的胸腔发育良好，这表明他是一个渔民，常常拉网和摇桨。这位年轻人口腔内右边的牙齿过度磨损，这也许是

因为他在补网时常常把鱼线咬在嘴里的缘故。通过研究妇女的骨盆，比斯尔可以得知她是否生育过，生过几胎。这是因为每一次妊娠都会在骨头上留下能够察觉的痕迹。

比斯尔甚至发表了整个城市居民的健康报告。她记述道：他们的牙齿比起同代意大利人要健康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中缺少糖。一些人的牙齿表面凹凸不平，这表明他们小时候曾患过某种疾病，影响了他们对钙的

吸收。比斯尔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赫库兰尼姆人食用大量的海鲜，这导致他们的骨骼中留存有大量的镉。一些人还患有铅中毒。铅被用于化妆品、陶器和颜料的制作中。但是，据比斯尔猜测这些受害者有这样的病症是因为他们饮用一种廉价的酒，调制这种酒的糖浆是用铅锅加热的。



■ “她侧身而卧，看上去好像是在睡梦中死去一样。”萨拉·比斯尔是这样描述一具骷髅的。“当我清理她左手上的尘土时，一件发光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是一枚金戒指。当我们把她的整个手部都清理出来后，又发现了第二枚戒指。我们后来将她称为‘戒指女士’。”





■ 这具少年的骷髅被发现时身体蜷缩成一团，怀中还抱着一个戴着印有丘比特图像饰针和铃铛的婴儿。一些人猜测这是母子俩。但是，比斯尔在研究这位女孩的骨盆后发现她还太年幼，不可能生育，并很快断定这一个是奴隶和由她照管的富有人家的孩子。

■ 这位女奴表面凹凸不平的牙齿告诉比斯尔她的饮食极差，或者小时候得过重病。她的骨骼表明她曾不得不提起对她来讲过重的东西，并经常在阶梯上或山坡上跑上跑下。她在死前几个星期掉了两颗牙，这幅图中能看到的豁口即是其中的一个。



罗马军团士兵传奇

THE SAGA OF A ROMAN LEGIONNAIRE

当这个士兵奔向海滩准备逃生时，他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他的尸骨会向人们诉说他的故事。这具遗骸在发现时脸朝下躺着，剑和鞘横放在身边。他的年纪大约37岁，身体强壮，营养充足。比斯尔十分肯定他一定经历过战斗，他有6颗牙被打掉，左股也受过伤，因为这块骨头有些异常。或许，他是骑兵。他膝盖附近的骨头比常人要粗壮些，因为骑不备马鞍的马需要强壮的肌肉。他的前臂非常结实，这或许是因为他要手握剑和盾进行长时间的训练，或者用手臂做长时间的体力活。由于所有军团士兵除了打仗外还要具备某种技能，所以发现他携带着工具——一把锤子、一把斧子、两把凿子和一个钩子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他是来赫库兰尼姆休假

的。但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骑兵，他在火山爆发时能够镇定自若，收拾整理好自己的武器，甚至还有几枚从他身边的一个钱袋内发现的硬币。



■ 这位士兵从骨子里就是位骑士。他膝盖上边的股骨比常人要粗壮，这是因为他骑马时需用双腿紧紧夹住战马。骨头上的标签是比斯尔注的。



■ 在这位士兵的钱袋里发现的金币中有一枚的上面是皇帝尼禄的头像。他已于火山爆发前的11年死去。



■ 一位考古学家正在用刷子掸掉几个世纪以来黏在这位士兵骷髅上的泥土。那把放在四肢伸展着躺卧在地上的受害者身边的剑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 “当我察看他的左股骨时，”比斯尔写道，“我能够看到一处隆起的肿块。这是受伤后形成的血块最终硬化后留下的。”肿块在比斯尔注的标签下清晰可见。

■ 这位士兵手臂弯曲躺卧在海滩的沙砾上，工具箱还在背上。附近发现了赫库兰尼姆人准备逃生用的船只。他们被突然爆发的火山夺去了生命，根本没有来得及上船。比斯尔总共研究了在此区域内发现的100多具尸骨。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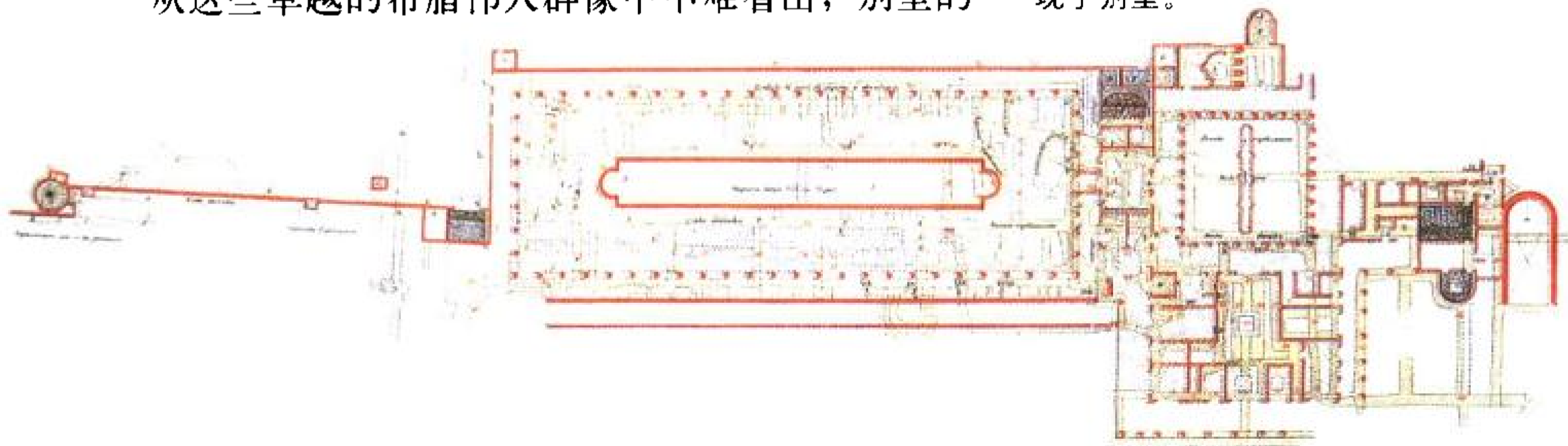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整、斜倚在酒囊上酩酊大醉，并捻动他的手指以示对世俗和常规的蔑视。不远处便是被称为“沉睡中的赫尔墨斯”（他是罗马神墨丘利在希腊的翻版）的雕像。他那柔软的身躯在现代已被大量地复制，作为青春健康和美丽的象征而家喻户晓。水池的另一端是一尊真人大小的沉睡中的农牧神铜制雕像，同样注定要成为世人皆知的杰出作品。列柱中庭接近中心的位置上矗立着5尊女性雕像。最初，她们曾被认为是在跳一种祭司舞蹈，但后来被认为是在打水。不远处还有一件使它的发现者吃惊不小的作品，它很快就被封存起来了。这是一尊潘的大理石雕像，他正在和一只母山羊性交。

与以上这些给人以美感及表现纵乐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方形水池。它的四周是一一对希腊君主和希腊智人的大理石雕像和半身雕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罗马人的雕像，这表明这座别墅的主人对近在身边的哲学家或政治家缺乏敬意。室内出土了更多的希腊思想家半身雕像，如狄摩西尼，雅典的演说家；伊壁鸠鲁，他于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其哲学体系，并在200年后的罗马知识界有众多的追随者；赫马克斯，伊壁鸠鲁的学生和继承者；斯顿地区的芝诺，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雅典哲学家，西塞罗的老师之一。

从这些卓越的希腊伟人群像中不难看出，别墅的

■ 1754年，瑞士工程师卡尔·韦勃绘制了这张帕比里豪华别墅平面图。这张平面图不仅使这座别墅的布局一目了然，而且还标出了挖掘这座别墅时开凿的隧道的位置。这些隧道穿透了65英尺深的火山岩石。这座别墅包括一个巨大的、中间设有水池的列柱中庭花园。最左边的即是圆形小观景楼，就是在那里正在挖掘一口井的工人们首先发现了别墅。





■ 这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的J. 保罗·盖蒂博物馆。它是按照18世纪绘制而成的平面图(见左下图)建造的。完整地再现了帕比里别墅。包括设有柱廊的壮观的花园、水池和雕像。这座博物馆于1974年开放。里面收藏了罗马和希腊古文物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珍品。

主人定是一位有知识修养的人。1752年出土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挖掘者打通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里面成排的书架上存放着成摞的已变黑了的圆柱形物体。据初步猜测，这些可能是卷起来的鱼网或者是煤球。但是，当其中一卷意外坠落后，上面的碎片脱落了下来。在场的人吃惊地发现

上面是用暗黑色墨汁书写的希腊文字，在颜色有别的纸张上清晰可辨。

结果证实这些是已炭化了的纸莎草抄本，所发现的房间是一间藏书室。这是第一间已发现的古典时期的藏书室。学者们兴奋异常，纷纷猜测这些一触即碎、已炭化了的材料是否是伟大的希腊和罗马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所著的一些仍未被世人所知的作品。它们被小心翼翼地运往位于赫库兰尼姆西北方向的勃逃西皇宫。博物馆总监、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艺术顾问卡米罗·帕德尼试图把这些纸卷打开，并于1752年11月18日向伦敦的皇家学会，这个世界上最具科学性的机构汇报了他的发现结果。“我们于上月发现了几卷漆黑一团的纸卷。我遵循国王的旨意，试图将之打开，但没有成功。在此我附上数个字的复制品，以便让你们粗略了解古代的文字。”结果是灾难性的，损失也是无可挽回的。帕德尼尝试用一把锐利的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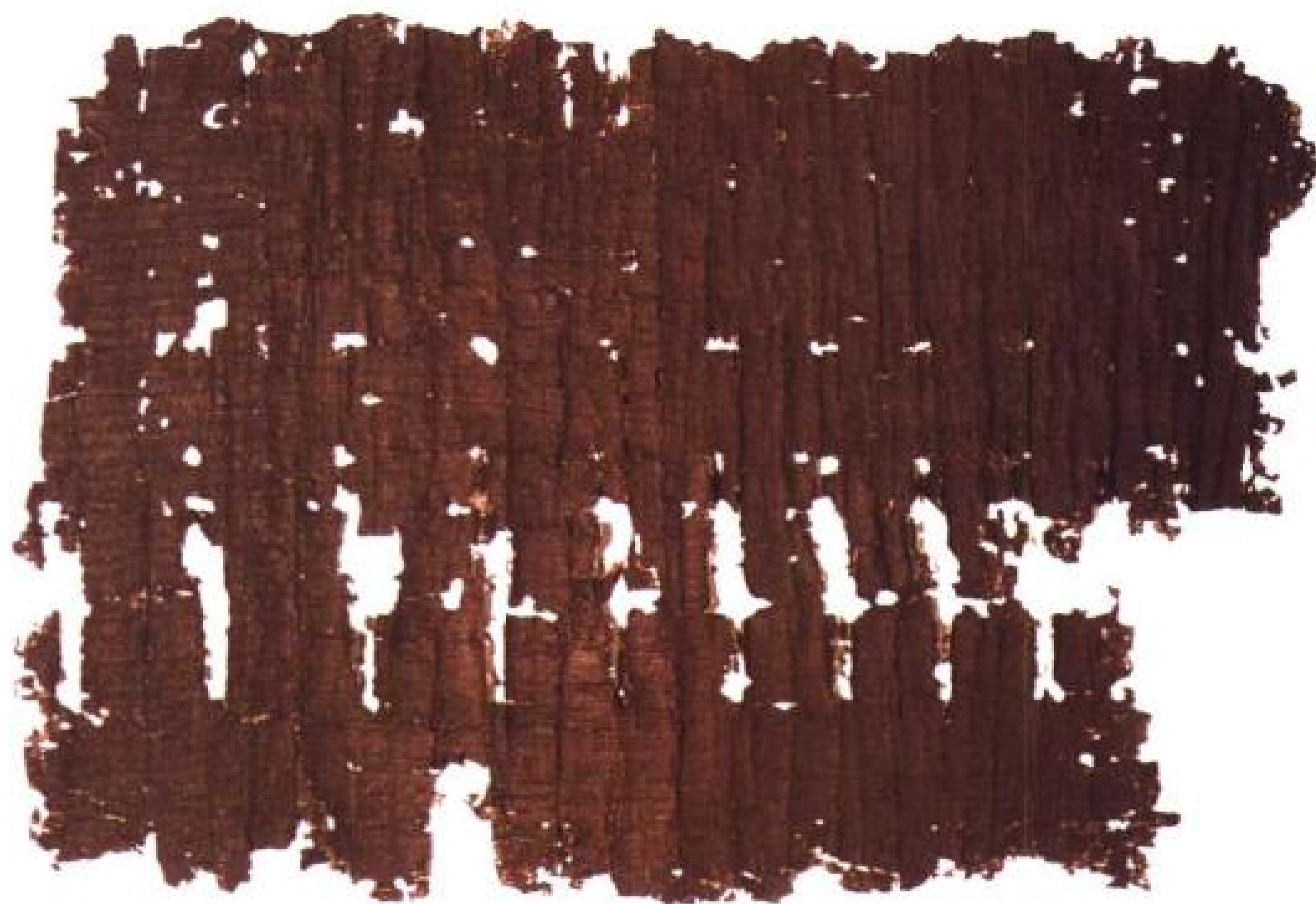
纵向切开一些纸卷，尽管他的方法保护了纸卷外层，但是刀刃的压力粉碎了里面易碎的纸莎草纸，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上面的内容。

很快便有人尝试了更加离奇的方法。如用水银蒸纸卷，这种方法把纸卷变成了透湿的纸浆。万般无奈之下，西班牙宫廷向罗马教廷求援，红衣主教向他们推荐了拉丁抄写员兼罗马教廷图书馆绘画收藏主管安东尼奥·帕吉奥神父。帕德尼，这位被温克尔曼称为“顽固而又无知之人”，在听说他即将被取而代之后勃然大怒，并出于嫉妒拒不交出保存完好的纸卷，而只交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纸卷。然而，即便这样可供选择的仍有1800卷之多。

帕吉奥意识到直接的操作方式只会毁了这些易碎的文稿，所以他特地制作了一种装置。这是一个上面穿着线绳的木框，用以支撑借助由螺丝旋转的锭子展开的易碎的纸莎草纸卷。为了防止纸卷反卷过去，在没有书写文字的背面糊上了一层糨糊。为了增加韧性，又在背面加固上一层以丝绸加衬的肠膜，这是一种非常坚韧的天然膜。工作进展极度缓慢，最快时，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也只能打开两三英寸的纸卷。尽管帕吉奥十分小心谨慎，但是，一些手稿还是在打开的过程中遭到毁坏。4年过后，打开的只有4卷。

第一卷是菲罗戴莫斯的音乐专著。菲罗戴莫斯是公元前1世纪时期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哲学家。他出生于加利利海附近，后定居于罗马，并在那里结识了诸多杰出人物，如西塞罗、维吉尔和贺拉斯。这个发现是个良好的开端，它使学者更加渴望见到文学巨人的珍贵作品。但是，其他两卷仍然是菲罗戴莫斯的作品。事实上，藏书室收集的大多是菲罗戴莫斯的作品，还有其他少数伊壁鸠鲁学派的作品，其中一些是由伊壁鸠鲁亲著的。但是，没有发现期待中的古典巨著。失望是巨大的。“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拥有了诸多有关雄辩术的著作了吗？”温克尔曼询问道，“难道亚里士多德所著的





■ 帕比里别墅的一间藏书室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纸莎草书卷。这些书卷(其中的6卷见左下图)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兴趣。他们希望借此找到伟大古典作家的作品。所有试图展开这些书卷的尝试都失败了,直到18世纪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帕吉奥的牧师发明了一个装置(见右图)才得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其进展十分缓慢。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至今仍在借助现代方法展开的书卷(见上图)上面的字迹仍可辨认。它们主要是一位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哲学家菲罗戴莫斯的作品,而非古典名著。





《论邪恶与美德》对我们来说不比所有其他一切加在一起更有价值吗？”

几个世纪以来，伊壁鸠鲁学说已变成自我放纵的代名词，特别是指在享受美食方面。然而，这个哲学思想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正如它最初所阐明的那样是非常简朴的。伊壁鸠鲁曾说过，“给生活带来愉悦的并非是通宵达旦的畅饮和狂欢，也不是性爱和享用丰盛餐桌上的鱼和其他美味，而是严肃的思考”。

伊壁鸠鲁对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排斥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爱情被视为只会带来痛苦而不是快乐，性爱被嗤之以鼻。“性行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过益处，”他悲观地警告其弟子说，“如果它没有造成伤害已属万幸。”婚姻与政治一并被谴责为冲突的根源。古典时期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人相信最佳的生活方式是在隐居中沉思。他们发明了这样一个比喻，即把睿智之人精神上的避难所称为花园，在那里可把尘世上的一切烦恼皆抛于脑后。

至公元前1世纪，只有为数甚少的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还过着这种近似苦行僧式的生活，菲罗戴莫斯也不例外。他除了撰写殷切地表达其哲学思想的著作外，还留下了一些活泼，甚至淫荡的讽刺短诗和诗句，包括这首献给他的情妇菲拉涅的诗。“她总是乐于满足 / 我的任何愿望，并从不 / 要求回报。我将与 / 这样一个菲拉涅为伴， / 啊！金色塞浦路斯，直到 / 一个更加完美的出世。”

对一些学者(如温克尔曼)来说，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菲罗戴莫斯的作品意味着这位哲学家本人便是这座别墅(如今它以帕比里别墅的名字为世人所知)的主人。但是，其他研究人员则认为这座别墅的规模对区区一位哲学家来说有些过于庞大。他们坚持认为它更有可能是一位富人名下的庄园。

至于这座别墅主人到底是谁，西塞罗的作品可提供一个线索。他不点名地提到一位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哲学家，他是朱利叶

斯·恺撒富有的岳父卢齐乌斯·坎普纳斯·皮索·恺森纳斯的一位挚友。西塞罗认为皮索令人遗憾地缺乏伊壁鸠鲁所倡导的自我克制精神，他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与希腊男孩通宵达旦地开怀畅饮。西塞罗还指责皮索从希腊掠夺雕像。难道这便是别墅中某些艺术品的来源吗？或许这位没有被点名的哲学家就是菲罗戴莫斯本人吗？

由于恺撒自己的乡村别墅离赫库兰尼姆不远，所以人们不由得联想到他也许会前往帕比里别墅拜访他的岳父。两人沿着设有柱廊的水池漫步，讨论政局，也许还会欣赏菲罗戴莫斯吟诵的一首称颂为他们已备好的美味佳肴的小诗。“玫瑰花已经摆好，/索西罗斯，还有新鲜的豌豆，/头茬的豆芽，/吃起来像浪花的/小鱼，和咸味软奶酪，/莴苣那柔软/起皱的叶子……”

安东尼奥·帕吉奥于1796年去世。他付出了近42年不懈的努力，但最终不能如愿。在他展开和破译的纸卷中没有发现那些伟大的、被认为是已遗失的古典作品。尽管内容令人大失所望，但是这些纸卷却成了收藏者珍藏的对象。19世纪20年代，英国驻那不勒斯特使威廉·阿库德爵士用18只袋鼠从弗笛南德国王四世手里换取到同等数量的纸卷。在当时，袋鼠还是新近从澳大利亚运来的珍奇动物。一些人寄希望于帕比里别墅内会有第二间收藏拉丁语文本的藏书室，因为罗马人通常把用希腊语和拉丁文书写的书籍分开存放。但是，1765年，罗西纳的居民又一次迫使阿尔库比雷放弃了在赫库兰尼姆的挖掘。通往别墅的井穴被封上，所有挖掘活动移至庞贝。

尽管这座别墅连同其辉煌一同消失了，但在两个世纪后，在位于地球上另一半球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里布，它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人们的眼前。美国石油大亨J.保罗·盖蒂选择了帕比里别墅作为建造一座收藏古典艺术品博物馆的模型。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这一设想是狂妄自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它让人深受鼓舞。



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工匠依据韦勃绘制的平面图最大限度地复制了别墅的已知部分，未知部分则仿照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其他近代建筑中相对应的部分建造。所有建筑细节，从大理石到花园，都确保无异于原建筑。所用大理石是盖蒂从罗马一个于1800年前开采的古老的料堆场进口的，而花园里种植着50多种古人用来食用或做治疗、宗教和装饰用的植物。这座博物馆从1970年开始建造到1974年向公众开放，盖蒂共投入了1700万美元，而他在去世时却没能亲眼见到它的落成。

在阿尔库比雷撤离前不久，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拉·威加的西班牙建筑师加入了挖掘的队伍，并依据现有的证据尽其所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赫库兰尼姆平面图。后几代的考古学家很好地利用了这幅地图，但几十年来它只不过让人产生奇想罢了，因为大部分城市还深埋在地下，未挖掘出来。60多年过后，挖掘工作于1828年得到恢复。由于隧道无论是在实际挖掘中还是在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上都产生了不少问题，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负责人决定开挖露天壕沟。当时，这种挖掘方式正使庞贝重见天日，但它却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现有的遗址，致使只有少数损坏严重的房屋被

■ 这尊大理石雕像出土于一座被命名为牡鹿邸的住所。它堪称是罗马雕塑中的上乘之作，表现的是一群猎犬撕咬一头牡鹿的情景。这样的雕塑共有两座，第二座表现的是牡鹿最终败在了凶残的对手之下。



挖掘出来。7年过后，挖掘又一次被中止。但是，这次尝试取得了成效。一些人在亲眼看到裸露在阳光下的部分古老城市后，不再把建在这座古城之上的现代城市称为罗西纳，而是将其称之为厄库兰诺即意大利语中的赫库兰尼姆。这似乎表明他们终于与过去建立了联系。城市名称的改动于20世纪70年代得到官方的认可。

与此同时，在赫库兰尼姆的挖掘工作正时断时续地进行着。1869年，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吉塞普·菲奥勒利在其任职期间又一次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探索。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以及政局的动荡，挖掘在持续了仅6年之后又一次停了下来。直至半个多世纪过后阿米蒂奥·梅于里被任命为挖掘总监，长期挖掘才得以重新开始。

梅于里终止了隧道的挖掘，而是开始井然有序地从地面往下挖掘，并严格遵循把出土文物留存在原处的现代挖掘原则，这些文物包括炉子上的锅、餐桌上的饭菜以及随意放在床下的书板。随着艰苦的挖掘一点点深入，这座城市的个性特征也日趋明朗起来，进一步证实了学者的推测。相对于庞贝来说，赫库兰尼姆曾是一座环境更为幽静、文化氛围也许更加浓厚的城市。大道上不仅没有车辙印，也没有垫脚的石头。这表明赫库兰尼姆是一座更加清洁的城市，排水系统也更完善。这里还有一个明显属于上层社会的居住区，房屋建在水边的山坡上，风格高雅，层次分明，设有游廊、门廊，还有可欣赏海湾全景的窗户。

镶嵌式中庭邸是赫库兰尼姆富有家庭享用的风格高雅的住宅典范。它在设计上让住户可以充分享受海风的吹拂和观赏景致。实际上，它是两座房屋合二为一。最早的一座设有中庭(它的入口处镶有用马赛克拼成的“小心有狗!”的字样)，后添加的部分则沿着旧城墙而建，里面有设有喷泉和柱廊的花园、用玻璃罩住的门廊以及阳光层面。阳光层面的两端还建有阴凉的小房间以供住

户在日头高照时在里面午睡。在装修与装饰方面，这座房屋比起邻舍——牡鹿邸来讲要逊色得多。牡鹿邸的命名源于在其花园内发现的两座牡鹿造型。它于维苏威火山爆发前的25年建成，给人以宽敞而又近乎是现代的感觉。传统的花园柱廊被设有窗户的走廊所代替，上面还绘有嬉戏的丘比特画面。主人对艺术主题恶作剧式的处理方式还表现在花园的装饰上——那里矗立着酩酊大醉、举着酒囊的森林之神以及更是烂醉如泥的海格力斯笨拙地解手的塑像。在出土的日常用品中有一套还放在炭炉上的沙锅以及一个铜制浴缸，这可称得上是稀有之物，因为罗马人一般喜欢前往公共浴场。

与在庞贝的情况一样，并非所有的贵族宅第都只住着一户富有人家。至公元1世纪，许多古老的贵族之家都居住在狭小的空间内。这大概是因为有些人家不得不把他们的房产划分成几块，以便收取租金支付修复地震所造成的破坏所需的费用。这一地区保存最好的住宅之一——木隔板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年代比罗马帝国还要早，这座装饰豪华的住所占据了整个街区。但是后来，沿街的房间被改造成商店和工匠的住处，又多加了设有独立出口和阶梯用以出租或销售的二层。而住在底层的主人虽然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仍然享受一定程度上的舒适，室内不乏精美的大理石制品。

■ 右图：早已炭化的木门仍可绕着枢轴打开，它们把中庭与命名恰当的木隔板邸的其他部分隔开。中庭内设有一张风格典雅的大理石桌子和蓄水池。门板之间的空隙原有另外一组门板，但被18世纪隧道挖掘者毁坏。

■ 下图所示是宝石邸。铺有红色屋顶的中庭是后来修复的。挖掘者在此处发现了一个已炭化的木制摇篮，里面是一具婴儿的骷髅。这座府第的名字取自废墟上出土的一块上面蚀刻着一位妇女形象的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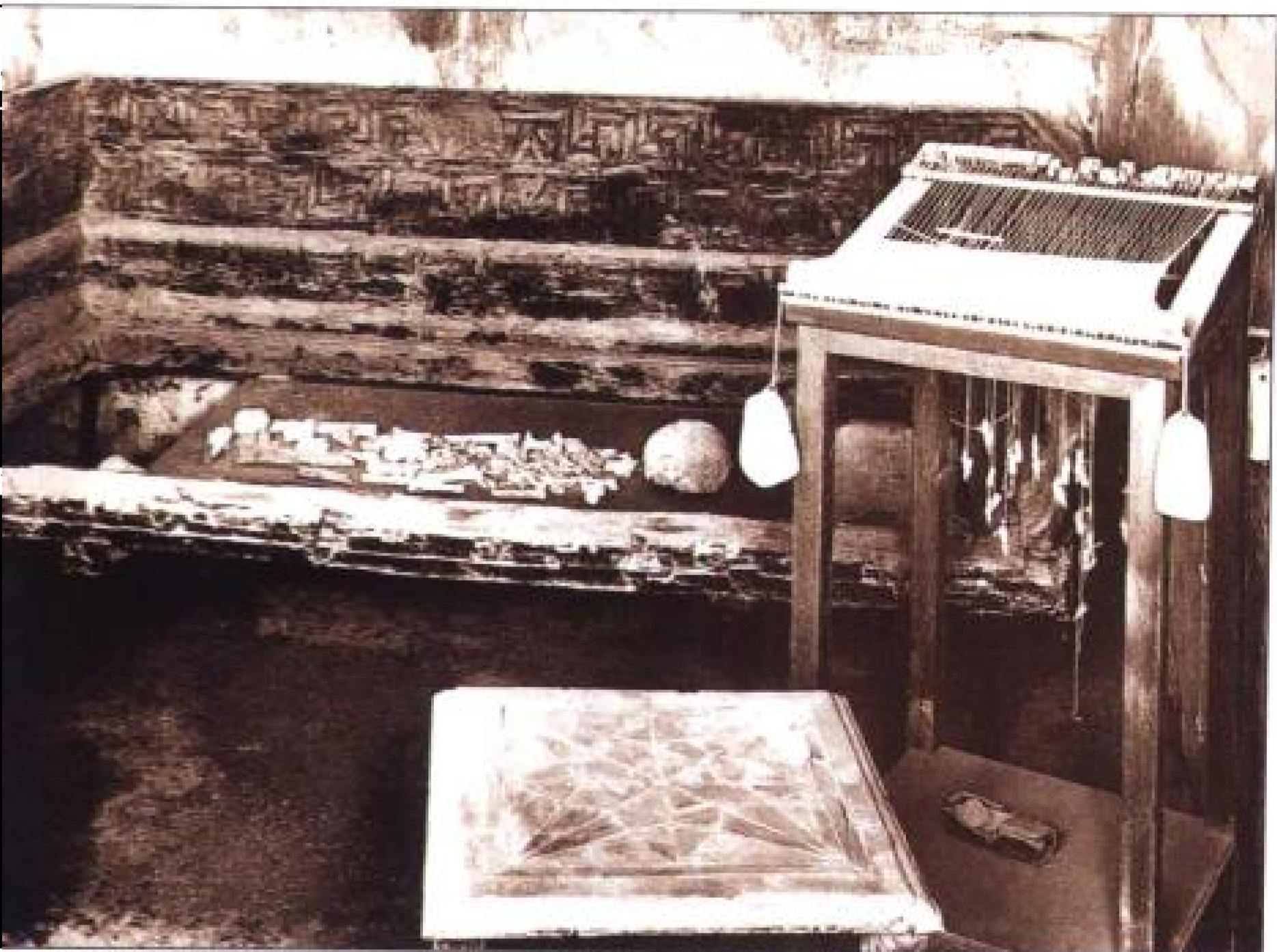




这个府邸是以一组把卧室与中庭隔开、现已炭化的木板门命名的。组成木板门的三扇隔板中有两扇保存得完好无损，仍可自如地绕着枢轴转动。这充分证明了覆盖在整个城市上的火山灰具有多么惊人的保存功效。主入口处附近两个小房间内的木制床架也得以保存下来。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从玻璃罐、香水瓶到缝衣服的铜针和草编扫帚应有尽有，这让我们对主人的日常生活有所了解。在一间房间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刚从面包条上撕下来的现已炭化的面包，上面还粘着一块桌布。

另外一座也被重新分隔过的贵族宅第则颇具神秘色彩。在楼上一个小房间内，灰墁墙板中心位置的灰泥上留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印记，显然它是某样东西被突然从墙上扯下后留下的，看上去很像一个基督十字架。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迷惑人的假象，它实际上只是书架留下的痕迹。但是，安装用的钉子被钉在较长的那个垂直印记的上面和下面，并非十分牢固，而且其形状对一个书架来说有点过于奇特。假如基督的使徒保罗于公元61年在离那不勒斯西部几英里之远的波提奥里登陆的话，那么在赫库兰尼姆有基督徒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他们是否会在这样早的时候把十字架作为一个象征仍不能确定。然而，没有人反对这一地区住有犹太人的说法。在旁边的一所房屋内，有人在墙壁上用希伯来语刻上了“大卫”这个名字。





■ 这张出土于赫库兰尼姆一位宝石切割匠府邸中的嵌饰的木床上躺着一具少年的尸骨。也许他患有疾病，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无法逃生。床的旁边是后来复制的、绣花用的架子和凳子。凳子上面发现了鸡骨头，这是这位少年的最后一餐留下的。一具妇女的遗骸（也许是这位男孩的母亲或是一位女佣）横卧在凳子旁。

■ 这个部分上已经修复的木制柜子（见左图）还兼做神龛。它的上半部分被做成神庙的形状，主人在里面供奉家神的小型雕像。下半部分则可盛放各种东西。打开后发现里面摆放着各种日常用品——香水瓶、纽扣，甚至还有一碟大蒜。

对于有财力购置房屋的中层赫库兰尼姆人来说，建筑空间的短缺是一个制约因素。一处这样狭小的住所与一家麦片店为邻，但是其主人在室内装饰上表现出精明和能干。为了弥补没有花园的缺陷，他在餐室内装饰上马赛克拼成的色彩明快的花卉图案。这座遗址上保存着生动的家庭生活细节的痕迹，墙壁上涂写着一列葡萄酒交付单及日期，还有无疑是练习拼写的小孩乱涂的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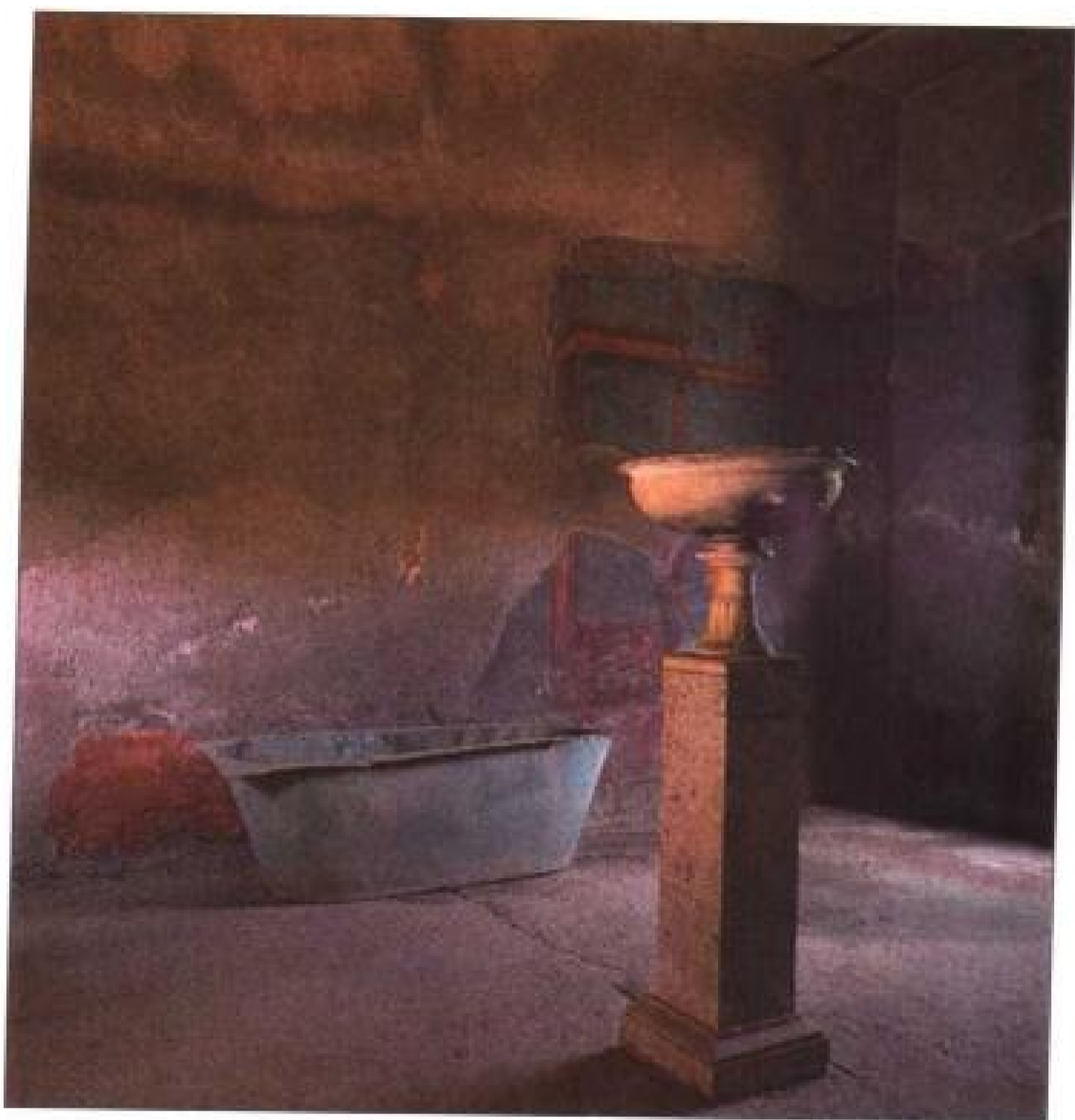
财力不济的人家要么租赁房间，如租赁海边那些建筑内的房间，要么建造木头和毛石结构的两层小楼，其内墙是上面抹了一层灰土或灰泥的木头或芦苇。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师、工程师维特鲁威曾称这些建筑为摇摇欲坠的危房。然而，在赫库兰尼姆毗邻木隔板邸却有一所这样的房屋在经历了灾难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包括里面的家具和装饰。这座建筑宽不过22英尺，但它的二层却是为两家人居住而设计的。整座房屋只有一口水井，井水是用起锚机和绳索提取的。所有这些均以近于原貌的状态被发现。

同样保存完好的是赫库兰尼姆一些店铺里的东西。在一个店铺内，豆角和豌豆仍堆放在柜台上等待出售；盛放葡萄酒的双耳细颈瓶罐还存放在没有遭到任何破损的木架上，木架下还挂着一盏小油灯；炉子里添满了木炭，随时可点燃。在塞克斯特斯·巴图克斯·菲力克斯的面包烘房内（他的名字是从一个大概在面团上刻他的名字时用的印章上得知的），和面用的盆、25只铜制烘盘、面粉以及大量的钱币均在匆忙逃生时被遗弃在



这里。为了确保他的蛋糕能够很好地发酵，巴图克斯在烤箱的门上和生面团房间里都放有被认为会带来好运的男性生殖器形象。

毗邻巴图克斯面包烘房的是一家妓院。室内的壁画描绘的情景是身披长袍的海格立斯正在给全身裸露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和墨丘利斟酒。他们不仅是诸神的使者，还是店铺主人的保护神。在赫库兰尼姆的一家酒店里，一位顾客也许是已经喝醉了酒，写下了这样一句心灰意懒的诗句，“活着是徒劳的”。另外一句是留言，“哈森特斯曾到过此地，向他的弗吉尼亚贞女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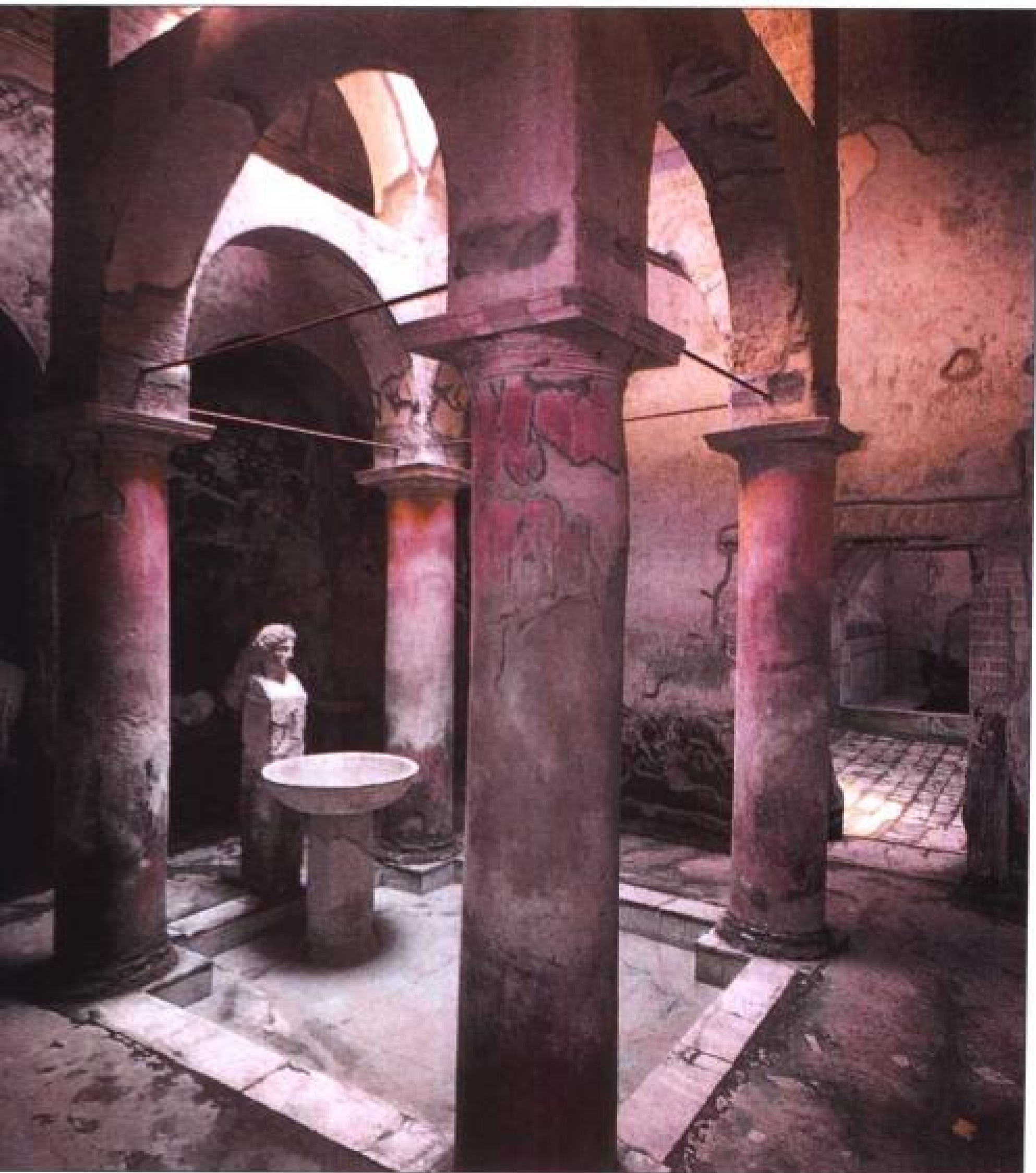


赫库兰尼姆的商业似乎规模不大，也许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然而，这种观点也许最终有一天会得到改变，因为整个城市已被挖掘出的只是一小部分。有证据表明赫库兰尼姆的漂洗工有自己的行会，虽然在规模上不及庞贝。传统上，罗马人身穿不带任何图案的白色外衣。但是，至公元1世纪，色彩艳丽、带有图案的衣服逐渐成为了时尚。在一家布店内发现的一小块布匹虽然像蜘蛛网一样一触即碎，但仍可辨认出上面呈波浪状的图案。另外一件出自赫库兰尼姆有价值的文物是在木隔板邸底层的一家店铺内发现的一台布匹印花机。这部由螺杆操纵的机器在设计上与1300年后发明的第一台印刷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除了织网业是为了满足渔民的需求外，城市中其他各行业与庞贝的大致相同。在一个作坊内，一位装饰师专门为富有人家制作饰有绘画的木板。在另外一家店铺内，宝石切割匠将其货物展示在一张大理石桌面上。在这家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内，宝石切割匠的妻子与或许是奴隶出身的雇工正在一个织机上绣花，这个

■ 左图中这个造型非常熟悉的浴缸出土于牡鹿邸。比起被大多数罗马人所喜爱的公共浴场，它的主人显然更喜欢家里的环境。底座上的大理石盆也许是用来沐浴的。

■ 郊外浴场是赫库兰尼姆达官贵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下图中所示的门厅部分充分显示了这个浴场的奢华和现代。曾经是鲜红色的立柱支撑着双层拱顶，再往上便是天窗。透进来的光线落在大理石制成的水盆中。盆上设有送水的装置，它被巧妙地隐藏在阿波罗的雕像中。



织机紧挨着一张表面装饰有稀有木材的床。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骷髅，他可能是宝石切割匠身体病弱的儿子，因无法起身，所以死去时还躺卧在床上。为他准备的最后一顿饭菜还放在身边。

主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林立的店铺。也许街道的尽头便是广场，但是其确切的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其他公共建筑，如体育场和两座浴场在考古学家吉塞普·玛基的指挥下得到有系统的挖掘。他从1971年起负责该挖掘项目。

对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来说，其体育场可称得上颇具规模。它长360英尺，宽260英尺。处于中心位置上的的是一个呈十字形状的游泳池，它的一面长为

160英尺，另一面长度达100英尺。在交叉处矗立着一尊硕大的蛇的铜造型，它盘绕在一棵树的树干上，水从它的五颗头中喷射而出。普通观众可从三面围绕比赛场地而建的门廊上观看运动员们的比赛，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则可在为他们特设的区域内观看。在颁奖区域，为胜利者准备的橄榄枝编成的花环摆放在大理石桌面上，桌子腿上饰有老鹰的爪子。

两座公共浴场中历史较为悠久的那一座位于推测中的市中心附近。其风格是典型的罗马式。客人们在中心庭院锻炼完毕后可在沿庭院一圈而建的内室里接受按

摩，然后依次步入温水和蒸汽浴室，最后在位于这座建筑一角的小型圆池内洗个冷水浴。中央浴场还设有男宾部和女宾部。

中央浴场极有可能是市政府出资建造的，而郊外浴场显然是执政官巴勃斯馈赠的另外一件礼物。他的雕像和为他而设的纪念坛曾矗立在浴场内，而它们通往的府邸据初步推测很可能便是巴勃斯邸。从它并不张扬但颇为奢侈的装饰以及临近水边的位置来看，显然这里是只有权贵们能够涉足的地方。浴场内没有划分出男宾部和女宾部，也许男人和女人会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光顾此地，女人在早上，男人在下午。尽管这里给人的感觉是循规蹈矩的，然而情人的幽会在这里似乎是司空见惯。一个小房间的墙壁上记载着诸多异性恋和同性恋者在此的幽会。至于这个小房间的作用，虽然还未有正式结论，但可从涂鸦中猜出一二。如“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曾在此。在伊帕隆蒂特斯出尽了馊主意后，他们最终将之哄了出去。然后，高兴地和女孩子们一起花销了105个半塞斯特斯”。

令人称奇的是郊外浴场在经历了公元79年8月初的那场火山爆发带来的灾难后竟然完好无损。从海岸线被推上海湾近半英里远这样一个事实看，火山岩浆在抵达浴场时力量并没有减弱。这座建筑得以躲过此劫归功于它的建筑结构。墙壁由表层贴有砖块的混凝土浇筑而成，屋顶则由拱顶支撑。通过天窗注入的火山岩屑先是把室内填满，这可能也抵消掉了部分来自外部的压力。

另一例保存的奇迹离此处不远。沿着海滩，在发现诸多尸骨的地点附近，挖掘者于1982年发现了一条船。它因高温炭化而极度脆弱，但骨架还基本上完好无损，固定船骨的铜钉还在原处。据参与了早期研究、来自得克萨斯州A&M大学的航海考古学家J.理查德·斯蒂菲推断，这艘长度为26英尺的船很有可能是港口拖船或是运送葡萄酒的货船。从呈弯曲状的船体(与那一时期壁画中描绘的船的形象非常近似)以及做工看，它可称得上是一位工匠大



师的杰作。在附近发现的一根一头较细的长木棍可能是这艘船的桅杆。

也许那群在生命最后一刻奔向海滩的人中有人想搭乘这艘船逃生，但这已不可能。附近发现的一具骷髅的手中还握着一只船桨。就在船的身后，在一间储藏室内有12位受害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很有可能是一家人。专家经过对他们的骨骼进行分析，推断出7位成年人的性别和年纪。其中三位是男性，他们的年纪分别为25岁、31岁和35岁；4位女性，年纪分别为14岁、16岁、38岁和42岁；还有4个小孩，年纪分别为3岁、5岁和10岁；还有一个7个月大小的婴儿。四散在他们周围、现已埋在沙中的是几件他们仓皇逃离时带出来的少得可怜的物品：一盏油灯、一把铁制屋门钥匙。最令人伤心的莫过于一个小孩用于收集零钱的盒子，里面仅有一枚铜板和一枚银币。

这些骷髅以及在海滩储藏室内发现的其他大量的尸骨用无声的语言向人们诉说了那个灰色的日子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和无助。他们以自己人性的一面弥补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激起了人们探知他们生活细节的愿望。尤其是在赫库兰尼姆，尽管那里的挖掘困难重重，但是这种可能性仍让人跃跃欲试。至此，只有7个城区被挖掘出来，还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发现等待着人们——墓地、神庙、市场、广场，可能还有一座竞技场。毫无疑问的是探索会继续进行下去，虽然灾难会像久远前一样干预未来。1980年，一场地震撼动了这一地区，损坏了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并对庞贝城内已辛苦清理出来的废墟造成了破坏，以至于城市的部分区域不得不对外关闭数日。如今，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已经几乎全部重新开放，继续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带来惊奇。但是，耸立在它们身后的是使无论是建于古典时期还是现代的建筑都相形见绌的维苏威火山。它仍冒着烟，不时发出隆隆的声响。

罗马人眼中的大自然

AN EYE FOR 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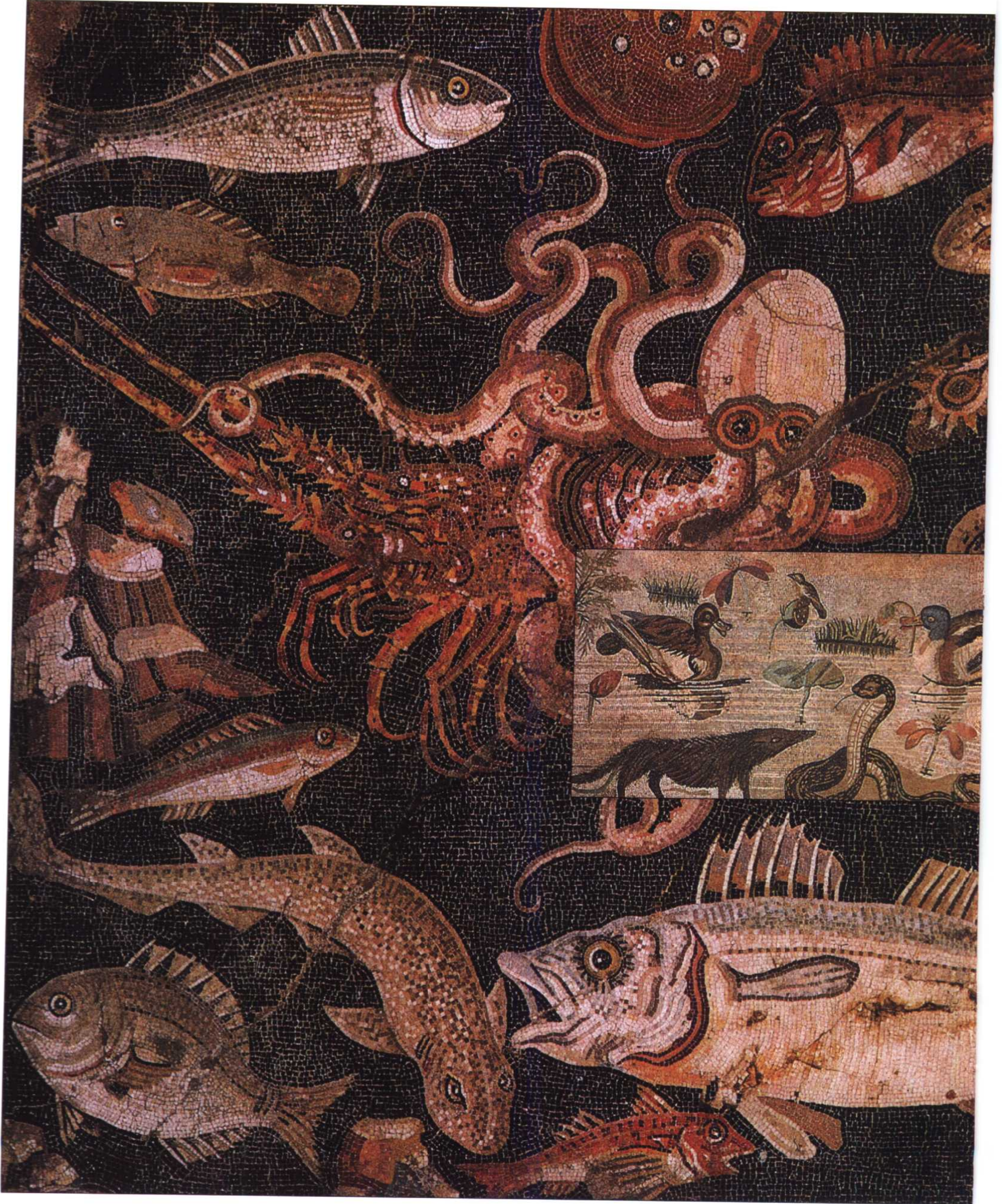
182

182
AN EYE FOR NATURE

连绵起伏的陆地，浩瀚无边的海洋，来自陆地、海上以及空中的动物，葱郁青绿的花园，罗马人珍爱大自然里的一切，并尽其所能置身于各种奇妙景观之中。当他们不能享受户外生机盎然的动植物时，就将其呈现在室内大型壁画中和马赛克拼成的小道上。直接绘制在墙壁上的美妙景致——月桂树、喷泉，也许还有一只栖息在玫瑰丛中的夜莺(见左图)，使狭小、无窗的卧室顿时变成了恬静的绿洲。用以装饰餐室地板的形象大多是水果、鱼和家禽，它们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还突出了房间的功用。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形象是以无异于摄影的写实手法塑造的，使人误以为听到了小鸟的吟唱，或者俯身捡起砖瓦上一只掉落的梨子。

画家在绘制这些壁画时，墙壁表层的灰泥有的地方是湿的，有的地方则是干的。为了增加光泽和强度，这些灰泥中还掺有碾成粉末的大理石和雪花石膏，这使画家得以塑造既细腻柔和又充满活力、线条分明的形象。为了表现丰富的色彩，所使用的原料有的十分稀有，而有的则平淡无奇，不外乎矿物、植物和动物。例如赭石、孔雀石和朱砂调制成某种黄色、绿色和红色；槐蓝属植物调出蓝色；而海中软体动物则可制成耀眼而又昂贵的古泰尔的紫色。作坊工匠们在赤陶托盘内把无数块“特塞拉”即石头和大理石、彩色玻璃拼凑在一起，然后将之镶嵌在地板上。他们仿照名画的风格及主题精心加工和制作品质优良的马赛克。

庞贝及其附近城市中的壁画由于被维苏威火山灰所包裹而得以保存了数个世纪之久。如今它们仍然完好如初，色泽生动逼真。这些绘画和同时被发现的精美镶嵌画一起，揭示出大自然在庞贝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艺术家所赋予这些至今仍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作品不朽的生命力。





■ 这是出土于农牧神邸诸多镶嵌画中的一幅。它所表现的是河马、猫鼬、眼镜蛇以及鳄鱼所组成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尼罗河景色。与埃及相联系的形象和主题时常出现在罗马艺术中。



■ 鱿鱼、鲈鱼、鳗鱼和其他海洋生物(所有这些在那不勒斯海湾内均有发现)在一只被章鱼的触角捕获的龙虾周围成群浮游。像大多数塑造形象的镶嵌画作品一样,这块3平方英尺大小的嵌板先由作坊工匠们拼好图案,然后再铺设到面积更大、图像略微简单的小道上。



■ 这是一幅装饰于一个大房间内、以植物和鸟类为主题的壁画的局部。一只紫色沼泽母鸡(这是一个在帝国时代数量繁多但现已从这一地区消失了的物种)在月桂树、紫罗兰和黄春菊丛中大摇大摆地走着(见下图)。上面的这幅画出自庞贝北部一栋别墅中，一只歪脖鸟(一种啄木鸟)正在察看3只摆放在立体感很强的架子上的梨。

■ 受到罗马人赞美的苍鹭常见于诸多以花园为主题的绘画中。如右图所示，一只苍鹭栖息在盛开的夹竹桃和白花点缀的爱神木丛中，在松树枝上探头探脑的是一只歌鸪。







■ 在这幅镶嵌画中，两只怒目圆睁的斗鸡正在一张桌子前做殊死的搏斗。桌上放着的是装着赌资的钱袋。在罗马人制作的表现动物和海洋生物的绘画中，有不少是关于大自然中的残酷这一主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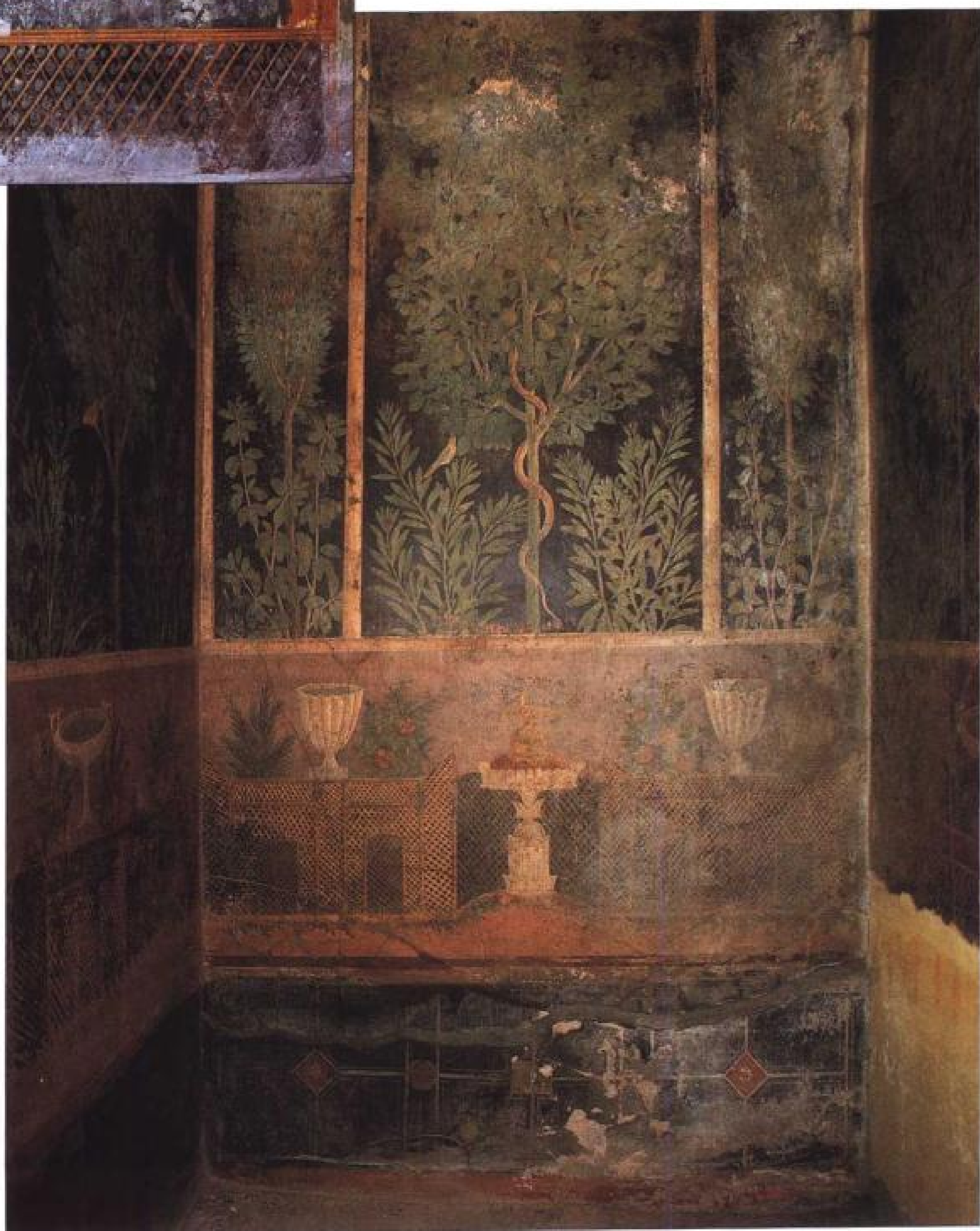


■ 右图是农牧神邸后屋内一幅镶嵌画中的两个场景。一只家猫正在攻击一只鹧鸪；而在下面这幅静物写生中，两只色彩斑斓的鸭子将要与鸟、鱼以及水生贝类一起被加工成美味。





■ 夹竹桃、爱神木以及玫瑰花盛开在一个碗状喷泉的四周，这个喷泉或许还是时常出没于庞贝花园中的燕子、歌鸪、金色黄鹂以及伯劳鸟梳理羽毛的地方。这幅壁画出自维纳斯·玛丽娜的列柱中庭，画中格子造型的栅栏以及背景中的灌木制造出幽深的效果。



■ 在一所房屋里的卧室内（其主人也许是庞贝的一位果树栽培者），樱桃树、李子树、梨树、石榴树以及柠檬树爬满金黄色栅栏后面的墙头。几只步态轻盈的鸟落在枝尖上，一条蛇蜿蜒地爬行在中间的无花果树上。



年表：笼罩在 历史阴影中的双城

TWO CITIES
IN HISTORY'S SHADOW

从大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期不甚明朗的起源开始，至公元79年的倏然消失为止，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历史相对于其周围正经历着骚动和不安的世界来说可谓是平淡无奇。这两座城市坐落在阳光充沛的维苏威火山侧面，又毗邻那不勒斯海湾，如此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使这里居民生活愉悦，也吸引了不少名人前来观光和不定期居住。然而，这两座城市却始终未能孕育出自己的名人，也没有上演过伟大的战役和拥有过巨大的财富。但是，它们却以其独特的毁灭方式以及保存完好的神奇面目成为整个古典时期最为著名和重要的遗址。下文中所列的年代表追溯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从世人知之甚少的早期定居开始到它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最后岁月的历史。由于这两座城市在它们所处的年代无足轻重，所以作为参照附上了发生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重大事件。

根据传说，赫库兰尼姆是由与之同名的

海格立斯创建的。学者们则认为这两座城市的起源颇为世俗化，它们是从奥斯坎人的小村落发展而来的。庞贝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有人居住，其名字可能源于奥斯坎语中的“5”这一数字，尽管其缘由还不十分清楚。埃特鲁斯坎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建立了附近的卡巴。不久，希腊人征服了位于那不勒斯海湾内的伊斯科亚。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民族和一个来自内地山区的强悍民族即撒谟奈人为了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而互相争斗。与此同时，罗马在北方开始出现。按照传统的说法，罗马是由两位从小由母狼喂大的兄弟俩即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创建的（见下图）。



埃特鲁斯坎母狼

罗马共和国早期 公元前 509 年 - 公元前 133 年

EARLY ROMAN REPUBLIC 509-133BC

公元前 509 年

罗马共和国建立。卢齐乌斯·尤恩斯·布鲁图和卢齐乌斯·塔奎尼乌斯·克拉蒂纳斯任第一届执政官。如图(见 194 页)所示的半身铜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布鲁图。但是，学者们现在对此持有疑问。

公元前 508 年

罗马选举第一任地方行政官。

公元前 494 年

罗马平民开始“平等权利之争”，要求与掌握政权的贵族阶层分享平等的政治权利。

大约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420 年间

希腊增加其在庞贝的影响。

公元前 451 年

罗马出版第一部成文法。

公元前 447 年—公元前 432 年

希腊人在雅典建造帕尔特农神庙。

大约在公元前 425 年—公元前 375 年间

撒谟奈人扩建了他们在庞贝的旧城。

公元前 390 年

罗马受到入侵的高卢人的洗劫。

公元前 367 年

“平等权利之争”结束，平民获得担任

执政官的权利。

公元前343年—公元前290年

撒谟奈战争在庞贝附近燃起，罗马干预，并与庞贝结盟。城市的围墙用取自萨尔诺河的石灰石重建。

公元前333年—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

公元前264年

最早有记载的角斗士格斗发生。

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41年

在这个扩张的年代，罗马在第一次古迦太基战争中击败迦太基人，并兼并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

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

在第二次古迦太基战争中，迦太基成为罗马的保护领地，并放弃在西班牙的领地。庞贝的城墙用取自附近诺卡拉的石灰华重建。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33年

罗马征战于西班牙、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和北叙利亚，征服了西班牙、希腊和马其顿，并毁灭了迦太基和科林斯。西西里奴隶于公元前135年起义。



卢齐乌斯·尤恩斯·布鲁图

罗马革命时期 公元前133年—公元前31年 PERIOD OF ROMAN REVOLUTION 133-31BC

公元前133年

特立布·提比略·格拉古向罗马元老院的权力挑战。他试图制定土地法案并制造谋杀。

大约于公元前125年

庞贝人建造长方形大会堂和大剧院。

公元前91年—公元前88年

罗马进行反对包括庞贝在内的意大利同盟的所谓“社会战争”。士兵们屠杀撒谟奈贵族。

大约于公元前88年

庞贝成为依附于罗马的一个行省城市，其居民成为罗马公民。

公元前81年—公元前79年

卢齐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将军成为罗马独裁者。他重新改写了宪法，恢复了元老院对国家的控制权。

公元前80年—公元前70年

庞贝建造竞技场。

大约公元前80年

拉丁语成为庞贝的官方语言。庞贝开始使用罗马的度量衡，城市的宪法也被罗马化。为了惩治庞贝人参与了“社会战争”，普

布鲁斯·科尼利厄斯·苏拉，即卢齐乌斯的外甥，没收土地并把它们奖励给其叔父手下的老兵。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新来到庞贝的罗马人和原来的撒谟奈人、奥斯坎人以及希腊人通婚。

公元前73年—公元前71年

斯巴达克率领7万多奴隶在维苏威火山山头 and 周围地区起义，但最后失败。

公元前70年

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罗马执政官。

公元前63年

西塞罗成为执政官。

公元前60年

朱利叶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

公元前49年—公元前44年

罗马共和国遭受内战的困扰。恺撒成为终身的独裁者。他于3月15日遭一群人谋杀，其中包括麦克斯·尤恩斯·布鲁图。他号称是共和国创始人卢齐乌斯·尤恩斯·布鲁图的后代。

公元前44年—公元前31年

内战在恺撒政治继承人——安东尼、李必达和屋大维(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之间爆发。



朱利叶斯·恺撒

罗马帝国早期 公元前31年—公元79年

EARLY ROMAN EMPIRE 31BC-AD79

公元前31年

屋大维，即恺撒的甥孙，赢得亚克兴角海战，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埃及皇后即恺撒的前任情妇。

公元前31年—前27年

屋大维重整罗马并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

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

奥古斯都成为皇帝。他没有使用元老院管辖下的军队便控制了罗马和所有行省，并率领自己的军队驻防了更多边远地区，如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在庞贝，大剧院被重建，并建起一个新的长方形大会堂。为了荣耀奥古斯都，还建造了幸运女神奥古斯特神庙。

公元14年—公元37年

提比略执政。

大约公元33年

出生于拿撒勒的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上十字架。

公元37年

卡利古拉成为皇帝，后来他成为庞贝主要行政官之一。

公元 41 年

克劳狄接替卡利古拉，并统治达 13 年之久。

公元 43 年—公元 48 年

克劳狄开始对英国的征服。

公元 54 年—公元 68 年

朱利欧·克劳狄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尼禄在位。

公元 59 年

庞贝人与当地的对手诺卡拉人在庞贝竞技场内发生冲突。尼禄下令关闭竞技场达 10 年之久。

公元 61 年

2 月 5 日，给庞贝和赫库兰尼姆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爆发。

公元 69—公元 81 年

短暂的内战后，韦斯巴芗掌握权力。在他以及其儿子提图斯的统治期间，罗马和整个帝国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都得到重新调整。

公元 70 年

提图斯捣毁在耶路撒冷的神庙。

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和 25 日，维苏威火山爆发，将庞贝、赫库兰尼姆和周围地区埋没。



奥古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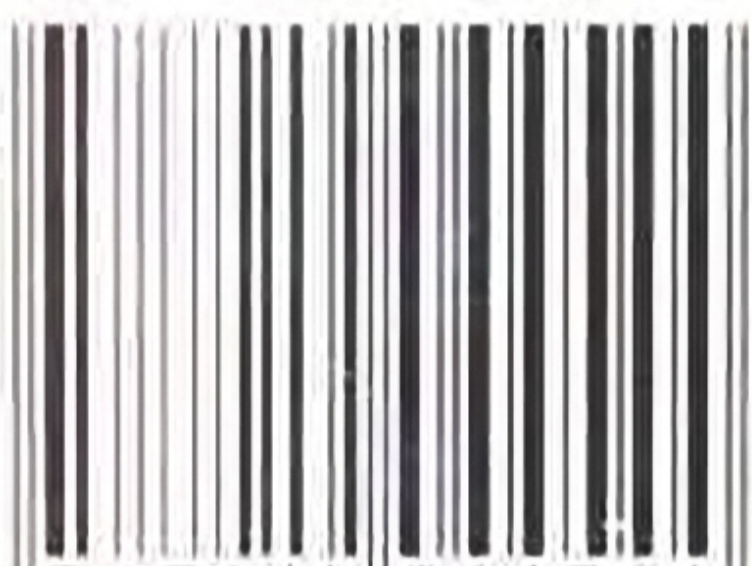


0759345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54-2



9 787219 044544 >

ISBN 7-219-04454-2/K · 919 定价: 65.00 元